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八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鈔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八冊



目錄

全宋文卷六〇四〇

陳傅良 二四

跋歐王帖後	一
跋徐薦伯詩集	一
題杜大春畫梅	二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二
題張之望文卷後	三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四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五
跋孫氏誌述	五
跋爾雅疏	六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六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七
跋靈潤廟賜敕額	七

跋宋景文公帖	九
跋宋元憲公表稿	九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一〇
跋趙延康詩	一〇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一一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一一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跋	一一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一二
跋劉元城帖	一二
跋胡文定公帖	一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一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一四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一四
跋東坡桂酒頌	一五
跋辛簡穆公書	一五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一六

跋周伯壽畫猫	一六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一六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一七
跋宋信翁產經	一八
跋王恭簡諫草	一八
跋曾文清詩詞後	一九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一九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二〇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二〇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二一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二二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二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二三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二四
跋朱宰所藏竹石	二四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二五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二五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二六
跋姚次韓所藏其祖關修禮書堂帖後	二六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二七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二七
跋樓大防重屏圖	二八
跋孟蜀王書後	二八
跋王順伯所藏定武蘭亭叙	二九
跋獨醒雜志	二九

全宋文卷六〇四一

陳傅良 二五

七聖論	三〇
七聖論序	三〇
堯舜	三〇
大禹	三二
成湯	三三

武王	……	三四
伊尹	……	三五
周公	……	三七
文王論	一	三九
文王論	二	四〇
秦論	……	四一
除挾書律論	……	四二

全宋文卷六〇四二

陳傅良 二六

項羽論	……	四四
項羽吳王濞論	……	四五
范增論	……	四六
張耳陳餘酈食其論	……	四八
張良論	……	四九
張良二疏論	……	五〇
陳平論	……	五一

韓信論 一 五二

韓信論 二 五三

韓信黥布論 五四

韓信樊噲賈誼終軍論 五五

王陵論 五六

全宋文卷六〇四三

陳傅良 二七

周勃論 五八

絳灌論 五九

周勃汲黯霍光論 六〇

曹參丙吉論 六一

叔孫通論 六二

陸賈論 六三

賈誼論 六四

張釋之論 六五

季布魏尚孟舒論 六六

晁錯論	六七
周亞夫論	六八
汲黯論	六九
汲黯蕭望之論	七〇
衛青張安世論	七一

全宋文卷六〇四四

陳傅良 二八

霍光論	七三
趙充國論	七四
趙充國龔遂論	七五
夏侯勝眭孟論	七六
五經論	七七
五經論序	七七
易	七八
禮	七九
詩	八一

書 八二

春秋 八三

全宋文卷六〇四五

陳傅良 二九

天論 八五

民論 八六

吏論 八七

士論 八九

兵論 上 九〇

兵論 下 九一

國勢論 九二

形勢論 上 九四

形勢論 下 九五

謀論 上 九六

謀論 下 九七

使過論 九八

全宋文卷六〇四六

陳傅良 三〇

恢復論 上 一〇〇

恢復論 下 一〇一

備論 上 一〇三

備論 下 一〇四

守論 一〇五

屯田論 一〇六

和戎論 一〇七

易敵論 一〇九

武備論 一一〇

全宋文卷六〇四七

陳傅良 三一

博愛之謂仁論 一一三

王者之法如何論 一一五

山西諸將孰優論 一一七

魏相稱上意論	……	一一八
使功不如使過論	……	一二〇
子謂武未盡善論	……	一二二
仲尼不爲已甚論	……	一二四
爲治顧力行如何論	……	一二六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論	……	一二七

全宋文卷六〇四八

陳傅良 三二

唐制度紀綱如何論	……	一三〇
樂天者保天下論	……	一三三
天人相與之際論	……	一三五
聖人之於天道論	……	一三七
爲天下得人謂之仁論	……	一三九
仁不勝道論	……	一四一

全宋文卷六〇四九

陳傅良 三三

學者學所不能學論	一四三
仁與義爲定名論	一四五
下學而上達論	一四七
仲尼焉學論	一四九
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論	一五一
學至乎禮而止論	一五二
虞夏不言損益論	一五四
回庶乎屢空論	一五六

全宋文卷六〇五〇

陳傅良 三四

孝宣優於孝文論	一五八
子貢與回孰愈論	一六一
爲國之法以理身論	一六三
學止諸至足論	一六四
太宗功德兼隆論	一六六
賈誼通達國體論	一六八

孟施舍似曾子論 一七〇

君子所性論 一七二

全宋文卷六〇五一

陳傅良 三五

荀氏在軻雄之間論 一七五

聖心萬物之鏡論 一七七

君子學道則愛人論 一七九

顏淵天下歸仁論 一八二

動靜見天地之心論 一八三

韓愈所得一於正論 一八五

復鄉舉里選如何論 一八七

仁言不如仁聲論 一八九

全宋文卷六〇五二

陳傅良 三六

策問 一 一九二

策問 二 一九三

策問 三		一九四
策問 四		一九五
策問 五		一九六
策問 六		一九七
策問 七		一九八
策問 八		一九九
策問 九		二〇〇
策問 一〇		二〇一
策問 一一		二〇三
策問 一二		二〇五
策問 一三		二〇六
策問 一四		二〇八
文章策		二〇八
守令策		二〇九
收民心策		二一一

全宋文卷六〇五三

陳傅良 三七

右史進故事 二一三

資善堂進故事 二一四

經筵孟子講義 二一五

僖祖太祖廟議 二二〇

周子名說 二二三

朱子名說 二二四

章子林子名說 二二四

朱甥子臧名說 二二五

全宋文卷六〇五四

陳傅良 三八

舟說 二二七

責盜蘭說 二二八

贈梅生說 二三〇

怒蛙說 二三一

選德殿記 二三二

重修石崗斗門記 一三三

温州重修南塘記 一三六

重修瑞安縣學記 一三七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一三九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二四〇

雲章閣記 二四二

温州淹補學田記 二四三

謝居士贊 二四四

自贊 二四五

全宋文卷六〇五五

陳傅良 三九

李斯夢鼠傳 二四六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二四七

全宋文卷六〇五六

陳傅良 四〇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二六二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二六四

徐叔楸壙誌 二六六

林安之壙誌 二六七

趙夫人墓誌銘 二六八

胡少賓墓誌銘 二六八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二七〇

叔祖母韓氏墓銘 二七二

馮司理墓誌銘 二七二

張忠甫墓誌銘 二七三

章端叟墓誌銘 二七五

朱君佐壙誌 二七六

宜人林氏墓誌銘 二七七

全宋文卷六〇五七

陳傅良 四一

劉端木墓誌銘 二七九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二八〇

林民達墓銘	二八一
何君墓誌銘	二八二
朱公向壙誌	二八三
胡彥功墓誌銘	二八四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二八六
新歸墓表	二八七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二八九
陳季陽墓誌銘	二九一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二九二

全宋文卷六〇五八

陳傅良 四二

徐武叔墓誌銘	二九四
陳習之壙誌	二九六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二九七
林懿仲墓誌銘	二九八
沈叔阜壙誌	三〇〇

族叔祖元繼壙誌 三〇〇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三〇一

族兄際可壙誌 三〇三

高光中墓誌銘 三〇三

陳百朋壙誌 三〇五

王道甫壙誌 三〇五

族叔國任墓誌銘 三〇六

洪君墓誌銘 三〇七

令人張氏壙誌 三〇九

全宋文卷六〇五九

陳傅良 四三

祭兌光居士林喬年文 三一〇

祭王詹事文 一 三一〇

祭王詹事文 二 三一〇

祭芮祭酒煜文 三一〇

祭張南軒文 三一〇

祭薛常州先生文	三二三
祭林安之文	三一四
祭諸葛夢叟文	三一五
學官同祭王司業文	三一六
祭張簡之文	三一六
祭鄭自明文	三一七
祭劉端本文	三一八
祭鄭龍圖伯熊文	三一九
祭呂大著文	三二〇
祭朱處士文	三二一
祭章端叟文	三二一
祭張忠甫母夫人	三二二
祭孫忱卿文	三二三
祭妻母趙夫人文	三二三
祭孫諫卿文	三二四
祭張忠甫文	三二五

全宋文卷六〇六〇

陳傅良 四四

祭沈叔阜文	三二六
族祭八一叔文	三二六
祭張國紀文	三二七
代兄祭林承事文	三二八
祭鄭龍圖母夫人文	三二八
祭梁丞相文	三二九
祭劉子澄文	三三〇
祭蘇訓直文	三三〇
祭張孟阜文	三三一
祭令人張氏文	三三二
祭林懿仲文	三三三
祭瑞安宰留公弼文	三三三
祭潘省之文	三三四
祭蕃叟弟母夫人文	三三五

祭沈次卿文	三三五
祭豐山陳國器文	三三六
祭朱文昭母夫人文	三三六
祭王經國文	三三七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啓攢塗前奏告祝文	三三八
啓攢畢梓宮還殿皇帝行祭奠禮祝文	三三八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祭祀祝文	三三九
發引前期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	三三九
發引遷奠祝文	三三九
掩攢前一日奏告昭慈獻聖皇后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后高宗皇帝憲節皇后攢宮	
祝文	三四〇
掩攢祝文	三四〇
九虞祭祝文	三四一
一虞	三四一
二虞	三四一
三虞	三四一

四虞	·····	三四一
五虞	·····	三四二
六虞	·····	三四二
七虞	·····	三四二
八虞	·····	三四二
九虞	·····	三四二
掩攢畢謝土神祝文	·····	三四三
到桂陽謁宣聖文	·····	三四三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	三四三
桂陽軍禱雨文	·····	三四四
謝龍山渡明應侯文	·····	三四四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	三四五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	三四五
置道藏經典疏	·····	三四六
瑞安縣學上梁文	·····	三四六

滕 岑

釣臺賦 三四八

伊 機

乞將辰州合發經總制錢折兌充歲計支費奏 三四九

龔頤正

跋榮氏藏蘭亭帖 三五〇

清波雜誌跋 三五一

書東坡杜鵑花詩貽僧紹原 三五二

常熟縣順民倉再記 三五三

蟠翠亭記 三五四

江寧縣令題名記 三五五

紹興中提舉徐誼給壽寧萬歲院常平田記 三五六

顯濟廟記 三五七

寥陽殿上梁文 三五八

陳 楠

陰符髓 三五九

丹基歸一論 三六三

太上三五邵陽鐵面火車五雷大法法序 三六五

全宋文卷六〇六二

潘景愈

湘山圖記 三六六

趙善言

重修建康府句容縣南廟記 三六八

徐 堯

稽古閣記 三七〇

孫養晦

賀太上皇天申節表 三七二

賀太上皇壽七十表 三七二

賀趙丞相啓 三七三

賀留參政啓 三七三

賀林僉判啓 三七四

通劉司理書 三七五

回贛縣張知縣書 三七五

上劉司理啓 三七六

鄧椿年

古今姓氏書辨證跋 三七七

張少良

鹽官縣丞聽記 三七八

張見幾

金釜觀記 三七九

鄧易從

徽宗池塘秋晚圖跋 三八〇

吳 揔

請待罪奏 三八二

全宋文卷六〇六三

張 杓

乞蠲放浙西江東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奏 三八三

陳湖河事宜奏 三八四

乞郊禮成後嚴壇垣局鑄奏	三九五
乞將鎮江府下第五等人戶未納丁錢特與蠲免奏	三八五
諸軍承代人應改正年甲狀	三八六
臨安府賑給尚欠三萬貫奏	三八七
乞應添差官員勿并令赴吏部照闕差注奏	三八七
襄陽缺米事奏	三八八
書淳熙十二年二月獄空獎諭後	三八八
王獻之帖跋	三八九
祭呂東萊文	三九〇
釋道濟	
致少林長老書	三九一
寄少林和尚	三九一
供狀	三九二
影壁自讚	三九三
神子讚	三九三
總織下火	三九四

雨傘	三九四
餛飩	三九五
酒懷	三九五
湖山有感	三九六
西歸口頌	三九七
化鹽菜疏	三九七
淨慈寺募疏	三九八
募緣榜文	三九九
重建淨慈寺疏	三九九
化砌靈竺大路疏	四〇〇
章汝楫	
東西廳總題名記	四〇一
謝澄	
乞皇后所蓋僧庵二所以顯親勝果寺爲額奏	四〇二
樓斗南	
尉廳題名記	四〇二

傅 鈞

興州軍事奏……………四〇三

言隴蜀部隊裝備奏……………四〇四

李景亨

龍隱洞題名……………四〇四

全宋文卷六〇六四

方 杼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四〇五

葉元凱

乞立條禁止州縣形勢官戶違法事狀……………四〇六

韓 醇

河東先生集記後……………四〇七

田 渭

乞賑濟浙東奏……………四〇八

乞住催夏稅奏……………四〇九

曹 耜

松隱集後序	四〇九
秦 塤	
對策	四一一
乞給假焚黃奏	四一二
泰州野人	
跋陳少陽奏議	四一二
曾 機	
嘯堂集古錄跋	四一三
錢 盈	
乞以茶鹽有餘補虧奏	四一四
李思齊	
乞移房州竹山縣軍馬洋州屯駐奏	四一五
王 亢	
賀劉都運啓	四一六
賀沈提刑啓	四一六
赴任上太守啓	四一七

起居蘇守啓 四一八

王 珍

宋故化州推官王公墓碣 四一九

王 咨

上汪制置書 四二〇

韓淳詰訓唐柳先生文集序 四二三

練光亭留題 四二三

全宋文卷六〇六五

王 信

崔敦詩贈中大夫制 四二四

楊萬里可吏部員外郎制 四二五

楊萬里授吏部郎中制 四二五

尤袤等分授郎中制 四二六

謝宮祠表 一 四二六

謝宮祠表 二 四二七

乞置大小使臣年甲簿奏 四二八

乞每季差本所官一員赴玉牒殿點檢官物奏	四二八
乞許玉牒所與國史院同日進呈玉牒奏	四二九
看詳免征諸路興販米斛事件奏	四二九
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及恤民之政奏	四三〇
乞救治政事之不當者奏	四三〇
太常中興禮書序	四三一
丹陽集跋	四三二
中書門下後省題跋	四三二
題游少達所藏蘭亭帖	四三三
刊蘭亭帖題跋	四三三
玉牒所宗正寺續記	四三四
華嚴閣記	四三四
蔣楠	
勅書樓記	四三六
彭嵩年	
祭艾軒先生文	四三七

應椿年

台州增學田記 四三七

游仲鴻

請亟還朱熹疏 一 四三九

請亟還朱熹疏 二 四三九

馮和叔

涪州觀石魚記 四四〇

馮運之

北巖題名記 四四一

中江流杯暢飲石題名 四四一

全宋文卷六〇四〇

陳傅良 二四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于此。《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徐薦伯詩集〔二〕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

《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九九。民國《平陽縣志》卷五〇。

〔二〕《平陽縣志》題作《徐泳橫槊醉稿跋》。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予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

藝術典卷七九〇。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掎擊略盡。蓋剗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二〕}，朱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揚子雲合。自今觀揚孰與孟子？子雲博極群書，顧不見己，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慚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

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光緒《黃巖縣志》卷二八。

〔二〕楚：原作「樊」，據《漢書·文帝紀》考改。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某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參郡政。」其爲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繇來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菹之冤，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充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爲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焞所爲刻是石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爲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柰何妄自菲薄！《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蜚蜚」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小學考》卷三、六，《經義考》卷二三八，《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〇六。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一），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

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二〕自：原作「目」，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九九。

跋靈潤廟賜敕額〔二〕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爲人隸。飢年，不得

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爲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惰農，耕器絕苦窳，犁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爲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輓轡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爲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群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禱無不應〔二〕。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鷄初鳴，至青蓮寺，爲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掌故。仰惟國家爲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摹之石。某爲長吏，不能履阡陌，爲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爲勸勵，著之下方。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五二，光緒《湖南通志》卷七七、二四三。

〔一〕《古今圖書集成》題作《龍渡廟記》。

〔二〕禱：原脫，據永嘉本補。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毫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冲之相。劉自參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罷節鉞〔二〕，元憲復筦樞務，真見事之談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二〕罷：原作「寵」，據永嘉本改。

跋宋元憲公表稿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

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四七。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群小。嗚呼，悲夫！《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僞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爲詩。嗟呼！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爲公道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九九。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跋〔一〕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

〔一〕跋：原無，據目錄補。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六一。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徧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徧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爲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

《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二〕，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二〕鋟：原作「侵」，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秘，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疏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爲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六一。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東坡事類》卷二一，《六藝之一錄》卷九三，《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五三。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鄜，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人頗恨〔一〕。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廼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人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爲有後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二〕人：原作「公」，據永嘉本改。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爲戲，而不捕鼠。余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千百

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楷〔二〕，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九九，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七中。

〔二〕楷：原缺，據《止齋題跋》補。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二〕。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縝一編，慕用之。迺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二〕大夫：原作「大人」，據永嘉本改。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爲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鑿藥，及稍愈廼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五一。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袖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五〇。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爲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爲之嘆。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爲余言，此藁得之京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兇焰塞穹壤矣。豈知遺藁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爲人，今見晚所自叙《百詠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曆、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自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偉也。楊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五年〔二〕，相繼爲學士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二〕以：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

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爲郡守，間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閭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蠮簃筍，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而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七七。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爲之書。《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

卷二，《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注名字〔二〕。《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溫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攷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今軍使」者，錢元瓘也〔三〕。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爲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爲余言，道雪菴爲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防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止齋先生文集》卷四

二。又見《廣雁蕩山志》卷二七。

〔一〕右：《廣雁蕩山志》作「古」，當是。

〔二〕注：原作「杜」，據右引改。

〔三〕「者」「錢」二字原倒，據道光本、《廣雁蕩山志》乙。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爲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桂陽〔一〕，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二〕，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一〕桂：原作「杜」，據下文改。

〔二〕千：原作「十」，據永嘉本改。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爲文正發也。荊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荊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朱宰所藏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藏畫名家，余幸偶合爾。《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唐孫遇〔二〕，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爲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二〕唐孫遇：原缺「孫」、「遇」二字，據永嘉本補。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薛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五，《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姚次韓所藏其祖闢修禮書堂帖後〔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竇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爲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嘆息。□如研論事物，顧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二〕藏其祖闢：原缺，據四庫本補。又此四字《止齋題跋》作「藏蘇老泉」。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密、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它人，與魯納郜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廨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爲祥。掇視，余蓋恍然，嘆芝不遭也。明日故枿復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取。逾時，色爛然不敗。今睹陳君繪芝爲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嘗遭漢武宣者〔二〕，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

〔二〕漢：原作「嘆」，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蕭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爲自傳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二〕，其夜並圖書像〔三〕，謂其二人爲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爲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草木典卷四九。

〔二〕濁：疑當作「獨」。

〔三〕此句疑有誤。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昶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又見《止齋題跋》卷二，《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六一。

跋王順伯所藏定武蘭亭叙

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楔叙，蓋《國風·兔爰》之倫，千載而下，廼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爲慨然。陳傅良跋。《蘭亭考》卷七。（郭聲波校點）

跋獨醒雜志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晚，蓋嘗識曾□鯉求甫〔一〕，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獨醒雜志》附錄。（楊世文校點）

〔一〕曾□鯉求甫：疑當作「曾季狸裘甫」。曾季狸，字裘甫，臨川人，著有《艇齋雜著》，陳傅良蓋指此。

全宋文卷六〇四一

陳傅良 二五

七聖論

七聖論序

余觀天下之變，傷古不復見也，作《七聖論》。人之言者，唐、虞之法不如夏，夏不如商，商不如周。吁！法愈備而人愈澆，天下所以至於秦、漢也歟！古之聖人，居世之變而不與焉者，惟文王，故離之而繫其末云。

堯 舜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于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

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無好於有爲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爲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爲己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爲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一)。惟己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爲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及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或者將有以議己也；而犯人之議也弗卹，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大者難擊^(二)，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所難而進其所疑^(三)，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天下健其誅之之決而快其舉之之驟^(四)，而舜之法始詳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斲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大禹〔五〕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爲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常生於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爲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而昏於其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窘於其材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紊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六〕，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嗚呼！自其貴賤之無等，彼此之不相爲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衮冕佩玉，至其有衮冕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衮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

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破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亡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則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悲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七〕。

成 湯〔八〕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趨天下而詐之也已矣。凡人之情，弗堪於尊卑貴賤之檢，恥役於人而樂於亡辨，未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爲之禮，爲之法。禮之可媿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於篡，狎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爲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爲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爲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者也〔九〕。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爲之明，而卜也爲之幽，

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二〇〕，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於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祥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則嚴於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俗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焉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於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於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爲聖人病也。

武王

聖人之始爲天下也，同之而已矣，而未始震之也。其次則震之也已，而未始愚之也。又其次則愚之也已〔二一〕，而未始媚之也。媚天下焉以利而厭其心，而幸其不叛，而聖人之術蓋至於治周而已窮。嗚呼！亦其風俗之世薄也。古者，君近民以寬，而民之待君以嚴，故聖人之治簡而直，安而無忌，天下之情亦愿而聽命，懽愉而無怨。是以堯、舜之於天下，取之不謝，捨之不請。儻然受之，當時不怪其無故之獲；悶然釋之，亦不尤其爲是苟異也。自商以來，上之人不固也，以懼，下之心未孚也，以疑。夫上日以懼，雖欲有專焉而不敢肆意以爲；下日以疑，則少有不嫌於其中也已，族而竊議於其後。聖人遭風俗之會，亦因以其術維之而已。幸而便於治今，則雖欲留焉以資後人，亦不可得。吾於

周之治，蓋悲武王、周公之居其已甚，而出於其無可爲。而說者曰：「是其所以爲能。」亦惑也已。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民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調伏其怒，蓋皆治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靜，而滿足其無恥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歡之而不德也；文之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治（一二），況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之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過之，曰：「魯自是不復贖人矣！」以賜之賢，贖人而不利焉，宜好名之趨也，而遂至於不贖，何也？天下之情，惟期乎己勝也（一三）。不可以復加者，則亦莫之勝也已。莫之勝者無繼，則魯之人不贖也果矣。周之道其所以不可勝者，是其所以不可繼也。

伊尹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解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之者衆矣；桀之不仁，天下之讎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興，天下必以爲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爲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恩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不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幸國之變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爲。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一四），則

湯之仁也，吾將以爲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奈何而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幡然而應〔一五〕，薦之桀者五反，而衍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一六〕，而至於醜夏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轉以自決〔一七〕，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哉〔一八〕！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爲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爲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併亡也！

湯、武之師非不知後世之議已，而周公之過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於其議而不知顧，知其不免而卒不獲逃焉者，何也？湯、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獲萬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禍，茲固湯、武、周公所深憂也。是故寧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廢天下之安。是以湯之德寧有慙，武之樂寧未善，而周公亦安於其後之貶也。闕〔一九〕。

首伐桀之謀，亦既非矣，鳴條之師如釋，而放其君於桐，人其謂我何〔二〇〕？

周 公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翦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爲，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弟，父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三二〕，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何以謝天下歟〔三三〕？且管叔非叛周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於管、蔡之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讎也〔三四〕。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刑，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辭〔三四〕，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己之弟，而天下咸服。石碯殺州吁，而及其子厚，君子曰義。蓋象不濟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碯不得不公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

周公亦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
《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五。又見同書前集卷五，《新刊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一、二、三。

〔二〕人：原脫，據《策學統宗》補。

〔三〕者：原脫，據「又見」補。

〔三〕所：原脫，據《奧論注》前集補。

〔四〕決：原作「快」；快：原作「決」，均據「又見」改。

〔五〕大：原脫，據《策學統宗》補。

〔六〕於：原脫，據右引補。

〔七〕虞：原脫，據右引補。

〔八〕成：原脫，據「又見」補。

〔九〕者也：原脫，據《奧論注》前集補。

〔一〇〕人：原作「神」，據《策學統宗》改。

〔一一〕已：原作「矣」，據右引改。

〔一二〕治：原作「見」，據右引改。

〔一三〕也：原作「者」，據右引改。

〔一四〕「也哉」至「之人」十字原脫，據「又見」補。

〔一五〕幡：原作「悶」，據《奧論注》前集改。

〔二六〕又：原脫，據「又見」補。

〔二七〕然：原作「而」，據「又見」改。者轉：原作「恃者」，據《奧論注》前集改乙。

〔二八〕以：原脫，據「又見」補。

〔二九〕「湯武之師」至「後之貶也闕」一段文字原脫，據《奧論注》前集補。

〔三〇〕「首伐桀」至「謂我何」一段文字原脫，據右引補。

〔三一〕存：原作「有」，據「又見」改。

〔三二〕何：原作「諸」，據《奧論注》前集改。

〔三三〕情：原脫，據「又見」補。

〔三四〕辭：「又見」作「辟」。

文王論 一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息。闕。洞矚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趯盪趣蹯，足之力也。闕。以火煉金則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闕。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闕。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爲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囊。闕。故心有兼

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人又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闕。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五。

文王論 二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爲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剥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寢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剥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爲之，則於道虧，却而不爲，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

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獄訟之歸，湯不能使僭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爲異；湯而簡怨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爲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爲要己；使一人而甘忍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爲要己。夫如是，則雖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異而後天下安夏〔二〕，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焉以臣事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新刊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二。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五，《古文淵鑑》卷五八，《南宋文範》卷五六。

〔二〕異：原作「忍」，據《奧論注》改。

秦 論

聖人之未生，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禮樂，董之以政刑，而治化大行焉。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退選舉以學

校，其治民以《詩》、《書》，嫁娶死生，莫不有法。及世之衰，民風日變。其始也，敢疑于上而不敢議；其後也，敢議而不敢怨；又其後也，敢怨而不敢爲亂。其所由來者漸矣。三代之末，陵夷至于戰國，一旦以六姓之遺黎無故而虜於不仁之秦，則夫英雄豪傑之士蘊怒者滿天下也。而秦之自居過尊，居民過卑，而天子至於不可指，而民至於不得言笑。夫自居過尊，而天子至於不可指，則傲然孤立，而其勢甚隔；居民過卑，而民至於不得言笑，則窮而無所告訴〔二〕。蓋其屈於闕。威重者易犯，而峻於自立者，人將有所弗堪而思亂。秦之所以自威，乃所以自孤也歟！《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六。

〔二〕訴：原作「訢」，據文意改。

除挾書律論

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天下既定，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日不暇給，而挾書之律獨承秦故，至惠帝四年始除之，以爲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帝王之遺書，歷世寶之，大訓所以遺子孫、聞後世也。高祖以爲馬上得天下，是誠無事乎詩、書，獨不能寶之以爲後世乎？聖人以及史之闕文爲幸，則經術之行世當與日月俱垂，不幸脫落而不全，豈無可恨者？《儒林傳》言：「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無有，聞濟南伏生治之，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所口授者纔二十九篇。」嗟夫！使高帝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諸儒口誦能如伏生必不寡，生雖老而全書不亡。孔安國言：「魯共王時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增多二十五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嗟夫！使高帝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後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子之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後世不見百篇之全，而至伏生老、孔壁壞，以其年考之，不能不歎於斯焉。蓋高帝之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詩書也。《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六〇四二

陳傅良 二六

項羽論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猾桀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猾桀其伏也無盡，則形索而計取也必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圖而淫怒焉以逞哉？夫專於其所圖而淫怒以逞者，則必有所不可支者根之於其不意。昔秦覆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逋士也，於是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爲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亡之者，皆其不虞之厮隸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死，宜於果無事者，而祿、產

之孱弱幾盜天下。孰謂秦、漢之盛而忌此族哉？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故先王無盡敵之術而有無敵之仁，非其佚寇之爲虞，而惟速寇之爲懼，蓋以吾惟致力於此焉足矣。而挾詐以墮讎，而幸其不吾覺，則亦不敢知也。抑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其賢子〔二〕，則錮之之辭，隄防之具也宜悉，而周公勸之以祖，若不屑於留天下而欲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上者。嗚呼！周公可謂知所畏矣。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而在肘腋之間也。

《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六。又見同書續集卷九。

〔二〕周：原作「國」，據同書續集改。

項羽吳王濞論

天下之大利，非利於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於其小，則終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遠？見其食而貪焉，是不過飽其欲則已矣。昔黥布崛起淮南，薛公遂揣其必無上計；高帝一見陳豨，決知其爲易與。蓋以布驪山之徒，必甘心於長沙而無後慮；豨不能守邯鄲而負漳水，其志固已狹矣。姦雄、盜賊之所以不得志於天下，其惟利於小而害之也哉！故項羽捐關中之勝而榮於歸故鄉之

楚，吳王濞不趨洛陽用武之地而參於食梁以厚其資，君子已知其不能爲矣。人皆咎羽却韓生之謀，吳有桓將軍不能用，以愚觀之，二子之計行，亦僅足紓吳、項之死而已，烏能使之得志乎？以羽之淺中，其易盈也如此，豈復有王者之量？設得全關而居之，亦不保其不躑躅而東也。以濞之冒於一逞而急於徇地之利，雖至洛陽，亦豈能安食敖倉之粟以徐應漢軍之懈哉？猶將疾馳而嘗試之矣。嗚呼！羽日躍而東，濞以其銳疾馳而嘗試之，是豈足以當高帝百戰百敗之忍，撓條侯堅壁之守哉？不失之彼則失之此，利於小而克有就者，未之聞也。昔重耳之亡，至齊而遽安，從者力以爲不可；劉季入秦，一無所貪，范增已信其有大志。自古覘人之成敗者，其說蓋如此。《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六。又見同書續集卷九。

范增論〔一〕

高祖畏范增，幾爲所禍者數也。范氏在，豈真足以帝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而惟其相正以裁其過之難。項氏之斃，惟其暴也。力疲於亟戰，勇衰於屢逞，而恩信失於好殺，是皆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佐而決之，猶御奔馬且疾鞭，馬汗而不知止，以速其遠至，焉有不敗者哉！是故亞父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銳略盡，則其末固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黃，而愧於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則戮子嬰、弑義帝、斬韓生、

阬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可以嘗試曉之耶〔三〕？不惟不曉羽，意者增實教之也。觀其始末，勸羽自急攻之外無異策，是所謂以火濟火也。使增之計一行而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久安楚也哉！管仲相桓公，桓公好內嬖〔三〕，而管仲亦三歸。桓公死，五公子爭立，齊亂者累世。君子曰：「齊之亂，管仲爲之也。」仲不約公以禮而滋其淫，君子咎其亂齊；況增怒羽而虐其民，則斃楚之咎，非增而誰？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蓋憂厲公之侈，將以全晉也。高帝之所以勝，亦蕭何、留侯全之而已。其遷於南鄭與淮陰自王，帝有所不能忍者，向微二子，幾以怒敗。而增則欲疾攻恣殺以就慄悍之項羽，豈所以全羽者乎？凡血氣盛於年少，而志量淺於更事之不多。增以垂老謀楚而暴不減籍，若其尚壯，殆將尤焉。嗚呼！是雖高帝之所畏，而羽亦因此忌之矣。骸骨之請，疽發而死，適增之自取也〔四〕。吾意蕭相國、留侯未嘗不笑其疏，而墮於其畫也哉！《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九。又見同書前集卷六，《齊東野語》卷一，道光《巢縣志》卷一五。

〔一〕《齊東野語》題作《項羽論》。

〔二〕父：原作「夫」，據《巢縣志》改。

〔三〕嬖：原脫，據右引補。

〔四〕「而羽亦」至「自取也」一段文字原脫，據右引補。

張耳陳餘酈食其論

圖天下者，自有天下之勢，書生之論不知也。圖天下而守書生之論，不敗事者寡矣。昔者秦之趨亡，陳、吳、劉、項之徒崛起荆棘，以匹夫爭天下，無隻民塊土以爲之階，其勢非可以仁義爲也，故惟急攻而疾戰，寸攘而尺取。世謂十夫逐鹿，一夫得鹿，九人拱手。倚人以爲外援，則不足以自固矣。而陳餘、張耳以立六國之說薦之楚涉以弱秦，酈生亦以其謀用之漢高以撓楚。吁！書生之陋如此哉！夫六國之君，亟用其民而魚肉之，卒不能守一折而入虎狼之秦，天下之苦六國者不減秦也。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疏矣，況夫六國之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爲陳、劉之憂也哉？盜主人之金而寄諸其鄰，責其不吾歸，不可也。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一敵也。以項氏之強，掌握土宇，裂置諸將而王之，不保其不叛楚。天下既定，漢高帝刑白馬以封功臣，恩甚渥也，然環視而爭衡者，沒高帝之齒而不絕，孰謂搶攘之際憑之以犄角而能使之不吾敵耶？嗚呼！將以仆敵，反以滋敵，此書生之論，圖天下者不爲也。《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九。

張良論

夫人惟有所愛也，而後有所溺。方其溺於所愛，而視天下無以易此也，是以不可奪。則有天下之所可愛者而甚於其所溺者以動之，亦將忘其中而忽變其初。何者？所樂則大於彼也。昔者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臣謀以殉葬，定而後告陳子亢，子亢曰：「彼疾固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且其所以謀殉葬者，愛其夫與主也，而不免以身爲之。愛其夫與主豈甚於愛其身哉？夫惟其愛夫與主也，而不暇言禮，則與之辨理之是非而必亡以禁。夫惟其愛身者尤甚於愛夫與主也，則與之以不死之利，其勢將至於自沮^{（一）}。是故人情之偏，可以利誘而不可以理動^{（二）}。嗚呼！彼其偏於情也，豈不知夫越理也，而不能自勝，是以冒爲之，而於人之議也弗顧，以姑快其欲。而曉人者持區區之理以厭服之，無惑乎攻之而愈堅，却之而愈戾也。高帝之立如意也，唯愛而已矣。愛之入於內也固，則視嫡庶之說末焉爾。雖然，以高帝愛戚氏，豈能愈於愛漢耶？且其始也，以爲如意之賢足以嗣其位，而惠帝之弱不足以堪，是以有廢立之謀。蓋其謀生於爲天下之公，而成於女子之私。於此也，非有天下樂於歸惠帝而弗順於如意之形以觀之^{（三）}，而折之以其末爾之說，求攻其既固之心，則亦甚疏。是故叔孫通之徒力爭而不可得，四皓一侍，太子以安。嗚呼！委之以不爭之便，而示其利於無意之地，若留侯者，亦巧於悟君也矣^{（四）}！趙欲以長安君

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強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王趙之福一說而行。夫以質齊之辱而可以博王趙之福，則雖婦人猶忍小以就大，彼高帝以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而其人安於太子，亦必不肯棄天下之所安而付之於其所嬖，而不保其不危。故曰：留侯，可謂巧於悟其君者矣！《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九。又見乾隆《新鄭縣志》卷二五。

〔一〕其：原作「之」，據《新鄭縣志》改。

〔二〕動：原作「劫」，據右引改。

〔三〕形以：原作「已形」，據右引乙、改。

〔四〕君：原作「人」，據右引改。

張良二疏論

事有出於君子之所同知，不見於古之人而顧見於後之士者，非古之人不後之人若也，世不逮古而後見之也。昔者，周、召、畢、榮之徒非不知居功之爲美不若廉退之爲高也，然周公終其身不即於所封之魯；召公不悅，周公挽而留之者無慮數百言；畢公、榮公皆嘗事文王矣，蓋至於成、康之世猶未去也。何也？道德相忘而猜忌之隙不開也。士而不遇周、召、畢、榮之世，而欲襲周、召、畢、榮之爲，吾未見其身之不殆者矣。人皆喜范蠡高舉、穆生輕去，爲見幾之君子。嗟乎！士而志於以遁其君

爲賢，屑然不以事務嬰懷爲得，計彼亦何等時邪？留侯辟穀於韓、彭、陳、黥蒧醢之日，二疏出關於趙、蓋、韓、楊駢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夫張良、廣、受不得與周公、畢、榮之列，不足恨也。高帝、宣帝之賢，而獨與烏喙之越同科，不能自齒於設醴之楚，可惜也哉！《十先生與論注》前集卷六。

陳平論

古之君子，正矣而不固，譎矣而不詐，故宜其粹然者甚嚴而不亂，而亦或曲而通焉，以濟其所遭之窮。昔者嘗怪陽虎以瞰亡歸孔子豚，夫子亦瞰亡而往拜之，且詭道以要見。虎之賤爲也，而聖人襲其爲而報之以其意，則無乃害吾誠者。伯高之喪，冉有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是使我不誠於伯高。」愧弗躬也。而聖人於此則奚爲而弗愧？蓋彼以詭要，吾以誠報，則是小人之智中也。凡小人之中，則君子之危也。夫子以聖聞魯而虎得以中，則小人之心謂君子可以巧致，而天下之奇禍則必自此集矣。是故掩吾之不意者不可以情往，劫吾之所必至者不可以真遂，雖孔子亦有之，而非所以害道，則亦正與譎並行，而後可以濟天下之事也歟！嘗觀管仲、晏子，皆齊之賢大夫也，管仲近譎，晏子近正，而晏子之功卒不大於管仲，何者？謹守者拙於謀，而多變者善適機會也。後之君子，道散而學不明，有才者趨利，而恥於爲非者過拙，是以士之正者不過廉畏而介潔，而其譎者則入於桀猾姦雄而不可御。夫惟廉畏而介潔，故居天下之名而不可與成功，而桀猾姦雄故雖足以成天下之功，而又不

可與有守。昔者嘗聞楚、漢之際，天下之人廉潔好禮者歸項，頑鈍無恥者歸劉，高帝收屠販之徒，卒以滅楚，而項羽所謂骨鯁臣往往誅斥。當是時，田橫有死士五百人，而亦無救於亡。魏無知薦陳平，則曰：「取其奇謀而不取其行。」嗚呼！彼惟其廉潔好禮也，則間之而易疏，攻之而易窮，而此得以頑頓無恥者徐伺竊應，以乘其隙，是以楚亡而漢興。然而天下已定，叛者四起，必屠戮殆盡然後無事。然則楚之士蓋不足與成功，而漢之士亦非所以守天下者哉！世之君子，欲以楚之亡而收漢之利，固疏矣；而懲楚之失，專於用漢之士者，亦異日之憂也。《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九。

韓信論 一

世子君子，蓋有忠而被戮者矣，然未必皆其不察者之罪，而或者亦自取也。夫可疑之形見，則徒信不足以自孚；相忌之隙開，則徒廉不足以自潔。是故君子之善處此也，必先有以固人之心，以自固其身。魯隱之欲遜於桓也，公子翬諂於隱曰：「將爲子殺桓而終立。」隱公不聽，翬卒譖於桓而弑隱。悲夫！隱有遜國之心而不能免者，亦其斷不足而無以自固也矣。夫已與聞其邪說，拒之而貫之，雖翬不譖，則桓亦不能安於隱。何者？彼固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桓，而隱之不誅，則是縱桓之賊也。攝桓之位而又縱其賊而不治，豈所以固桓之心也哉？使隱而正子翬之誅，則桓將義隱之爲，雖有他諫，不能入矣。故夫君子必有所公以成其私者，謂此類歟！韓信不納武涉、蒯通之說，其忠於漢也甚矣，已而

卒執於高祖，天下悲之。然信有以來之也。信之王齊也，豈不知夫高帝之情而出於強勉而獨以堅漢耶？武涉、蒯通之說，信之計可以施矣。公愜天下之議，而私不失爲一己之謀者，二子之計也，而信失之。嗚呼，其卒爲漢擒也，宜哉！或曰：「雲夢之會，信嘗斬鍾離昧以說矣，而卒不解，則亦徒爲是忍也。」是不然。疑甚而隙大，亦已晚矣。惜也，此計不行於二子也。《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九。

韓信論 二

君臣之際，非惟下之人有以自全，而上之人亦有以全之者也。大凡反側生於猜嫌，而離隙開於讒慝之口。當是時也，取之則危，捨之則亂，故其道莫若全之以固其心。是故有所曲而予之也，以竟其歡；有所寬而示之也，以弛其忌。陽浮而厚之，而陰奪其所欲，是所謂借信以窒疑，緣公以敗私，雖古之君子亦不廢。昔者，秦穆公赦食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子孔爲載書，而國人弗順，將誅之，子產焚書，而鄭衆以定。夫盜不可縱也，而飲之以滋惡；書以治衆也，而焚之則政替，然則秦、鄭賴焉，何也？蓋負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怒者獲不爭之便，此固人情之所因以死也。由此觀之，欲全夫人也如此，而況於岐下之盜而其罪未彰，於鄭之誅子孔者哉（二）？而況於天下之大臣也哉？吾觀高帝諸將，其方介可以義閑，厚潔可以禮固者，獨韓信一人也，而帝莫之全，卒以戮死，悲夫！信有以取之，而帝亦若無賴子之爲者，君子是以閔信而甚漢高

也。且使或者之告信也，帝繫告者以歸誠於信，信烈人也，吾見其愧死矣，而何至於詐計以襲信而使
之自危？然則帝之心亦無信久矣。或曰：「彼訴信者，忠漢也，帝而戮之，無乃墮黨而崇讎？此景帝
所以僂夫晁錯也。錯徒死而吳、楚不弭，則訴者徒繫而信亦必逆。」嗚呼！是未達乎輕重之權。投鼠
忌器，而愛牛者搏其蝨，何則？小固不可害大也。欲以全信，則何愛於一人？況信之反未有形，而七
國之兵已西向；告信者未必不誣，而錯則朝廷之謀主也。却告之誣以安未反之大將，孰與誅朝廷之謀
主以說叛國哉？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傳曰：「從政者有所反焉以取媚。」夫得罪於
巨室者，以其昵乎小也；欲不得罪於巨室，則亦有所不愛於其小以安其大。是故反焉以取媚者，以安
大也。吁！將以安大也，雖媚可也，而何必行詐以危諸將之心乎？《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九。

〔二〕按《左傳·襄公十年》正義：「子孔欲誅不順者。」故疑此句當有脫誤。

韓信黥布論

世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不於其履常居易者見之也。臨之以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以非望之寵而
不驚，然後可以見天下之英雄豪傑矣。大凡立天下之大功，非安於天下之大變者，不能也。士而能安
天下之大變，視之若無，則天下有不足辨者矣。何者？履坦塗而遇猛獸，不能不失色而却走；無因而

見夜光之璧，鮮不按劍而顧。天下之事，惟出於人之所不虞者，易以亂人也。揚子雲之寂寞也，一懼而投閣；謝安之閒暇也，一喜而折屐。人之處事，不於其卒然之頃者覘之，亦何以見其守哉？世多言韓信、黥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恨，一溢所望則大喜。而信以寄食之貧，跨下之辱，連敖治粟之不遇，一擢而拜爲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覷，雍容暇豫，決楚漢之雌雄於談笑間。嗚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與三傑之列者，此也，布豈信之匹彙儔伍耶？《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九。

韓信樊噲賈誼終軍論

敵雖小，未可以易侮之也。以易爲侮，敵人之國而不以取危者〔一〕，幸矣！秦輕鄭而覆軍，魯卑邾而敗績，況有大於邾、鄭而侮之，非天下之至危也哉？古之人有以其身犯天下之至危而卒成大功者〔二〕，是非妄庸者能之也，能者必天下之豪傑也。何者？天下之事不能皆萬全也〔三〕。圖天下之事，如必待夫萬全之事而後爲之，則事之可爲者亦寡矣。故豪傑之士有乘時蹈不測之淵，投非望之隙，未見其可否之形而先決其勝負之數者，蓋惟以其智必之。李靖必欲喋血虜庭；諸葛亮必欲取荊州；耿弇之請於光武，必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三子者，躬言而躬爲之，卒能不愆其所素定，孰謂犯天下之至危皆不足以成功耶？昔韓信請兵東擊齊，北舉燕、趙，南絕楚糧道，樊噲亦欲

請兵橫行匈奴，終軍、賈誼又請繫單于之頸而羈南越，是皆犯天下之至危，越國以謀人。而信與軍得就其志，噲沮於季布，誼不用於文帝，議者多以成敗優劣之。吁！噲真妄庸人耳，貪禍幸災，信不足道也；若誼之策使帝誠用之，安知其終無所成就哉？賈生，豪傑之士也，後世其無以誼身之不行，亦以妄庸愚生也哉！《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六。又見同書續集卷一〇。

〔二〕以取：原脫，據同書續集補。

〔三〕其：原脫，據右引補。

〔三〕也：原脫，據右引補。

王陵論

利於其自便，饕安者之爲也。而古之君子或便於其私，而不失成天下之大功，於是好名者趨之，而小人亦資焉以濟其奸欺。悲夫！天下之禍，蓋出於君子之權，而小人盜之也。故夫權者，道之變而義之賊也。士而未能道之變，則亦莫若無功，其無求以賊義而已矣。呂后欲封諸呂，王陵固爭之，而平、勃適順其意。卒安劉氏，平、勃也，故夫天下愚陵之忠。嗚呼！其功不至於平、勃，吾未見其不爲陵而非小人者哉！昔者，管仲不死於子糾，子路疑而問諸夫子曰：「管仲未仁？」夫子曰：「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仁也。」而不曰其仁則在於不死，然則聖人之意亦恕乎其晚之有以蓋乎其初，而薄其悅生以逃難之責。故嘗論之，子路惟講於此也，而自虞無以贖過，而不敢徒襲其爲，是以寧死於衛。而或者以爲由也一決之躁，亦失於攷之不詳矣。嘗觀夫子見南子，應公山之召，皆行之孤者也，而諸子以意安之，汎然莫之疑者，獨由也不悅。蓋子路審於自料，固其守而不眩於名者如此。是故食焉而任其患者，其智之所以知而及，是則彼誠有所未見。夫舍其所安，冒而姑爲，而幸合焉，則亦可以謝天下；不幸而不合，則流而入於小人。與其幸焉而庶幾於合，孰若不欺其中之無愧？由之死衛也，夫豈偶然暗者之決哉！聖人於衛之難固以死處之，蓋好高而取名者，非由之素也。夫惟天下之士好高而取名也，則曰子路愚於勇者也，王陵愚於忠者也。於是黨邪以孤正，榮存而醜亡，身圖而國不計，君逋而讎是與，而風俗之弊至於頽壞而不可起，而人主莫之倚仗。以愚觀之，非管仲、平、勃，則凡若是者，亦皆利於自便，僭君子之美名，以文小人之奸而已矣，君子恕之乎？不恕也。《十

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七。

全宋文卷六〇四三

陳傅良 二七

周勃論

久矣，天下喜夫才也。自周衰，士以才相高，孔子傷之，曰：吾欲從先進之野人，蓋思古矣。古之君子，弱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是故簡直而不苟，鎮靜而不浮。吾觀趙文子言不出諸口，而所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吳起與田文論功，屈於起者三不如也，而至於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則文以自居，起亦愧弗及。是烏可以其才喜之耶？吁！世之人主，則亦無誘乎其所可喜也。今之君子，巧而文甚矣，震整而翹秀，閑麗而辯。學問之工，而氣質之陋也；詞藻之華，而忠信之薄也。機辯慧巧者，蒙不仁之具也；威儀丰度者，蓋空中之質也。是以攻之不窮而用之必亂，摘之無尤而動則爲奸。上之人其亦何便於此哉？吁！吾是以悲絳侯之不可復見也。居今之世而有如勃者，則天下譁然以爲斯偶人而已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思，而吳起之所媿者，斯人也。

夫！《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七。

絳灌論

人主之用人，莫難乎越其常也。躡其等而亟用之，而不以來讒間之口者，寡矣。蓋天下之情，非其所素安者易以疑，非其所深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新進者常多忌；非其所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賢者未離乎見輕。此情在人，雖賢者有所不免也。昔高宗之於傳說，其知之舊矣，豈真以夢得哉？惟夫疏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天下也，故假諸夢以神之。三代之習猶慮及此，況後世乎？孟子之告宣王曰：「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不可以不重。」諸葛亮亦言於先主，以黃忠之望素非關、張之流，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嗚呼！孟子猶難之，亮亦爲大感，豈非以其拂天下之常也哉？故夫陳平以亡楚之逐臣，高帝俄置之驂乘之密；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文帝遽議以當路之任。絳、灌之於二子，豈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則求其知而不見其長，未必絳、灌之蔽賢也，而勢使之也。吁！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積薪之歎，雖汲黯之長者猶不能平，孰謂絳、灌而真蔽賢也哉？《十先生奧論注》卷一〇。

周勃汲黯霍光論

事有出於異天下之常者，不幸而有豪傑之士任能而爲之，鮮不以誤，夫世之妄庸者也。何者？乏其器而喜爲其事，未能其心而逐其迹，適以誤之也已矣。李廣不擊刁斗而將，有廣之才可也，他將而爲之，則必以失律敗。食野葛而不死，舉世曹公而已，強而學曹公者，皆速斃之道也。古之君子，有餘不敢畫，制行不以己，豈非樂道天下之常，以無誤人也哉？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夫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子路失言，聖人闢之固矣。聖人不闢子路之失言，而責其有御人之佞，何耶？蓋不學而自能，由也可爲之，而欲以強中才之子羔，固夫子之所疾而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它日，聖人語之以六蔽，以爲好仁、好智、好直、好信、好剛、好勇，皆不可以不好學，其悟子路之旨微矣。世之論者，皆曰周勃之安劉，霍光之立宣，汲黯之憚淮南，皆以無學得之，士亦奚貴夫學？吁！茲固子路之所獨能，而欲移之子羔者哉！吾見未必能其所好，而溺於所蔽也必矣。與嫠婦處而不亂，柳下惠所自能也，魯男子而爲之，則必以自汙，故莫若以吾之所不可學下惠之可。世之君子，其亦以吾之不能學三子之所能也哉！毋自陷於灌夫之倫，無術不遜，自取大戾，以爲天下戮也！

《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六。

曹參丙吉論

嗟夫！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無所顧，則其心也狃於爲惡，而安於犯天下之義；忿戾而不可解，而無復冀君子之恕己。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爲是姑息也，猶將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豈以爲不可遏且迫耶？蓋窮而迫之者，是示之以無生意而厚其毒；圍而遏之，乃所以決其怒而泄其無聊之謀者也。豈惟用兵，君子之治人，亦烏可俾之厚其毒而泄其無聊之謀也哉？彼小人之爲奸也，亦非不知負天下不美之名，而有以來君子之所不赦也，惟自知其負天下不美之名，故蓋之則猶有所闕。君子之赦己。故寬之則庶幾於自新，急之闕。爲君子者，不能少忍以徐伺其變，而鍛鍊繫束之以稔其惡。然則小人之無所顧也，其罪豈專於小人哉？亦君子者成之也。古之君子之用刑也，固以懲奸也，然可以懲、可以無懲。可懲而不懲，所以長亂；不可懲而懲，亦以長亂。周公之制《酒誥》也，於周人之聚飲者殺，而商之工洏于酒者，姑教之勿殺。何者？有可懲之罪而無受懲之情者，莫若宥而勸之以仁也。曹參承秦之弊，而以擾獄市爲深戒；丙吉相宣帝之刑名，而不按臧吏。嗚呼！安得寬厚長者如斯人，而與之共論周公之意也哉？

《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六。

叔孫通論

古之治天下者，嚴於禮而寬於法；後之治天下者，嚴於法而寬於禮。嗚呼！亦各其世之安已乎！古者，天下之民皆閑於周旋曲折，而無病其難，知止於其分，而非敢求過，是故天下輕於自治，而重於自棄。夫是以便禮之詳而宜法之簡，何者？不出於此固入於彼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無與於刑，而省天下之刑，由是也。夫自周衰，上無令德，而民無愧心，其貴者習於僭儗，而賤者快於放肆夷踞，其口腹耳目之欲恣，而骸骨手足弗堪於自檢，故禮至於不可行。及秦之興，且惟功利之急也，又舉先王之制廢之，而齊民於一切之法至於不可避。夫周公之禮至於不可行，而秦之法至於不可避，如是而又強其所不可行之禮，而待之以不可避之法，則斯人也將無動而不獲戾。是何也？禁人者已甚，而人情不自勝也。禁人者已甚，則人將苦其苛；而情不自勝，其勢將至於蕩焉而弗忌。故凡設甚苛之禁者，開弗忌之情；則艱天下之禮者，滋天下之罪也。故能有所略於禮而復有所不赦於法，使夫庸人可以勉強而非甚過，無至於干誅而苟入於刑，則莫不有定議。嗚呼！民散久矣，則君子亦固不可不如此也。夫子作《春秋》，削人之爵，去人之氏，絕人之族，甚嚴也，不盡以周公之法繩也，猶三望，猶朝于廟，幸之之辭也。雖喪其大者而存其小者，姑爲之幸而已矣。宰我短喪之問，罪之深矣；至於子路笑魯人之朝祥暮歌者，而咎其責人無已。夫朝祥暮歌，短喪之真情也，而聖

人恕之，且不深探其微。蓋自周之季，猶幸諸侯存禮之萬一，而不深探夫人無禮之心，不然，《春秋》一書將盡削之、去之、絕之而已爾。聖人所以不盡繩者，懼不勝誅也。吁！世之君子如之何其欲舉三代纖悉之文，以過望於久散之民也？由是觀之，高祖制禮，欲度其可行者，叔孫通亦采秦雜就，寧有所闕略，而無敢極備，則亦便漢而已矣。嗚呼！惟無至於上下之亂，而足以便於民，是亦可矣。蓋求備於民而重其罪戾者，亦君子不爲也。《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七。

陸賈論

漢之人主好經術者，莫如武帝。然以《春秋》復讎一言，甘心夷狄。汲黯仁義之諫，則每以不學鄙之，而弗爲聽。至於高帝嫚儒，不可以詩、書說，雖末年，猶有馬上之氣。然及陸賈一說，且慚且喜，終身不事遠略，議者惑焉。竊嘗論之，人主之患，莫大於多知而不暇爲。古之王者，惟知之未至，而樂爲之意先入。夫其先入也，得之之專，故其至也，趨之之決。至於多知而不暇爲，則雖有異聞，亦莫之肯行。蓋惟其習而玩之，而故易違之也。故凡天下之事，狎於其說也，而苦其難者，則不可誘而進；愧其非也，而不能自勝者，則不可諫而却。昔者魯昭公娶於吳，爲其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問於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夫子曰：「知禮。」司敗以爲聖人之黨，而說者亦曰諱魯。聖人非諱魯也，蓋非魯也。昭公而不知禮，則雖娶姬氏焉亦奚不敢？惟其知之也，而畏人之議而

逃夫名，聖人是以悲昭公之不足與有爲也。然則世之人主則亦悔於其知之之晚而已。知之而不爲，則不可以強。譬夫人之疾也，其藥之則效，其砭之則達，必其所未嘗試故也。及其久也，瀆於藥矣，則補之弗滿矣；玩於砭矣，則刺之弗動矣，無他，其備嘗而試之也。由是言之，武帝所以不可諫而高帝所以慚而悔也，有以夫！《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七。

賈誼論

天下之事，鮮不强其才之不足。而才之不足，猶强而爲之者，皆其中之定論不立也。夫是以眩於其名也而浮其實，誘於其利而卒蒙其害。嗚呼！世之君子，亦毋有所貪焉斯可矣！孔子嘗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有天下者，自其及之之積，而至於動之之難，其任有差。而其力之堪也，皆止焉而不可過，過而冒之，則必以自禍。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焉而已矣。奉之而趨，吾懼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甚愛于其所未安也。至於治天下則輕動之，吾不知夫愛於天下者而薄於愛器也。是故古之君子，凡其所欲立，必有所甚便也。寧有所畏而毋有所恃，蓋亦所

愛者大，而實吾力焉於其力之所堪〔二〕，而非惑乎天下之可否，是以未嘗一日出其定論之素而圖罔功，茲文帝之治漢是矣。陳武以用兵說，晁錯以削國說，帝雖却之可也。甚者，賈生以制度說，帝猶未暇。夫豈固爲冲退之行哉？其見者審也。嘗觀子產相鄭，焚載書，作丘賦，犯人之議不恤，可謂勇於必爲而健於決者。及鄭國有災，或勸之遷國，子產曰：「吾不足以遷矣。」卒弗之聽。嗚呼！文帝賢君也，而難於制度；鄭子產賢大夫也，而難於遷國。無乃優於守之之仁、蒞之之莊，而動而中禮猶未也歟？而後之君子耻曰「未能也」，而獵之以爲名，曰：「吾將必爲堯、舜、伊、周。吁！賢而至於文帝、子產，亦足矣，而堯、舜、伊、周，未易以僭也。」《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七。又見乾隆《河南府志》卷八〇。

〔二〕堪：原作「精」，據《河南府志》改。

張釋之論

君子之用法不可貶，亦不可僭。賤而屈乎貴者，貶也；疏而間其親者，僭也。夫貶也偏國之政，而僭也褻君之威。爲法者固不可以害政，然君威亦奚可損哉？昔者周公相成王，其叔父也，成王有過可以禁矣，而弗禁也，撻伯禽以愧之者，蓋尊之也。至於設官以秩事，唯王及后世子之用不會，則亦

示羣臣，無敢議焉者。孔子作《春秋》，殊王子於諸侯之會，且不敢列而盟之。周公、孔子其欲重君之威也如此哉！而後之人過苛而好名，持一切之論，以加乎其上之子弟。吁！其亦何果於此也？夫政自執而一，縱焉未頗也，而君威不可以替。彼今日君之家嗣，而它日天下之君者也，而專以法繩，豈重國之道耶？吾嘗觀江充擊戾太子之使，其始與釋之劾景帝等爾，而卒以譖殺太子，漢果大亂，至今冤之。然於釋之猶賢焉。彼充之誅固也，而釋之之賢亦或不在此也夫。昔魏絳戮楊干之僕，衛鞅黥太子之傅，識者亦韙莊子之能刑而虐商君。以予論之，鞅則忍矣，而絳亦傷恩，何者？君子之尊尊也，亟規而緩討，規之不行，則討之未失，而胡若是遽也？以匹夫之責行於其君，而長姦臣之禍心，惜也，絳亦未純乎君子矣。嗚呼！江充固一鞅也，若釋之若絳之過也歟！《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七。

季布魏尚孟舒論

圖天下者取人貴寬，保天下者用人貴審。矯寬而過於審，賢主所不免也。始高祖之與楚角也，其收一世之豪傑，雖屠狗販繒之倫，寸長而不棄也。天下既定，坐沙之謀，擊柱之爭，沒高帝齒而寧。嗟乎！烏喙殺人，而良醫用之時也，幸而疾去，餘毒猶存。高祖晚年其亦食烏喙之餘毒也哉！殖醢屠戮曾不一少顰其顏者，非帝之忍也，勢也。洎乎孝文，天下幸於無事，惟恐蹈前日之轍，而智且勇者喜於自躍，以開天下復撓之隙也，故李廣、賈生皆奇才也，帝徒嘆其不遇而疏之。以一令官、嗇

夫豈爲害治？一聞釋之之爭，輒內媿止。彼嗇夫固不足道，帝豈不知廣之賢於周仁、石奮之庸，誼非絳灌、申屠木强者之比哉？然念夫勇鷙者易於貪功，而豪銳喜於多事，吾懼其有以擾天下，則亦寧負二子也。噫！文帝真保世之主也哉！世多疑孝文以使酒一言而疑季布，以出兵一戰而奪魏尚、孟舒之爵，遂使田叔、馮唐增嘆而發憤，布亦有以爲言。嗚呼！懲羹者吹齏，懲咽者廢食，有懲而過焉，固也。文帝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審，奚疑哉？唐人有言：「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愚於高祖、文帝亦云。《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七。

晁錯論〔二〕

天下之禍，其積非一日也，其來也有自，其發也有所歸。世之忠臣謀士，不幸以其身嬰大禍之所歸者，固君子之所悲惋也。昔者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始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側目京師，狺然而噬者屢矣，而晁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卒死讒鋒，爲言事者戒。錯誠可悲也哉！人之受病幾死，醫以一藥速之，世皆咎醫者。夫醫者固有罪，然致幾死之病者，亦不得謂之無愧也。景帝以兒戲殺其宗子，芽蘖釁端，一旦變生，斬謀臣以悅叛國，冀以遏其奔軼之鋒。嗟乎！錯誠有罪，帝獨無愧耶？以愚策，六國惟緩可以圖之。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亡反。濞以壯年

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漚之木拱，則首難無其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十年之緩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一〇。又見《學海君道部》卷二三六。

〔二〕《學海君道部》題作《吳王劉濞論》。

周亞夫論

明王之用人，非惟樂其所可狎而亦必有所可忌者也。天下之士峻於自居者不可屈，而敢爲者斯有所不自愛。夫惟其不可屈也，則其形似難制，而其不自愛者，疑於生事而好亂，是以人主忌之。嗚呼！其患蓋生於疑，其辨之已詳也。夫天子之大臣，而亦必爲人所畏，而後可以沮姦之萌。爲天子大臣而循循無忤，而聽其上之所爲，則人將有所侮而動，而一日有變，則彼且有以辭吾責。何則？損其威者固撓其氣，而既安其無能，則亦不可望其有所震立。是故明君必有所伸者，蓋有所養也。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得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固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所爲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矣，所謂朴厚弘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蓋其若是靡耶？故

自殺亞夫，漢之大臣始衰。太史公曰：「申屠嘉死，景帝時及今上爲丞相者，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嗟乎！漢之禍成於大臣之無權，而所謂宰相者取充位也。夫大臣無權則其勢可以劫，而賢者止於取充位，則雖甚繆而可以無過。以甚繆之人居可劫之勢，是故王莽得易之以爲資，而其端則出於孝景。然則漢之禍，景帝爲也。《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一〇。

汲黯論

甚哉，人之好名也！世之論者曰：士不貴淺露而貴深沉。有所不平於其心，輒然溢於辭色，不若夫深持不較之形，泛乎不見其喜怒之爲容也。故王陵以面折廷爭，無益於安劉。平、勃之功，大抵皆以委靡適順得之。彼一介自持者，奚足遠到也哉？嗟乎！有平、勃之志則可，無平、勃之志，吾恐未免於佞也。孔子不取鄉原而取狂狷，非不欲中道也，惡夫小人盜中庸之名以自便也。天下之患，莫大乎爲士者盜名以自便。使世之人臣皆以長者自飾，談諧逶迤，不以身嬰人怒，以坐收天下之美名，亦誠可樂，孰與人主死事耶？而主不之察，方以此賢之，欲士無諂，不可得矣。昔者漢武之世，汲黯與張湯、公孫弘同列，弘、湯順旨，黯心未能平也，至於以刀筆吏斥湯，以詐斥弘，積薪之嘆，憤不自已。弘、湯雖不皆斥黯，而弘則謙辭遜謝，引咎於己，以媿黯之面毀，武帝於此賢弘而短黯。噫！湯何足責？若弘，直盜名者哉！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飭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哉！」武帝於此謂賢相，孟子之所謂穿窬，孔子之所謂鄉原者乎！《十先生

奧論注》續集卷一〇。

汲黯蕭望之論〔二〕

上闕「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二〕，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且輟一日之密邇，從事於蕭葛之微，亦奚不可者？而詩人有三月三秋之懼，何者？未及旋踵而乘之者至也。凡人臣之事君，一有所疏外，則其分也日隔，而君之見知也不深，懼其嫌隙也易開，忌其復進也交謗而不釋，君子安得而不忌也哉？昔汲黯與張湯、公孫弘比肩於武帝之庭，蕭望之與恭、顯、許、史共事於宣帝之日，弘、湯之疾黯者恨無所發怒，恭、顯之與望之不相能，又非一夕也。重之武帝深昵弘、湯而貌敬黯，孝宣亦以法律右恭、顯，以書生忌望之，二君子立於朝也危矣哉！淮陽之命，黯所以願出入於禁闥，平原之遷，望之所以雅意本朝而戚於其心者，非擇事以爲忠也，懼有以中之也。嗚呼！彼賢者不敢離君之左右，而懼讒間之中己，孰謂武、宣得人，爲漢家之盛矣乎？三代而上，皋陶矢謨於內，禹、皋躬稼於外；周、召師保，亦出爲二伯，居者無間言，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秦漢以來，此風盡矣。武安一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舒左遷膠西，幾不免於禍。姦鋒之中人固如此也。吁！君子安得而不懼也乎哉？《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六。

〔一〕標題原闕，據文擬補。

〔二〕「彼采葛」至「彼采蕭」一段文字原闕，據《詩·王風·采葛》補。

衛青張安世論

君臣之間，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疑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禁者無節士。何則？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能泰然安意爲之。嗚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昔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責臣下，自李、蔡、嚴、青、翟、趙、周，數相駢死牢戶，石慶雖僅以謹終，亦數被譴，公孫賀至於流涕不敢受命。當時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陷不測之淵也。至于宣帝，其伎克又過之。趙、蓋、韓、楊之倫以微罪誅，其他自全唯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虛而已。高材之立於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乎！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爲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萌驂乘之禍，其鑑未遠也。況青握兵百萬，振威沙漠；安世身總禁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以側視貌敬，其心難之者。使其招士薦賢，以取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易》於《否》之六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所居之世不同，其事之所以異也。若《豫》之九四，以上行

之志不能勿疑，而疇離以自守，則曠官之刺興；《否》之六四，履可危之地，不俟有命而朋盍以自助，則植黨之患生矣。若二臣者，未能免朋盍之疑者也，孰若自處於疇離之祉也哉？嗚呼，是非二臣之罪也！《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六。

全宋文卷六〇四四

陳傅良 二八

霍光論

凡天下之利害，自非聖人，則不以其身嘗焉而後知者蓋寡。人主之用人，其利害最難知也。天下之人才，匿真於似而託虛乎實，雖智者易惑也。故夫其人炳然，其容翹然，而其中無有，世主必甘心焉而不疑，蓋亦利其便捷奮發之形，若足以成天下之功。則捨而爲朴魯庸鈍之取也，必有所不暇，而亦非近於人情。惟其倚之而不濟，用之而有窮，然後反而思天下之事不可以形求。昔秦穆公來由余於戎，拔百里於虜，起蹇叔於疏賤，春秋賢君有愧其爲者矣；而聽杞子之言，覆師於殽，乃悔過自警，而深取乎介然無它技之臣。漢高帝收一時英雄共取天下，天下既定，叛者九國相踵，而後呂后問人，則曰：「安劉者周也。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故非殽之敗，穆公不知一介之足以託國也；而懲韓、彭之多事，雖陳平獨以智疑。嗚呼！其亦嘗也已矣。梁稻藥石，吾審知其良於粗粲菱芡也，而雜

羞焉，則亦粗梨菱芡之陷，而不先於稻粱藥石，何也？快於人者誘人，非有誤焉，則亦未果却也。士之誘人，不甚於粗梨菱芡也哉？嘗始怪武帝得人盛於七國，而不足以辦事，何也？彼見夫衛、霍之容若是其甚武也，張、周、桑、孔之狀若是其飭而巧也，公孫、鄒、枚儒言而儒服，又若是其文且秀也，則以爲天下之功得如是者共之，亦奚無成？而愈多愈不濟，愈用之則愈窮，然後脫然自失，而憂天下之計非便捷奮發者能之，而提孺子之命，寄之朴魯庸鈍之霍光，而光果有以當其心。至於唐太宗，平生無用人之失，卒繆於一李勣。由此言之，武帝雖創於殺之敗，而太宗不自見黥、彭之禍故也。嗟乎！霍光安漢於幾危，而李勣流毒數世，則一霍光足以贖武帝之過，而太宗之烈至于一李勣而頓墮。故曰：人主不幸而有所誤，則亦寧以其身嘗之而已。《十先生與論注》續集卷一〇。

趙充國論

窮古人之權謀而巧用之者，天下之奇才也。嗟夫！善劍者死鬪，善泅者死溺，恃其所長者必敗，則夫有才者而不聞道，孟子所以知盆成括之見殺也。窮古人之謀而巧用之，而不知有所困，不亦孟子之所憂也哉？孫、吳之書，用之桀黠變詐，相傾之謀無出焉，而其間豈無養威持重、緘封而不泄以自固之道？世之學其法者，非能用其謀之爲難，而能求其道深藏而時出之者難也。漢家之將善用孫、吳者，趙充國一人而已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以之伺先零之敝，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之

定屯田之策。然則兵法之所謂無用之用者，固難察之也哉。彼霍去病自謂無事兵法，而窮寇勿追，又以縱湟水之餘卒，大抵皆略其桀黠變詐之謀，而取其養威持重之道，故天下不見窮兵之害，而收克敵之利。充國垂老無將家之禍，而全俱榮之身名，無它，養貪於廉，晦勇於怯。以無用御有用，固兵法之最密，人之所不察者，而充國知之也。學孫、吳而知此，亦奚惡夫孫、吳也哉？項羽以其百戰百勝之銳，卒轡於漢軍之刃，世多以學兵法不竟咎之。嗟乎！羽非不竟其可用也，不竟其無用之用者爾。以韓信之賢，其智無窮，而先聲後實之計不能自知，而得趙之纍囚。然則兵法之所謂無用之用者，固難察之也哉。彼霍去病自謂無事兵法，東方生自謂識兵法，噫，使去病而能知兵法無用之用，則其功當不減充國，方朔而僅知其所用之用，是亦孟子所憂也已矣！《十先生與論注》續集卷一〇。（郭聲波校點）

趙充國龔遂論

君子之所爲，非利於其名而爲之也。利於其名而爲之，則凡可以得名者無不爲也。嗚呼！飾僞以釣名，非深情厚貌者不爲也，而謂君子爲之乎？伊尹之告太甲，必先己而後湯；仲尼於夾谷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無遜辭。聖人豈不知先君之義，有功者之不貴矜哉？然直言之而不以爲媿，自爲而自書之，若有德色，何也？於其可以言而言，不必嫌於自賢也；於其可以書而

書，不必嫌於自伐也。聖人之心，惟無所自欺而已矣。其爲天下計者甚重，其取譽於己者甚輕，而何暇利於名之美而爲之哉？昔趙充國有降羌之績，浩星賜勸之歸功他將，非愚臣之所能及。龔遂以治郡聞，王生教之歸德天子，非小臣之力，遂卒用王生之對，而獲長者之譽。充國力拒星賜之計而以其意自陳，議者莫不多遂之有遜而薄充國之自伐也。噫！以渤海之治歸德天子，人臣之義固也；以屯田降羌而歸功出擊之將，使在上者易以開釁，而邀功生事之臣得以中好大之欲而售其說，其禍天下豈少哉？吾身獲卑牧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禍，君子固如是乎？君子而果如是，則李斯以頌美佞秦，公孫弘以隱咎欺漢，亦得爲近厚者矣。《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六。

夏侯勝眭孟論

古之君子，能言必然之理，不能言或然之數。夫必然之理，言之而中者，宜也；其不中者，非誣也，戒也。或然之數，言之不中者，宜也；其或中者，非信也，幸也。昔者夫子不語怪，是豈其知弗及哉？語之中不中，皆不可以爲道，而適以藉好異者之口，聖人不爲也。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未幾而邾、魯之君無不如其言者。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且子貢以禮覘二君之敗，其中也，聖人不以爲賢，而以爲不幸。蓋揣存亡於未形之先，而臆禍福於不可致詰之際，以是爲賢，則天下之

好異者趨之矣。嗟乎！以理料事，君子猶不樂也如此，況以數乎？固矣。夫漢儒之溺於數也，一災一祥，無不預占而逆計之，以責其言必驗。間或驗焉，則好事者趨之。陰雨之變也，夏侯勝以之卜昌邑之廢；石柳之立也，眭孟以之讖宣帝之興。噫！孰知二子之幸而中者，亦夫子之所謂不幸，而致漢儒之多言也哉！公孫臣推明土德，以爲證黃龍見，黃龍雖果見，而漢家卒火德也。漢儒之多言而中，蓋至此窮矣。昔晉景公疾，桑田巫言之曰：「不食新矣。」晉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論者曰：「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然則言怪而中，不以取禍者幾希。嗚呼！夏侯幾死，眭孟被戮，其亦有以取之也夫！《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六。

五經論

五經論序

《易》因乾坤以定君臣之分者也，故《易》作而文字始生。《大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禮》次之。古者禮不下庶人，而太史氏觀民風以詩，蓋禮施於君臣而詩作乎民，故《詩》

又次也。《易》也、《禮》也、《詩》也，治乎下之道也，而君所以自通乎下者猶未也，於是乎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故《書》又次之。嗚呼！《春秋》作，君臣之道衰矣。聖人所以維君臣之道者，亦至是焉始窮，故《春秋》終焉。吾病學者不知六經之作相次，以立君臣之道，而曰徒文而已，作《五經論》。

易

昔者，聖人出而治天下，其父子、兄弟、君臣之號未立也，聖人惡其無別而至於相瀆，故爲父子，爲之兄弟，爲之君臣。夫人之情安於其所見，而難於其所不知。彼誠生於其父也，吾從而父子之也無惑；彼誠偕生於其父而後於其兄也，吾從而兄弟之也亦無惑。無故而貴之曰君，無故而賤之曰臣，則天下將以爲聖人之私而不能以聽。爲君者又坐而賞罰其用命與不用命，爲臣者又奔走乎其役。夫爲君而無所甚利，爲臣而無所甚病，而徒號之然也，人猶以爲厲己也；而曰君者又從而居其逸而執其權，曰臣者又從而即其勞而起其令，則天下又曰均是人也，強吾戴而君之，強吾俯而臣之，其初無甚異，而何以得專其富貴而行其予奪之意於我？而吾亦何畏而枉於下？聖人序君臣以定天下，天下顧莫之聽，且將無所畏乎其上。一聖人之法，無以勝天下之情，則君臣之道廢，聖人憂焉，曰：「是非告語之所能辨，而智力之所能攻也。」夫解人之疑者，必因其所已信，而覺其迷者，非自其所共曉者入之不可也。於是取諸天地之間，得其定分而示之。《易》象諸天爲乾，曰是其高也，而吾因以爲貴

焉者也；象諸地爲坤，曰是其卑也，而吾因以爲賤焉者也。凡索乎乾者，皆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易》一作而天下定，蓋曰貴賤之分，天地之位也。而聖人亦曰：「此天地之爲也，非我也。」嗚呼！文字之作，聖人不得已於天下，而非其意也。雖然，聖人之作《易》，其固以立君臣也，親爲其事而求信其事，則或者疑於自爲。天下未習其說，而一日兆其說，則人亦非以爲固然，故聖人晦其智而神之著。蓋人之心玩於理之常，而竦動於數之不可混，故數也者，所以濟其理之所不行。今夫裂千金之藏，使信士爲之，亦奚不均者？而古之人付諸籌，使自探而自取之，然後多者不德而寡者無怨，故夫籌者所以濟信之所不行。嗚呼！《易》之作始於定貴賤之分，而其數也所以神其道，以濟君臣之理而已，而非徒若是誕也。

禮

君臣之道，其未明也天下愚，既明也天下詐，故聖人爲之《易》，以覺其愚而發其微；爲之《禮》，以閑其詐而救其末。而後君臣可以無廢，且使夫人而皆食是食，皆服是服，皆居是位，則天下無至於僭且相攘。聖人之法曰：「必若人而後可以食此也，否則不得食；必若人而後可以服此也，否則不得服；必若人而後可以居此也，否則不得居。」夫樂不可獨，美不可專，專美而獨樂，爭之所由出也，則僭奪相攘之患生。然則聖人之爲是貴賤也，無乃所以開天下之利心而長其貪？吁！天下唯不知利而無求多也，天下而知利，則名分者人之賊，而爵祿者相戕之器也。夫如是，則天下之亂必將起

於公卿士大夫而不起於民。何也？民之勢不可以爲，而公卿士大夫之具可以施也。是故有百乘之家則千乘之仇也，有千乘之國則萬乘之盜也。資之可施之具以濟其欲利之心，因其所據而冀其所非望，則貴賤分而詐之具又甚乎其愚。吁！如之何其可耶？聖人以爲不有所不居，不能有所率；不有所不爭，不能有所媿。故夫《禮》者，所以深爲是巽伏隱約之容，以退其不滿之心。莫尊乎天子，而諸侯膳以犢；莫卑乎煇胞翟閭，而尸及以餒。夫自其至尊有所不居以作其廉，自其至卑有所不爭以平其恨，使人而皆廉於其有餘，皆亡恨於其不足，則天下可以無亂。雖然，聖人舉強人之禮而必人之從，則人亦誰率以聽？聖人故先之以其恥，曰：「吾爲禮以待天下之公卿士大夫，而爲刑以待民。」夫吾之禮獨以待天下之公卿士大夫而不責諸民，何也？吾固謂公卿士大夫之賢可與行禮，而不肖之民宜無與焉者也。人樂爲賢公卿士大夫而恥爲不肖之民，而後其禮行。嗚呼！誘於其名而安其所艱，是聖人所以弭天下好亂之機而不示者也。或曰：「聖人之禮，僞也。一賜而三辭，一飲而百拜。」嗚呼！是固聖人之至權也。夫一賜者人之榮，而三辭者雍容之節；一飲者意之通，而百拜者屈折之義。蓋聖人蘊緩取之意於人情欲速之時，予之以其所慕而反致其所畏，凡此者皆其所以陰伏崛強之氣而柔其躬，而非屑屑然爲是僞也。後之說者曰：「跪伏拜揖，無益於道。」吁！跪伏拜揖之權去，天下始有春秋之變也矣。

詩

天下之禍，驕生於有所恃，而怨生於有所忌，故公卿士大夫之勢易驕，而民之勢易怨。嗚呼！驕之禍其發速而小，怨之禍其發遲而大。潰血之癰，不如腹心之隱疾；穴隙之盜，不如臣僕之竊伺。天下之患，唯其伏於所不敢而決裂於一日之敢者，不可爲也。夫民之怨，始於利害之不敢謁，而成於是非之不敢議。若是而甚焉，則敢議矣而不敢謗。若是而又甚焉，則敢謗矣而不敢叛。吁！不可以復甚也。均是人也，有所拂於吾心，惡之而不得逃；有所慊於吾心，欲之而不得求。所惡不得逃，所欲不得求，而上之人又從而壅其口焉，疑而不敢議，憤而不敢謗，則亦堙鬱甚矣。夫禁之議，禁之謗，不過以死懼而已，而斯民察夫勿議勿謗之積死且無日，而或議或謗意者未必遽死也，故寧犯死而不顧。且議且謗之民，夫一有敢死之心，其去叛也亡幾。唯聖人逆知夫困窮亡聊之意不可以錮，而怒之已甚，蘊怒而不逞，其勢將至於此也，故曰：貴者可禁而賤者不可抑。是故節公卿大夫以禮，而宣民以詩。禮行乎默而詩達乎言，嗚呼，聖人所爲維君臣之道也如此。忿之舒也以嘯，哀之盡也以哭，蓋閤於中而泄於其外，則不能以復留者，人之情也。嘗觀於《詩》，政刑之苛而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爲《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疑於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諫而不忤，顯譏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不敢盡言，而何況於教叛？是故

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也深。

書

聖人之始立君臣也，懼其疑也，而有《易》；懼其福也〔二〕，而有《禮》；懼其乖也，而有《詩》。故《易》示之象，《禮》示之理，而《詩》示之情，而天下尊君益至矣。雖然，天下之待其君也日尊，而君之立於天下也日孤。夫成其尊而致其孤者，何也？天下之事，患伏於一偏而變生於所積也。其權之卓者其情睽，其勢之隆者其分隔，夫是以尊之之至而孤之所由起。夫積其尊而未至於自孤，既孤也，則其勢將至於復喪其尊，徒開其端而不計其末，馴至於其所窮而後無繼。吁！聖人豈若是疏也哉？是亦不反其本而已。凡聖人所爲，合天下之權以成其事者，非徒以自威，聚天下之勢以極其重者，非徒以自寵也，蓋將使天下居我於其所可甚畏，而吾則與天下以其所可甚愛，而後可以用。天下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己敵，而不以爲己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而接之，則詫然以爲榮。蓋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爲能動人。天下之人，未可以直遂其所欲也。直遂其所欲，則恩者玩之始也，謙者侮之導也。是故聖人之道，必先嚴於人之必尊，而後媚於不自尊。嘗觀堯、舜之吁謨，

禹、啓、湯、武之誓命，盤庚、周公、成、康之誥，其與當時君臣丁寧委曲，通其話言而制之心腹，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若不敢自決而需民之肯也，然後爲之喟然嘆曰：「彼聞其君若是其恐也，視其君若是其邈也，惟其可否之聽而無得以與其予奪，其求多於上之望絕而覲心不生。」夫惟可否之聽而無與其予奪，而聖人乃不私其斷，與之酌其宜而折其是非。夫所求多於上之望絕而無有覲心，而聖人顧出於其所不意以役其誠，盡其權，是以天下之民以爲非常之遇、無故之幸。嗚呼！聖人致其所愛於其所畏之後，而天下得所不期於所不及之中，夫亦何憂於居尊而自孤也哉？天之於物，震之以雷而澤之以雨，肅之以霜而渙之以日，故未雨於雷之餘，而日於霜之後者，天之所以不亢也。《易》也、《禮》也、《詩》也，期於人之必尊，而《書》也，不自尊者，君之所以不孤也。

春秋

或曰：「《春秋》之作曷爲？」曰：極禮之衰而憂詩之去也。《春秋》作，聖人之術始窮。曰：「《春秋》之爲，極禮之衰，奈何？」曰：昔聖人之作禮，不過曰是足以相媿而已。禮窮矣，天下無足以相媿，則其甚也，至於相襲而無以相討，又甚也，至於相蓋而無以相議。然則小人之惡，不可以復沮也歟？聖人制禮之初，逆察其至於此也，而爲之史。蓋小人負不義之名，雖敢於欺暗世，猶懼夫後之人追而戮之也，是以中其懼心而扶其媿心之衰。故夫史者禮之佐，《春秋》則史之君也。曰：「一國有史，《春秋》奚必作？」曰：史又窮矣。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兄弟爲戮。天下之史如其直者

蓋寡，一死而一繼者尤寡，再死而再繼者抑尤寡也。夫無其直也，則未死可以禁；無其繼也，則既死不可以復。然則小人之惡也勿藉矣，故禮之窮至於相蓋而不相議，於是乎有史。史之窮至於可禁而不可復，於是乎有《春秋》。曰：「《春秋》之異於史也，奈何？」曰：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爲必以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其刑，不能逃於其史；幸而逃於其國之史，而不能逃於天下之《春秋》。然則惡固不可蓋，作者其庶有忌乎。吁！聖人之術蓋至是也窮，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不察聖人之心，則匹夫而專天子之事，《春秋》固僭也，焉得無罪？曰：「《春秋》，懼惡之書也。賤者之叛不書，雖弑君不名。季氏用八佾，大變也，不書；陽虎、季孫稔禍也，不書。聖人不赦於其顯而諱於其微也，何故？」曰：隱之也。聖人嘗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當是時，天子之權凡移於諸侯者，皆移於大夫矣。聖人於諸侯曰「天下無道，自諸侯出」，直辭也；於大夫曰「不在大夫」，隱辭也。嗚呼！《春秋》近也，大夫微矣，聖人不忍大其微也，大夫猶近也，降是益微矣，故夫諸侯之僭積而至於大夫，大夫之僭積而至於陪臣，陪臣之積吾未知其所終也矣。略其微者，窒其漸也。嗚呼，是吾所謂聖人之《春秋》，極禮之衰而憂詩之亡也。《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四。又見《古文集成》卷六。

〔二〕福：疑當作「偏」「逼」。

全宋文卷六〇四五

陳傅良 二九

天論

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昔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於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亦幾於填餓虎之喙矣，而以合冰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偶而免者自質，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議，以伺其隙，以俟其可乘之機，卒於垓下之圍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人耶？天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乎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爲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嗟乎！天之欲啓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

以固其志，抑其驕矜，挫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之資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於無事之地，以坐觀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爲天下之志，其無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十先生

奧論注》後集卷八。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爲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荐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一）}，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粵，而却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崑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覷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

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古文集成》卷三五，《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八，《少微通鑑節要》卷三，《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

〔二〕墟：原作「危」，據《古文集成》改。

吏論

昔者秦之趨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其亟者，吏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弊至於戰國，髓髀相依，以蹙王室，故夷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矣。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氏之暴，斬艾斲剥，草芥其民而弊之，重之以頭會之斂、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忍侵漁病民以逢其君者，則貪黷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從，毛奮而鱗集，勦力以傾秦族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馘其守、邑俘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爲自全之計，挈地以賂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而孰爲秦守哉〔二〕？其間黨秦之惡不肯遽臣妾者〔三〕，如三川

之守由〔三〕、南陽之守崎、泗川之守壯，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敗而塗地，則亦爲降虜而已，亦奚救於秦之斃耶？秦以虎噬之強，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旦有變，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爲漢，何也？秦人之憂，素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莫大乎視以爲常而不之憂〔四〕。視以爲常而不之憂者，皆它日之所不可支持者也〔五〕。且天下不可以一人守也，分疆析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不肖，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夫財之不豐，兵之不強，以爲大患，至於守令之奸，民號而訴者案牘相銜也〔六〕，則謾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僅免而已，舒之歲月，民之冤血未乾，而謫籍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於公卿大夫貪沓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之符而左遷之。嗟夫！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爲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幸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八。又見同書前集卷一三，《古文集成》卷三四。

〔一〕而：原作「亦」，據《十先生奧論注》前集改。

〔二〕者：原脫，據右引補。

〔三〕由：原作「田」，據右引改。

〔四〕「視以」至「之憂」八字原脫，據右引補。

〔五〕持者：原脫，據右引補。

〔六〕案：原脫，據右引補。

士論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於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惟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殊，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爲之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猶可以爲善矣〔一〕，而盡言力諫，甚者有幽、厲、桓、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夫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美瑞，人主之所罕見而奇焉者，則視以爲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變，一雨暘之愆，則又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射獵歌舞，巡幸之娛，似未足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所願爲者，則強其必行。夫人之情惡危而好安樂，因而憚改，自庶人達天子均也，而義士常責其所難，而危其所欲爲，人主安得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於汲黯、韓休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人主之所畏而取疏遠擯斥之苦哉〔二〕？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伺其所歸。有所愛也，則徇之以爲懽；有所懼也，則寢之以爲安；其意有所可否之間也，則兩存之，以聽其所自擇。其爲術也翱翔而不遽，而爲說也進退而不甚堅，夫然後參其說而弇其術〔三〕，而莫之辨，是以奸欺之患生。嗟夫！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方士以爲嘉瑞；殺三子，大亂也，宰相以措刑受賞；大旱之災，則曰乾封之

祥；霖雨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愚弄也哉？惟其畏節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所逆順而售其所喜之說〔四〕，而天下皆幾於危亡。然則欲養天下之士氣，惟受人之所危而甘於人之所畏者能之。嗚呼！人主不可不自強也哉！《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八。又見同書前集卷一三。

〔一〕猶：原作「若」；爲善：原作「少安」，均據同書前集改。

〔二〕所：原脫，據右引補。

〔三〕「豢」、「穽」二字下原皆有「於」字，「術」字下原有一「中」字，均據右引刪。

〔四〕故士：原脫，據右引補。

兵 論 上

嗟夫！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徹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間。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三代而後，人君始以兵爛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苦其毒而厭其多亂，必欲一芟而去之，其說蓋借夫《詩》、《書》之「放牛馬」、「櫜弓矢」以自證。嗚呼！是其爲慮也亦不遠矣。夫武王之偃兵，非武王之意也，勢也。武王以商之諸侯，序八百國之衆而遷商之鼎，義士薄之，則天下之疑於周者或不少也，蓋至於成王、周公之世，猶未能固不靜之心。武王不亟釋其

取天下之具以安天下之反側，則夫泐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也，故其道不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所以爲天下計者，未嘗廢司馬也，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之死命，亦得以安意爲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度天下之勢，而借其說以文太平，乃始闢戶斬關，開盜之路而招之，天下之禍不始於此也夫？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以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俛、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爲武偃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欲。藩鎮甲士月彫日耗，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淪盜淵。嗚呼！爲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爲之，天下之不及晉、唐者，亦幸矣！《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一三。

兵論下

銷兵之禍，非止無兵而已也，而將殘天下之民。蓋不幸而有變，其勢不得不驅民而用之。夫驅民而用之者，皆所以餒賊也。以不教之民而置之無罪之死地，故夫銷兵者，乃所以殘民也。又非止殘民而已也，而且將召天下之亂。廣澤之陂、深山之原，武夫悍士臂弓而腰刃，以幸國家之釁而不得逞者，世未嘗訖無也。方無事時，則亦竄迹乎牛力羊肆之間，犬偷鼠盜，以活其生，一旦瞰可乘之隙，則嘯聚崛起，角出而衡行，皆勍敵矣。嗚呼！其禍豈止於外陵也哉？於此有術焉，可以一舉而兩獲，非惟可以弭亂，而反藉之以集天下之功。而人主常難於行之，則亦不知變也。昔管仲嘗取人於盜，而

高祖爭天下往往皆販繒屠狗之人，武帝剪伐四克，亦嘗求趺弛之士而用之，則夫此一族者，雖足以擾天下，亦足以利天下也。州綽、邢蒯〔二〕，欒氏之勇也，范氏而能欒氏，則亦宣子之勇也。人主方窘於無兵，而可棄斯人也哉？致斯人而用之，不猶愈於肉股慄之孱民以飽垂涎之吻哉？不然，而棄之山澤，以自貽患，君子所深憂也。揚子雲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故狙詐非不可用也，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禮，以愧其心；鼓之以禮，以作其氣；蒙之以重賞，以盈其欲；貫之以寬，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矣。《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一三。

〔二〕邢：原作「刑」，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改。

國勢論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强者不易弱，而弱者不易遽强。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睹其强弱之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强之後，雖甚懦者處之，而其烈猶未可以犯〔二〕；積弱之久，雖甚强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以頓起。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吭而奪之地，至于始皇，夷名城，芟傑士，係百粵之頸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而懼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投其罅，雖嬴氏不得再傳，而其救亡奔命之師猶足以斃周章〔二〕，蹶

魏咎，潰陳、吳，覆田、項，何者？其強猶故也。李唐之世，自中、睿不綱，而天下趨弱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剪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定魏地，而不能俘孤窮之田悅，一軍大變，軍奪氣沮，專以姑息稔藩鎮之驕。至於憲宗，海內八九爲唐有矣，其殘孽之存者且頡頏自若也，而已死於肘腋之禍。嗚呼！數君者非不銳而斷也，而無救於唐衰者，何也？其弱久也。蓋嘗論，秦人之勢如康強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利便，耳目聰明，猶未可狎而侮之〔三〕。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癯，筋力頓萎，雖其脉氣猶壽，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處天下之強弱者，不以亟而以緩。其欲敝人之強也，不嬰其猶銳之鋒，而姑堅守徐伺，以陰入其隙；欲振其國之弱，則亦不悻然而忿以徼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厚其力而後舉。此酈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之徒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帝之入秦也，酈生憂其瓦合之卒徑入虎口，而勸其盤薄陳留之間；至其戰嶢關，張良亦以秦未可輕試，宜堅壁以啗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敝人之強，其術固如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躑躅，盡擊閹宦，以收朝廷之權而倡佯於天下，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嗚呼！有天下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國當積強之寇，宜以食其、留侯之策處之，無出於李、鄭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笑。《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八。又見《古文集成》卷四〇。

〔二〕烈：原作「決裂」，據《古文集成》改。

〔三〕斃：原作「弊」，據右引改。

〔三〕之：原脫，據右引補。

形勢論 上

自昔形勢之論詳矣，皆以山西足以制山東，而山東之地得之，則河洛不難控。至於西河之間〔一〕，則自淮而江，又有不可得而窺者。故秦負崤、函之阻，下一面之師，以蠶食山東諸侯，訖于始皇，卒合六而一之。自魏、宋、齊、陳，隨起隨仆，不能混一土宇。隋文亦若人也，無以過數君而家天下者，得山東也。至於晉元合江左之勢，不敢一警江洛〔二〕，取中原之故壤。天下之勢，其上下逆順亦可睹矣。雖然，是則固矣，而不知漢高帝席秦之舊，四方皆劉氏有矣，彼黥布挾區區之淮南，抗衡上國，若可以咄嗟叱咤，馘左耳於戲下也，而當時善謀之士，以爲布能出上計，固守其所取吳并楚，以厚其資，傳檄燕、趙，則山東非漢之有。然則淮南亦足以撼山東哉！曹氏擁河南之全區，提兵四出，所向無敢當者，而孫仲謀以江之東偏崛起一隅，鼎腳於魏、蜀之間，卒之蜀噬於魏，魏吞於晉，而吳獨晚亡。苻堅指秦、涼之甲，順流而下，其視秣陵之晉而以左挈而取之，而百萬之師衄於淝水，反未及國，奸雄起而乘之。然則河之南、山之西，亦豈能遽得志於江耶？噫！能知乎此，則天下形勢蓋未始有定論。《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一三。

〔一〕西：疑當作「兩」。

〔二〕江：疑當作「河」。

形勢論 下

或曰：「江之勢，止可以守而不可以攻，信乎？」曰：非特江也，雖山之東、西與河洛亦皆然矣，而非形勢之使然也。昔者六國與秦，其勢均足以自固也，而六國就屠於秦，秦之於勝廣〔一〕，何也？一旦聽蘇氏之縱，擁百萬之兵，聚於函谷之口，期以拔秦，卒以自敗，而無損秦之一毛，嗟乎！其計甚陋矣。六國之形，猶聚鹿也，秦則穴之虎也，以駢首之聚鹿而欲搏深藏之穴虎，豈不納死也哉？秦人開關而延之，六國之師已潰，非必秦人之善勝，亦知六國自以其勝鬻於秦耳。使六國而知守之之說，燕〔二〕、趙、齊、楚合師而戍韓、魏之郊，以坐伺秦師之東，則秦尚不敢左盼而下，而況得而吞之哉？至於秦二世之不道，足以自蹈，然其亡如是之遽者，亦有以也。二世恥爲一隅之計，閉關嚴距，以遏西嚮之鋒，方且殫關中之卒，脫險遠出，渡河而北，聚於不急之趙，使沛公得因章、項之鬪，以躡崤隴無人之境。使二世而固守之，高帝瓦合之卒，能不爲周章之敗哉？然則山之東、西亦有時而不可攻耶。曹操擅中原之富，雄於天下，而烏桓之舉，空國踰界，搏殘寇於窮荒之地。是役也，劉備嘗側目睨之矣，其計蓋出於乘虛，李愬所以入蔡者也。向非劉表之庸而備志得逞，卷荊州之甲徐

行而傳許下，孟德雖返，而漢之赤幟已滿趙壁矣，奚及哉？故夫河洛亦可守也，亦可攻也。故天下之勢初無定論，在用之如何耳。可以守亦可以攻，不能攻而區區於守，已損威矣，而又並守失之，吁，可悲哉！古人有言曰：「形勢不如德。」德不足也，無以勝人矣乎。《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一三。

〔一〕秦之於勝廣：疑有誤。

〔二〕燕：原作「秦」，據文意改。

謀論上

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爲之資，而至於摧敗奔衄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福不在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乃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豢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爲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吳也。黃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漢之留侯、蕭相國，亦越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之鋒，亦明矣，而二子者乃深喜之，會之鴻門而不恥，遷之南鄭而不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呂后而未嘗一日即而取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而爲之

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侈然自大，旁若無敵，垓下之圍一合，而項氏之肉已嚙於漢軍之刃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爲者，是乃大可爲者也，而無謀者又失之。有高皇、勾踐之勢而不出於范蠡、留侯、蕭相國之策，反以其所驕人者自驕，而甘於敵國之豢，一旦隙開，搏手無策，不得已驅久厭之兵而戰之，每遇輒却，則曰用兵者之罪也。嗟乎，用兵何罪哉！《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一三。

謀論下

或曰：「戰可以無謀勝乎？」曰：有之矣，幸也，非福也。一勝之幸，雖趨亡之國、垂沒之將亦有之，而曉兵者不之畏。昔秦之二世，諱於言反，狼貪而鷹搏者滿天下，而二世宴如也。俄而周文百萬之衆叩關而攻，二世倉卒舉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邯師一出，三擊而三走文矣，未幾而馘魏咎，尸田儼，仆項梁，蹙趙歇。堂堂之師所向如壓卵，而竟無救於秦之亡，捷奏未絕，而漢王席卷之師已瞰秦鼎矣。蓋秦之兵本於無謀而出於倉皇救敗之急，而章邯復輕用之，此固在劉、項掌握中也。故夫曉兵者知夫無謀者之戰不可以久也，則爲之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匱其財，欲和欲鬪，以疑其心。一軍驚其東，一軍擾其西，以分其力，陽遣使以緩其怒，陰遣間以開其隙。夫以不素定之謀，加之以不素信之將，而又用之以不素練之卒，幸而一勝，而敵以多方誤之，必有墮其畫中者矣。嗚呼！爲天下者，不幸而失先定之謀，幸而得偶然之勝，正當守之以堅，養之以徐，而發之以審，其無爲敵

人所誤！《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一三。

使過論〔二〕

人主之於賢才，一有所疏者，必不復知之也。凡人之情，所昵者易於求其美，而所棄者每不見其所長。故曰：「已逐之婦無姬、姜，已絕之交無管、鮑。」其勢然也。世之忠臣才士，不幸而有所悞取疏外於其君而終身淪廢者，亦天下之常患也矣。大凡愛重生於密邇，嫌疑起於離間。疏外之臣，其君待之也輕，而視之不以爲賢，其左右之忌其復進者多，而攻其短者日至矣。視之不以爲賢，則其交也難合；攻其短者日至，則其聽者易疑。以難合之心，聽易疑者之言，其欲不棄於其君也，亦難矣。噫！天下之士固有失於豪銳少年之氣，而涵養成就於投閒置散之日者，人主烏可以其舊棄之耶？人皆咎文帝棄賈誼，以愚觀之，帝非真棄生也，而不逃歸咎者之口，有以取之也。漢至文帝蓋三葉矣，而秦、楚百鬪之瘡痍未復，劉氏之德澤於民者未深也，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謂今之治獨可以寬柔惠和，懽斯民之心，以厚其愛而壽漢家之曆，其它變更有所未暇。誼不念此，而欲一切反秦之故，以洛陽年少遽欲盡如其意，茲故文帝之不安於誼，而絳、灌之言所由入也。故帝之疏誼也，蓋將老其才使爲後圖也。長沙之謫，《鵬鳥》之賦，誼有以大過人者，於此而不賢誼，帝誠負誼矣。宣室一見，自謂不及，孰謂帝不知誼乎？嗚呼！帝誠知誼矣，且將大用之，而誼不及見者，天也，非人也，而歸咎

者卒莫之赦。然則世之人主，於其所疏外之臣苟有所可用，宜亟還之，毋使至於賈生之不及，以自取萬世棄賢之名也哉！《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八。又見《長沙賈太傅祠志》卷一。

〔二〕《祠志》題作《論前事》。

全宋文卷六〇四六

陳傅良 三〇

恢復論 上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任，五載而成帝業，且秦以虎狼之強，由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爲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意而爲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逃，滎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

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爲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其高帝爲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全，願得爲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帝，亦孰能處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一二。又見《古文集成》卷四〇。

〔二〕用：原作「有」，據《古文集成》改。

恢復論 下

處晉元之勢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棄而已矣。大抵不有所棄，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固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之，雖守之不足，況於攻乎哉？高帝之所以踣項氏者，以其棄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者，以其不棄吳於孫氏也。方信之虜魏豹也，請益兵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帝幾誤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帝之明於前，而良、平善料於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兵顛頓於滎陽、成臯之間，幾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并齊哉？假如帝之能并齊，項氏以躡

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齊之壤綿亘萬里，而爲楚得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敵楚決矣。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於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棄齊於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劉備亦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讎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能有吳亦明矣。蜀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掃巴蜀之甲趨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曹氏肯拱揖之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便且強者勝，是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踣魏，蜀能自爲蜀哉？故莫若使吳自吳，與之權而併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矣，因其欲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其力足以舉魏蹙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其不棄於孫氏而更生一敵〔二〕，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棄之而委之爲敵人之資，取天下者爲之哉？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棄之逖，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一二。又見《古文集成》卷四〇。

〔二〕一：原作「之」，據《古文集成》改。

備論上

兵孰難？曰：備爲難。備孰難？曰：輕於所戒而重於所玩者爲難。大抵敵人之曉兵者，必不肯犯吾之所戒而突吾三軍必向之鋒也。夫不肯犯吾所戒而突吾三軍必向之鋒，而其計必將趨於吾之所玩，而卒然畢集於一隅不警之地。故夫非甚愚之將而以其師壓坦然之境者，皆以聲餌我也，而其實必有所不至。嗟乎！其以聲餌我而其實不至，則亦愚我而已矣。是正智將之所貪，而用兵者多失之，蓋乏備之罪也。韓信之擊魏也，陳舟於臨晉，而以木罌渡軍襲安邑，亦信之愚魏豹也。昔者，晉人伏兵於二陵以邀秦，而蹇叔已知之。吳、楚匿死士於崤澠之間以伺漢〔二〕，而趙涉亦已知之。兵未有形而二子預料於千里之外，必知其潛師之所，使其謀人如謀國，則夫可入之間、可乘之隙，豈不盡在掌握間哉？然則淮陰之師設虛於臨晉而出其實於安邑，亦幸其無蹇叔、趙涉而已。魏而有二子者爲之計，而嚴備於夏陽之間，則浮罌之衆可以坐覆。故夫以其虛聲壓吾坦然之境而其實出於一隅不警之地者，智將可以兩得之，何者？吾以虛臨虛，以實待實，彼之所恃者實也，吾敗其實，則虛者潰矣。茲固季良所以謀楚者哉。噫！是非輕於所戒而重於所玩者不能也。《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一二。

〔二〕崤：原作「淆」，據文義改。

備論下

善用兵者，必掩人之所不意。夫掩人之所不意者，所以乘其所不備也。如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於兵者哉？大抵邀虛擊懈之師，非惟吾能知之，敵亦有能知之者矣。恃我之所能而墮於人之所能，故曰用兵之道奇爲難。昔者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其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爲不可也，莫若寂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爲從天而墮矣。嗟夫，孰知吳有田祿伯、亘將軍者已慮及此乎！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武關；而亘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之所不料者，正田生、亘氏之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以其堂堂之軍卷甲而趨，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試之鋒適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吳、楚之師不遇於武關，亦必接刃於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懈，當吳未試之全，嗚呼，茲固鄧都尉之所憂也哉！吾觀周侯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敝吳，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乏，故得以全制之。使吳而聽二臣之言，以其死鬪之銳不耗於梁而決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嫁禍於亞夫也，亞夫不危乎哉？然則涉之說獨行於漢，而二臣之言不售於吳者，天之相漢焉耳。嗚呼！爲將者其無愚敵而幸於天之所相哉！

守論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爲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翦爲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荆、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之阻猶無恙也，沛公瓦合之卒不繁於曩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束手就擒，一地之茅土盡爲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善乎，賈生、太史公之言曰：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西之地尚可全有。噫！非特秦然也，葛亮、陸抗而不死，吳、蜀亦未可以侮矣。故曰：守以險不若守以人。昔者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爲漢讎，議者多咎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晝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蓋在於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枕於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亦未敢越境而下也。而不知夫僨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旋旆未卷，而劉季已劫而奪之矣。羽不能止，徒王鄭昌於韓以爲西蔽，終亦以伺漢而已矣。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之失人也。及羽之擊彭越也，亦慮夫漢之過成臯也，而令縱公守之，未幾而縱公破，則屬之大司馬曹咎，堅壁以捍漢。甚矣夫，羽之愚也！且漢之不駕於楚者，皆羽之身與之角者也。羽引而東，雖百海春侯曾何足以礙漢哉？不數日而咎斃於

汜水之上〔二〕，則夫成臯之不守，羽之再失人也。至於漢高，以一韓信守齊，羽已有腹背之憂，武涉之說，足以見羽之無聊矣。嗚呼！漢之獲信，豈信之素宦於漢耶？羽不能用而棄之漢，則信之歸漢，實羽之助漢而自孤也。使羽而用，高帝雖欲不鬱鬱於西，可乎？然則項羽之失天下，非失險也，失人也。高帝嘗曰：「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噫，豈惟一范增哉！《十先生輿論注》前集卷一二。

〔一〕揚：原作「陽」，據文義改。

〔二〕汜：原作「圯」，據《史記·項羽本紀》改。

屯田論

圖天下之利者，不可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也。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則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奮而爲之，其利之效也未收，而害之形已先見矣。茲事之所由不濟，而忌者得以乘而破之也。昔者漢之憂在乎諸侯之逼，而唐之深禍亦以歷世之兵拏而未解也，則夫鼂錯建削地之策於七國方橫之時，蕭俛、段文昌之徒開銷兵之議於兩河甫定之日，豈非漢、唐之大利也哉？況夫強本以固國，戢武以安民者，三代之所歷行而未盡者也。以漢、唐之大利，而文以三代之美談，則其說

之易使，而其聽也易甘，天下之士必疾趨而樂附之矣，其誰曰不可？嗟夫，孰知夫削地之畫一下，而吳、楚之變幾危劉氏之宗社，銷兵之計一行，而燕、趙之盜復瀕河朔之地而卒無以禁之也哉！故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者，將以利天下，適以害天下也。雖然，是豈真不可爲耶？士大夫深思而遠慮，不爲名鉗，斯得之矣。天下皆以爲安，吾不遽而安也，而猶以爲甚危；天下皆以爲可喜，吾不雷同而喜之，而獨爲之深憂。其慮之也過，則其備之也豫；備之也豫，則其應之也亦不貽。是故處之而固，行之而成，雖有樂敗人之功者，亦無得爲之矣。今之屯田，已試之事也，而其效莫著於漢之趙充國，魏之棗祗。嗟乎！二子之迹，古人之美名也。充國以方隆之漢斃垂盡之先零，祗以未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許下，其從事於此也專，其所以害其成者無有，則其爲之也暇，而其責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哉？今日之事，未可以是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蹂禾稼者，中行說之所以折漢使，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趙充國、棗祗之美名以藉口，而不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備也哉！

《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一二。

和戎論

後世之師，不可以三代用也。非三代之不可用也，後世之不能三代也。昔湯之於葛伯，大王之於狄人，嘗卑而下之矣，然皆出於睦鄰之誠心，而非所以餌敵。故惟商、周而後可以爲之，未能商、周

而襲其跡，則將自斃以資寇，何者？惟有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者可以無事於術，而聽其自爾也。漢之高帝，自惟其無商、周之德也，故其圖天下一出於術，欲離之故合之，欲奪之故予之。雖其道異乎湯、武，然世之善論者未始不多其自知之明，而審其所處也。方其羣雄競馳、躡足而爭赴者，亡秦氏也，周章百萬之師戰於麾下以嬰其鋒，而已齏粉於章邯之手，沛公誠勇者，詎能徑入之哉？故爲之舒遲容與，陰以利啗秦將；及秦將一欲連和，而峽關之戰已合矣。高帝之入秦也，和也。項氏手裂土宇，錯建諸侯之國，其綿壤千里，爲楚、漢輕重者，無出齊右也，故虜魏豹、蹙陳餘，帝皆付之韓信而無憂；獨念夫田齊之強，桀猾變詐，未易以力鬪，乃遣酈生說之。食其之說一諧，而淮陰之衆俄集於歷下。則高帝之下齊也，亦和也。至其身以屢衄之卒抗雷轟焱至之楚，轉戰五年，棄官軍而狐竄者屢矣，帝之意知夫漢之不楚敵也，而惟和可以驕之。滎陽之圍，嘗請和於楚矣，而羽不聽，蓋有范增者在，而帝之計未行也。漢之四年也，羽以兵少食盡，自申鴻溝之約。當是時，籍志衰矣，漢得天下之半，若可以氣要而威制之也，而方懽然與之，略無難色。帝豈忘羽者耶？東兵未反國，而垓下之追曳踵而至，史臣以爲良、平之謀，不知夫高帝之蓄於數年者蓋至此始獲逞也。高帝所以滅項者，抑又以和也。嗚呼！而今而後，知夫豪傑有志之主其所以有就於天下者，未可以小廉曲謹論也。高帝之仆勁敵，而俱以和市之，使帝不忍食區區之言，負信誼於天下，則大事去矣，安能基四百年之業哉？故夫高帝深持不校之形以陷敵人於術中者，君子皆不之罪，蓋其圖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後之豪傑有志之主，能三代則三代，若猶未也，得如漢高亦足矣。《古文集成》卷四三。

易敵論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夫易敵者，兵家之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犯兵家之深忌而涉乎天下之至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常。韓信之將兵，楚、漢無與侶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栢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魏，而有二子者爲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奴，欲以五餌陷之，而不知中行說之教其君者，正欲其絕漢物。趙涉之說條侯，自以爲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祿伯者，其計適侔於涉。唐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對盧之策果合於太宗〔二〕。則夫詭思奇慮之士，靡國無之，用兵者挾己之長而短人，其危也哉！知彼而不知己，此兵法之所殆也。雖然，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往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憂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與忽之心勝，則賢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屈己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於夫差屢勝之後；至於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於之武，會稽之恥，句踐屬心於種、蠡。無他，強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卜之。故夫窮寇不之迫而立喪，垂亡之

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急攻疾取，所以深其慮，合其交，而使之自爲計也。嗚呼！守即墨而田單奮，入郢而申包胥哭，此燕、吳之所以反大敗於齊、楚也，悲夫！《古文集成》卷四三。

〔二〕對：原作「劉」，據《新唐書·高麗傳》改。

武備論

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爲犢，變劍爲牛，變矛戟爲鋤耰，變營壘爲畎畝，凡鳥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爲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於太平至治之世，嚴師徒，肅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極，曷嘗以兵爲諱哉？且虞周之時爲治邪？爲亂邪？雖甚愚者，知其爲至治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所書，在內則明射侯以爲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爲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聞其以兵爲諱也。武王之時爲治邪？爲亂邪？雖甚愚者亦知其爲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司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芟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爲諱也。舜之備既具，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武王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橐而奏戢戈之頌。人見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爲備如此之勞也，遂以爲舜之治盡於鼓

琴；人見其建囊之易，而不知其爲備如此之難也，遂以爲武王之治盡於建囊。使鼓琴可以盡舜之治，則房琯之惑董廷蘭，何爲有陳濤之敗邪？使建囊而可以盡武王之治，則始皇之鑄金人十二，何爲有勝、廣之亂邪？鼓琴一也，舜則可以，琯則不可者，有備無備之分耳；建囊一也，武王則可以，始皇則不可者，有備無備之分耳。房琯不善學舜者也，始皇不善學武王者也。論至於是，孰謂練兵嚴備非太平之先務也？愚故曰：兵者，非治世之所諱者也。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人徒見文帝之結和比鄰，煙火萬里，以爲偃武之功也，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細柳棘門之備而已。人徒見章帝之儒館獻歌，戎亭虛堠，以爲偃武之功也，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以有金城戍邊之備而已。人徒見太宗之四夷冠帶，胡越一家，以爲偃武之功也，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以有殿廷習射之備而已。晉武帝當平吳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州郡之備，終致五胡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玄宗當開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中國之備，終致祿山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德宗當興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河朔之備，終致藩鎮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由是觀之，銷兵乃所以召兵，閱武乃所以偃武，其理甚明，無足疑者。然則人君當無事之時，其可不爲先事之備乎？抑嘗謂衆人之所輕，乃明君之所重；衆人之所後，乃明君之所先。凡開闔操縱之權，固非常情之能窺測也。何以知之？以光武之事知之。當用兵之際，衆人之所重者騎射也，所輕者《詩》、《書》也，光武乃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於戰馬擾攘之中而篤仁義禮樂之用，輕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輕，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當偃兵之際，衆人之所先者，文事也，所後

者，武備也。光武乃疏築亭障，脩明烽燧，於宴安閒暇之中，而嚴守禦捍防之備。後衆人之所先，先衆人之所後，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天下方尚武，吾獨示之以文；天下方尚文，吾獨抗之以武。一弛一張，與時推移。彼見其勝敵謂之勇，見其治國謂之柔，是皆刻舟膠柱而求其迹者也，烏足以知光武！《古文集成》卷四三。（以上六卷郭聲波校點）

〔二〕周：疑當作「舜」。

全宋文卷六〇四七

陳傅良 三一

博愛之謂仁論

道公於天下，見之私者小之。君子不大其說以辨焉，則昧者莫覺也。甚矣，小見之害道也！夫心與道一，道與仁一，仁與萬物一。自佛老離仁於道德之說，而天下之言仁者始小。嗟夫！彼其小也，於仁固無加損；此其大也，於仁亦豈加益。君子必辨焉者，聖人之道包容天下若是然也。韓愈作《原道》以闢佛老，首之曰博愛之謂仁。韓愈以博言仁，以佛老小吾仁者也。凡君子之言道，定以名之者，非君子之意也，覺天下之不知者也。天下不知易，仲尼是以生生名易；天下不知中，子思是以喜怒哀樂名中；天下不知善，孟子是以可欲名善。理在天下，自有定論，而何假聖人之名言者？然則，非君子意也，覺天下之不知也。仁之說具於《易》之元，隱於《洪範》之極，散於《中庸》之誠，詳著於《論語》之克己。博愛之名未立也，愈也以博愛言仁，定而名之，是豈爲知仁者告也？毋亦以爲

佛老不知仁者設也。陋矣夫，佛老之不知仁也！堯舜以仁官天下，禹湯以仁家天下，伊周以仁相天下，孔孟以仁師天下，孰非此愛之加？而佛老者曰：仁，小惠也，吾相忘於道而已，奚仁爲？嗟夫！壁魚見日於隙，曰：日之明，咫尺也。坎蛙見水於井，曰：水之深，尋丈也。佛老見仁於小惠，而曰：仁之施，區區也。愈闢佛老者也，不名言以大吾仁，烏在其爲闢佛老者哉？昔者生民之初，天下蓋不能自立也。聖人者以其博愛之仁，凡爲天下利悉爲之備，其寒也衣，其飢也食。其居之陋也，宮室之；其涉之危也，舟楫之；其羣之爭也，書契之。是果何心爲之耶？此以仁心爲之也。彼佛老生死吾仁之中，而懵然以爲無賴於仁，其亦不知本也甚矣。嗚呼！佛老之不知吾仁，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而且以其說禍天下之知仁者。世無韓愈，吾見仁道其幾息也。太史公嘗言，申、韓之慘刻，皆原道德之說。夫道德者若非爲慘刻之唱，而其流必至於此。蓋其同死生，絕親戚，置天下於不愛之地者，佛老基之也。故自佛老之說行，天下之愛始衰。愈也以博愛名仁，亦以還天下君子長者之道，而惟吾仁焉是歸也。故嘗爲之說曰：魯哀公小儒，孔子大之，而儒始尊。叔孫武叔毀聖人，子貢大之，而聖人始尊。佛老小吾仁，韓愈大之，而仁始尊。而好議論者又從而疵之曰：愈之賢不加於孟子。孟子於兼愛之墨，力以不仁闢之，而愈之所言，不幾佐墨者？噫！遜美行也，子噲之不取，用之過也；廉亦美行也，仲子之不取，亦用之過也。愛豈賊仁者？而墨子之非，亦用之過也。學者烏可醇孟而疵韓？

《論學繩尺》卷三。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王者之法如何論

人君不必遠有所慕。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似若無害也，而君子不之取者，以近者不足慕，棄而遠求可也。遠而無異於近，則何必貴耳而賤目哉？而況天下之理得於所聞，不若得於所見之詳。且吾惟無所見，則亦無所慕；既獲見矣，踵之躡之，惟恐其不彼若也，奚暇他求哉！此而不求，徒以古人已陳之迹而求聞其所未聞者，吾意其竊是名以夸天下也，其於治夫何益？王者之法如何？吾意成帝問其所不當問，杜欽之答又答其所不當答，君臣胥失之。嘗謂慕堯舜者不堯舜，慕三代者不三代。居今而效古，惑矣。彼堯、舜、三代非不足慕也，吾刑罰不能清，何有於畫象？吾政事不能修，何有於舞干？吾賦取無度，教養無術，何貢助徹、校庠序之異哉？故凡治效不古，若皆慕古，過也。吾不能於今而能於古乎？是故嘉唐虞者漢其治，輩堯舜者唐其俗。田非不井也，而新自新；官非不周也，而秦自秦。孰知夫成、康其稱者，循高祖之法，而商、周其德者，守漢家之法度也。彼冀其相若者，亦以其不今於今，則亦不古於古也。君天下者其可捨近而慕遠哉！豈可略所見而稽所聞哉！伊尹告太甲，周公告成王，吾不知其幾言也。昧爽丕顯之說，子惠困窮之說，懋敬厥德之說，克自抑畏之說，一言一湯，一話一文。伊、周非不以堯、舜望其君，正以人君不必遠有所慕也。湯、文、殷、周之堯舜也。慕湯而湯，慕文而文，亦堯舜也。奚必慕唐虞之堯舜也哉！嗚呼，成帝王者之法之詔，杜欽天地

之對，有愧於伊、周多矣。漢之天下，高祖以寬仁結之，文、景以恭儉固之，漢武以雄材恢拓之，孝宣以綜核震厲之，子子孫孫，律令漢也，爵祿漢也，賦役漢也，科制漢也，兵農漢也，成帝此慕此稽則此治矣，近之不公，而遠訪也，帝欲禹湯耶？文武耶？身漢而治不漢，帝慙且慙矣，何禹、湯、文、武問哉！不劉不王，不功不侯，此帝家法也。五侯茅土，諸舅秉軸，何法哉？輟洗所聽，止輦所受，此帝家法也。章之死，輔之罪，漢法似不如此也。未明求衣，厲精爲治，帝知之矣，帝熟之矣，湛酒溺色，日以夜繼，帝誰法歟？帝而慕帝之家法，雖不純三代，而漢之三代矣。尚焉舉所見之法而燕越之，而遠者之慕，將誰欺歟？雖然，帝之治固失矣，吾猶冀杜欽之對，有以開帝之漢也。吾意欽以帝之所見爲帝反覆言也。今不是法而以法天地者爲言，嗚呼，何欽之所言不達時務耶？人君非甚庸亦必知所失矣，豈待欽言耶？欽而王陵也，吾知必以非約對。況帝之時，名號雖劉，而柄實王也。帝而問以漢法，則權不王而漢不新；帝不之問，帝惑於遠有所慕也。欽不是對，欽非愚也。欽，鳳黨也。言則帝悟而鳳斥矣。欽恐一言而帝以感悟，此欽之所見，欽肯是言耶？高宗俾率先王之訓，說告以先王時憲；德宗庶幾二祖之間，李絳對以合法祖宗。欽非愚於此也，言則帝悟而鳳斥矣，欽肯是言耶？漢之不振，吾始成之尤，而終欽之尤。《論學繩尺》卷四。又見《止齋論祖》卷下。

山西諸將孰優論

論曰：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也。於賢者不能自免之中，而挺然特異者，是未可以習俗之移者而例論之也。何則？習俗之所積，士之氣習遷焉。人惟遷於流俗，故皆誘於所長，而不知陷於所短。其間能有所見長立於品彙儔伍之中，蓋艱其人。君子論人，烏可例取之哉？漢之諸將，山西之族居多。然其風聲氣習，喜功名而乏器識，優於勇敢而劣於涵養，雖賢者猶化之，而無深沉渾厚之習。獨充國、蘇武二子挺乎其中，似非山西人物。班固立論不能抑揚之，而猥以例取。漢山西諸將孰優？微二子吾誰與歸？且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沈；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樸野。蓋舉世皆有，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則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大抵湍水無蹤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習俗之移人，鼓舞變化，雖賢者墮其中而不自覺。齊人多詐，公孫儒者猶爲之；楚人深於怨，雖屈原之賢不能免也。嗚呼，孰謂山西之風聲氣習而有蘇、趙二子者乎！自秦之興，功利之說一開於商君之齒頰，詩書禮義之澤斬於李斯之手，士之雍容寬大之氣又摧敗困死於始皇敲朴之下。其民安於戰鬪，狃於攘奪，頡頏相高，爭欲奮牙距而搏噬者，至漢猶未泯也。賢如李廣，以敢目之可也；賢如辛子，以介目之可也；賢如傅子，以銳目之可也，其深沉渾厚何有哉？數子之餘，益不足道。孰謂山西之風聲氣習尚有如蘇、趙二子者乎？夫充國佐方隆之漢，斃

垂盡之先零，振兵壓境，雖以無道行之，滅此而後朝食，誰曰不可。武也銜命敵庭之日，雖欲屈而臣之，以其碎首全璧之勇，死於一擊，以寒氈裘之膽，似可快也。是何充國舒遲容與，以孩提視罕開之屬，方休兵屯田以厚吾之勢，而獨弱其力以徐伺有定；武亦鮮腆倨傲，以虛舟飄瓦視單于之橫逆，雖濱於死者數四，終不肯爲匹夫匹婦之諒，莊乎其容，浩乎其氣者不衰也。嗚呼，豈惟山西，雖漢之諸將，孰有出於二子之右者乎？爲將之道，不憂其無功而憂其貪功，不貴其敢死而貴其能處死。故夫徼危幸釁，逞於一快之怒，非國家之福，而養威持重，忠於君命而不携貳者，真愛國之將也。孰謂山西之風聲氣習而有憂國之將如斯人者哉！況夫天下之事，沮於羣議者易變，而咻於衆人之口者不能奪也。充國上屯田之策，而破羌彊弩，諸將惡其成而樂其壞者多也。武之在匈奴，李陵、衛律之徒劫制耳語者非一人也。而二子視之若無，曾不加動，守之愈固，居之愈安，作之愈高，非有憂國之心出於天授，孰能至是乎？孟堅作史，不能輕重言之，噫！後世無君子之論，則二子亦山西人矣。謹論。

《論學繩尺》卷五。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魏相稱上意論

論曰：古之君臣，其心則相知，而其道則相濟。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足，君子猶以爲未善也。凡人臣之事君，不度其君之所可爲，以就其有爲之志者非也；安於其君之所可爲，而不輔其所不能爲之

缺者亦非也。何者？拂其上之所欲，相持而至於相戾者，固君臣之患。惟其所欲之便，相徇而至於相歡者，尤君臣之患也。故夫善事君者，雖不逆其意而戾其所欲，亦不逢其意以求中其所欲，是非相知以心、相濟以道者不能也。漢之魏相有聲於宣帝之日，君子賢之。然帝以刑名繩下，相以嚴毅總職，史臣謂其稱上意是已。獨惜乎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足，猶未可爲善也。魏相稱上意，請申論之。夫自知其君可以王而與之王者，伊尹也。自知其君之可以霸而與之霸者，管仲也。是故伊尹之說成湯無卑論，湯之受之也無難色；管仲之說桓公無侈說，而桓公之受也亦無異圖。君臣之間相知如此，而不可以致治者，無有也。君臣之相知誠樂其如此也已，然而人主之患，每易恃其所長而狃於其所快。夫恃其所長，則其才果於自用；狃於其所快，則其志易失之偏。而爲之臣者，又每售其所喜，而不責其所難入。夫售其所喜，則其過也莫之抑；不責其所難入，則其不及也莫之強。以自用之才，加之以易偏之志，而徒見夫不抑其過，不強其不及之說。嗚呼！徒相知無以相濟，其患蓋如此哉！漢之宣帝，人皆知其爲英主也。不懼其不明也，懼其明之過於察而入於苛也；不懼不斷也，憂其斷之過於嚴而流於忍也；不憂其不勤也，憂其勤之過於銳而幾於侵下也。魏相輔之，總領衆職，使上下無苟且之意，而公卿多稱位之人，其無負於宣帝之爲者，相知以心，孰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君子不爲無恨於弱翁也。昔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周公之法，議能議功，不遽以一眚絕天下之才也。霍光親握天子璽，擁而立之，借使無後，猶將十世宥之。相乃發其已往之私，卒使功臣之盟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廣漢之吏才，漢廷希有

也，不幸而麗乎罪，尚宜以八議之法貸之。相獨以忤己之私憾而於民泣而請代者，舉京兆弗恤也。何刻哉！以宣帝之刑名，而相以嚴刻佐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信矣。然孝宣之治甘於雜伯，亦相之無以廣之也歟！大抵人臣之相其君，非於其有餘者將順之爲可喜，而增其所不能，裁其勝而約之中者，斯可貴也。高祖自任以爲馬上治天下，向微陸賈詩書之說，帝之勇氣未衰也。以唐德宗之猜忌，宜趨於亡而未亡者，陸贄之仁義實扶持之。嗚呼！孝宣固未必愧於二君也，孰謂相賢相也而有愧於二臣哉！謹論。《論學繩尺》卷五。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使功不如使過論

論曰：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耻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滿者，不可屢逞；而摧敗困踣者，是乃明王之不棄者也。何則？人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畏其敢，而畏其專。蓋惟挫者有所戒，而銳者必驕；敢者處事以易，而專之者難之也。夫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爲之，嗚呼，難矣哉！惟夫摧敗困踣之餘，則其心之切於自效，而愧於無以自贖也。切於自效則其用力也專，愧於無以自贖則其爲謀也不敢以不戒。以此遇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哉！此使功不如使過之意。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嗟夫！士不可以成敗論也。士以成敗論，天下微全

人矣。凡天下之物，遭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深逝，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必世之所謂孤臣孽子也。士果可以成敗論哉？況夫英雄豪傑之士，非以其才有餘爲可喜，而以其更事之不多，器識堅勇之不足爲可慮也。啓發之機，必生於憤悱之後，知情僞者，亦得於險阻艱難備嘗之中。久於得志，非人臣之福也。故凡英雄豪傑之士，不有以沮抑其氣，拂亂其所爲，以固其謀而大其所受者，不足以大用於天下。昔者留侯以其讎秦之志，不勝其忿，而奮於一擊之間。當是時，子房蓋幾死矣。及其以謀輔高帝，則能舒徐陰伺，以決楚漢之雌雄。李陵之勇，嘗以數百騎深入不毛之地，蓋漢將之翹楚也，而終於償軍降敵。是何其拙於前者或智於後，勇於昔者乃大謬於今耶？蓋惟夫一擊之誤，陷於虎口者，有以忸怩留侯之心，而增益其所未能，深入之功，高出漢庭之右者，乃所以盛李陵之氣，奪其魄而覆其軍也。嗚呼！人君其可以摧敗拂亂之者，而棄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大抵天下之功，未嘗不成於有所警懼，而敗於有所忽也。懼心起於自訟，忽心起於自矜，茲二者，功過使之也。昔人有夜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一發沒矢，下視之乃石也；却而復射，則矢躍無跡。夫射一也，而中否異焉，何哉？以虎視石則其心有不免之懼，以石視石則恬不知怪而以戲處之者也。故夫有功處事，以石視石者也；以過處事，以虎視石者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視石之心者而用之，亦何所不濟哉！而每每以過棄人，是未免以成敗論矣。吾嘗見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乏絕。夫

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惓惓於老死不侯之李廣，何也？亦嘗疑之矣。蓋至於孟明、秦穆之事，然後喟然嘆曰：「嗟夫！子長之意深矣！」世無秦穆不識孟明。士之以有過棄者，不獨李廣也。賈誼紛更之請，似有少年浮躁之失，誼之思未熟也。長沙之謫，誼有大過人者矣，而亦卒以不用死。嗚呼！誼之不得爲孟明，不足恨也；文帝之不得爲秦穆，可惜也哉！謹論。《論學繩尺》卷五。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子謂武未盡善論

論曰：聖人之心，苟有所不足於中者，無隱也。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足者？而事變之來，不能盡如意也。事變之來，不能以盡如吾意，而吾適遭其所窮，不得已焉而冒爲之，聖人之心始病矣。夫惟其病於此者，而天下之大無足以解吾之戚然愧然之意，蓋將所在乎見之而不能以自禁。見之而不能以自禁，而又何暇乎文之以爲欺？嗚呼，茲其爲盛德之事也！武王之武所以爲未盡善，而吾夫子所以深察其心也。大凡人不幸而犯不韙之名者，其辭氣容色必有所諱晦者也。於其辭氣容色有所諱晦，則君子必以爲犯是不韙也，必其本心爲之，而非有所隱誑。何者？吾心果有所誑，則亦何畏乎天下後世之共知也？古之聖人所自見者吾心，而非所恤於天下後世之辨吾與否。故雖有負俗之累，而蒙人之疑，亦以爲吾取之而不辭。嗚呼，茲武王之武也，所以見武王之心，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

也。固矣，文王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子，能不興周，而不能保商之不亡，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集。則夫武王之事，誠有所大不得已者。天下之美名，豈惟夫人樂得之，聖人亦樂得之。武王亦何爲安於居天下之謗，而使夫後之人得借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者？武王而安於居天下之謗，則必其身後之名有所不忍計而後爲之，而非其所欲。蓋使吾身獲廉退之名，而斯民被不可一朝居之禍，則是一人病天下也。武王寧以天下之故病一人，無寧以一人之故病天下，則牧野之師，豈必待伯夷非之而後知，雖武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爲之。吁！武王之勢極矣！象成之樂，無亦爲周之王天下而作者邪？以周之王天下而至於作象成之樂，而武王之志尤怛然。甚矣，於此乎有不足之意焉，固非武王之耻，亦非武王之謙也。武王之心，猶湯之心也。湯之慙見於言，而武王之未盡善見於樂。聖人豈固以聲色欺人者？蓋其胸中之藏，與天地并，固不肯以其心之知而忌夫人之知也。後世或有察焉，蓋將緣是而得吾之微，而吾亦庶乎其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不吾察，則將叢謗於吾身，吾無憾焉爾。嗚呼！世之察不察不足道，而武王之心則見矣。魯昭公之爲，人皆知其非禮，則黨君之責其過也無疑。故夫陳司之有言也，夫子亦安受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以過聞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則亦寧有所避？而或者後世必有知吾言之非黨者也。然則武王之樂，其未盡善也，固武王之不幸；而周衰焉，有夫子焉知之，乃武王之幸也。謹論。《論學繩尺》卷六。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仲尼不爲已甚論

論曰：聖人之道欲行於天下，則亦不可孤而立也。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則聖人之於天下亦難乎責之以詳。夫其望我過高也，而吾又詳責之曰：必如是而後可與行道。使天下而皆如聖人之意，則亦奚不可者？惟聖人之不能盡如意也，故其勢將必至於拒絕，而人心亦重自疑畏矣。嚴拒絕之法以離疑畏之心，而後聖人始孤。嗚呼！吾未見夫孤立於天下而後可以行道於斯世者也。此無意於天下，愒然以自潔者之爲，而謂夫子爲之乎？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夫子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且天下均若人也，而聖人獨有以異，而舉世無與爲侶，此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幸而在上爲堯、舜，爲湯、武，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便，其理宜，則亦可以徑行而無忌，勇爲而不屈。不幸而在下，無堯、舜、湯、武之位，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逆，其理反，必委曲爲之，吾猶憂聖人之道大，天地不足以爲容，而終其身窮然而無所入矣。若是而猶甚焉，吾不知夫聖人之以道自累如此也。夫道之不行也，未必皆天下之過也，或有道焉而不善用之也。蓋立己於峻，則其迹固不可犯，而強人於太難者，中才皆有所弗堪。爲是不可犯之形以求弗堪之情，則其道始不可行於天下。昔者子游謂曾子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爲仁矣。」夫以其堂堂也，疑似足以拒人，則人雖有樂爲善之心，而不敢與之并立。使人有爲善之心而不敢與我并立，

則凡沮人之善心者皆子張之爲也。彼子張一賢者爾，子游、曾子皆其深交，而猶以其堂堂而病其難，況夫以夫子之聖而甚爲之，吾見天下之病夫子者多於病子張者矣。是則夫子之所憂也。他日子張之論交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吁！是非子張之言也。其諸夫子之憂之而告之以是，而廣其介然之室也與！其曰異乎吾所聞，蓋聞諸夫子而已。吾於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爲量也。故其言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憂固至此也哉？且君子誠不可孤而立也。其出也，或爲之主，或爲之僚；其處也，又必或爲之徒。一出一處，未嘗一日離夫人也。不可一日而無人，而夫人未必皆明君，未必皆賢卿大夫，未必皆才子弟。吾則曰：是皆不足與行道，惟遠之不懈，惟疾讎之不足，惟恐其影響之不幽。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羣鳥獸而已矣。夫舉斯人而不足與居，至於鳥獸焉是羣，是聖人之待人類薄於待鳥獸也。嗚呼！又烏有身爲仁義禮樂之主，而可以待人類薄於禽獸也哉！是故夫子之於晚周，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聖人之道非固如此，徇乎人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其過不專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夫惟其如是也，故雖春秋之時之人，猶能樂其實而用其情，愛其恕而安爲之黨。衛靈、魯哀之君，自忘其愚不肖，而願有所請。由、求數子非不急於仕者，陳蔡之厄極矣，寧忍於飢寒流落而不忍去。嗚呼！此夷、齊、沮、溺、段干木、泄柳之徒能致者哉！此孟子所以姑舍是而願學夫子也。仲子之兄，不義而受齊祿，猶盜跖也。戰國之諸侯，其取之民猶禦也。猶盜跖也，不可以居；猶禦也，不可以受。孟子則曰：吾猶居之，猶受之。不以仲子爲廉，且戒萬章勿却也。其從

容氣象，宛然孔氏家法也。噫，甚矣，軻之似夫子也！甚矣，軻之似夫子也！謹論。《論學繩尺》卷六。
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爲治顧力行如何論

論曰：士有一旦卒然遇其君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則亦何以告之？徒信而許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又不可。蓋吾誠有見焉，則語之有故而入之有繇，斯可以切中乎其心，而深動乎其聽。語之無故而入之無繇，彼將以爲卒然之泛言，而無益於理亂者矣。是故君子寧緩言之，姑勉其自爲，而徐爲之計。申公之始見武帝也，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公之意蓋有待而後言也。嗚呼！可謂老成長慮者矣。是何也？獻言於其君，莫難於其始。欲聽言而吾未得其所以言也，羨慕之未專，趨嚮之未一，則其臧否無形而得失無證，而言之不過曰，欲如此、欲如彼矣。夫莫得其當而一聽其所擇，此所謂書生之冗談，而人主之所習聞者。昔者傳說之遇高宗，其君臣甚相歡也，而說未始有一辭及當世者，命之以納誨，復之以從諫，皆大略之說也。及進之以率百官，則始一二而言之。蓋至於黷祀之論累數十言，而高宗不俟其終篇，輒勦其說，而有旨哉之歎，然後知說之發誠中矣。說非有懷者猶如是，蓋卒然一見之頃，其告語之法如此。武帝之立，年猶未冠。而其任申公也，臨政猶未期月也。王恢、嚴助之策未施，而邀功之隙未開；文成五利之技未售，而神仙之好未萌；相如、枚臯之賦

未奏，而文章之習未勝；張湯、杜周、桑弘羊、孔僅之徒未並進，而賦斂、刑法尚文、景之舊也。當是時，仲舒對策，帝爲之善，則疑於是；田蚡用權，帝不之禁，則疑於非。出見臧綰，與論經術，則又疑於是；入見竇后，與論黃老，則又疑於非。公也，以山林耆老，一日入對，其諫耶？勸耶？抑匪諫匪勸而游說之耶？夫其幾冠之年，方爲是末期之政，以疑於是非之心，而聽勸諫不定之說，則是誠無益哉！故豈若從其所自爲而詳察其行矣。凡天下之事，履之而後見，有所試而後可以求其所欲也。使武帝力行之，某政善，某事得，則吾有勸未晚；某政不善，某事有失，則吾有諫未晚。嗚呼！老成長慮顧不輒發也如此，夫當禽而射，矢無虛捨，天下之良工也。意病以加藥，庸醫爲之。故凡與人而有言，而言不見信者，非其料想之說，則其嘗試之說也。況人情有其意而無其形，吾從而言之則諱。懷其實而無其名，吾從而指之則逃。孟子一見齊宣，遽許之保民，宣王不自諒也。易牛一事，齊王甘聽焉。管仲之責楚固巧矣，南征不復之事，楚終得以辭之，無他，吾臆之也。是故臧否無形而得失無證，則不可泛言乎其君。若申公者，誠非所謂書生之冗談也。謹論。《論學繩尺》卷七。又見《止齋論祖》卷上。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論

論曰：不見天下之爲大者，其自視小者也。夫自一介而上，皆人之所役。役焉求之而弗遇者，况

夫天下而有無故之獲哉！天下不可以無故得也，而儻然得之，則若必有以大過人者。嗚呼！吾視吾身，誠有以大過於人而能得天下，則夫得天下者始可挾之以爲喜，固之以爲私。何者？其自視哆然大也，則視其所有，皆蓋世服人之具，則亦甚貴重愛惜也。知此始可與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說焉。且夫堯授舜，舜授禹，誠非敢輕也，誠擇之、試之、詢之、卜之之悉而後與也。夫擇於斯，試於斯，詢且卜於斯，必無以易我者焉，而後上之人退然而遜之，下之人偃然而戴之，則夫所以崇高富貴我者，皆其善後之深計，而其所以奔走服役我者，亦其圖安之覬心也。反而觀我焉，彼皆利賴我者也，皆屬望我者也，則凡致乎此者誠吾能，而居乎此者誠吾宜，亦可以拱受而無愧，敢當而不懾。舜、禹也，一則曰吾不堪也，二則曰吾不堪也，吾無以異於人，而胡於我乎遜，而胡於我乎戴也？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無窮之求，性分之累也。是故君固與之而固辭之，民固歸之而固逃之。嗚呼！夫其致之者可以爲吾能也，而顧曰吾憂；其居之者可以爲吾宜也，而顧曰吾累。河南陽城之避，悶然而不就；禹益之薦，汎乎而不嗇，彼其視天下何眇乎其小也？其心固常常而曰「我何以有天下」云爾也。勅天以爲戒，非以患失也；叙功以爲歌，非以干譽也；賞罰以勸沮，非以立權也；禮樂以藩設，非以飾治也。吾職之不共，吾責之不塞，吾懼焉而已矣。故曰：其自視小者，不見天下之大爲大；其無係於物者，無我也。凡天下之人，簞食豆羹，抱關擊柝，皆可以驗匹夫匹婦之心。何也？惟我之爲快也，是故遭意外之幸者多盛氣，會適成之功者每德色。以舜禹之得天下，而始之以欲然，終之以欲然，是其胸中之藏，天地同量，盈之而益虛，過矣而已化，巍巍之道亦可想也。而好事者猶曰：舜臣瞽瞍，而禹德

衰於傳子。嗟乎！吾觀書傳，至舜之傳禹，懇懇如釋負，皇皇如有求。而禹也雖衣服飲食之微，曾不少適吾之意。夫過卑以下其臣，而顧以施諸其親；不以便其身，而顧以利諸其子孫，雖微孔、孟，吾不惑之矣，而況孔、孟之說昭如也。謹論。《論學繩尺》卷八。又見《止齋論祖》卷上。（此卷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四八

陳傅良 三二

唐制度紀綱如何論

天下無離道之法，離道非法也。古之治天下者純任道，後之治天下者純任法，儒者固有是言。自儒者之爲斯言也，而始離道於法。每以爲後世徒法而已，其間固有彼善於此者，竊取先王之制而整齊之，使天下之無法爲有法。然而分畫益詳，維持益密而道德之意益薄，是亦徒法而已。嗚呼，徒法必不能以自行，而其失又在於徒法也。漢而下，法莫備於唐，而先王之法猶僅見於唐。太宗之所以爲唐者，其得諸仁義勸行□一言歟。夫苟行仁義，則其爲是法□□□□出是者矣，吾未見夫不下缺八字。略用其法者也。下缺九字。惟不知唐，真不知古，下缺十一字。之。下缺十四字。書其目見於下缺二十字。所謂秩宗政典、九刑之書者，類不下缺數字。吾求其制度矣，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一)，而拔之於表著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吾求其紀綱矣，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之於尊卑之秩、

長幼之叙、內外之權、輕重之勢。而所以分畫甚詳，而維持甚密也。當是時，清談不作，而士大夫相與講切，率不外此。蓋至於舜禹傳心精微之論，寂寥簡短，不能數語。夫豈不足於道，而數數於法守歟？夫誠非不足於道者，而猶數數若是，蓋不若是，非所以爲道。任道而廢法之論，其殆出於周之末造儒者傷今思古、直情徑行者之說乎。大道之行，無所事法，蓋記禮者以爲仲尼嘆魯之言。噫，是非夫子之言也！何者？《春秋》一書固拳拳爲制度紀綱作也。自漢而下，晉以清淨廢法，梁以虛無廢法，魏以夷禮廢法，而卒大亂。若是，而曰徒法之失，彼烏知法哉！然則自漢而下，人主粗知道者莫如唐太宗，粗知法者宜亦莫如唐太宗。蓋嘗論太宗以戰爭百勝之餘，一旦悉心委計，聽讐臣之言以行仁義，此時此意，殆與牧野之師下車未幾而身就亡國之虜以訪《洪範》者同量。若是而不足爲法，將誰足以爲法耶？自今觀之，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其制度粗立如此；若內之省府、外之方鎮，其紀綱粗張如此，非真有行仁義之心歟？則是數者將以憚頌廢，否則以無近功廢，又否則以緒出於思周隋而耻習其後廢。唐之法粗可以傳後，非偶然者。雖然，一再傳之後，民猶有在官之田也；曠騎未立〔二〕，府兵尚無恙也；兩稅未□，租庸調如故也；樞管未分於中書，則府省猶前日之舊也；藩鎮之擁兵未彊，則權姦殆無以陸梁也。法猶在，而唐之亂形已見，藩牆之間，敵國生焉，獨何歟？儒者因是謂分畫益詳，維持益密，而道德益薄之效，遂將藉口以盡去先王之舊。嗚呼，吾獨以爲唐之三百年而存者，爲其猶詳且密也；唐之一再傳而亂者，爲其猶不詳且密也。何也？身者，人之儀也；家者，天下之本也；宗廟朝廷者，州閭鄉黨之所從始也。唐世之法，大凡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一身；

偏於四境，而不及於其家；州閭鄉井斷斷然施之實政，而朝廷宗廟之上所謂禮樂者則皆虛文也。當是時，坊團有伍，而閨門無度，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足以相維，而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若是而又曰唐法之病於詳且密，夫詳且密固闊略於其上而纖悉於其下，捨本而重末邪？然則爲唐之制度紀綱宜何如焉〔三〕？曰：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而放之於表箬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則唐之制度非唐之制度也；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之於尊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則唐之紀綱非唐之紀綱，三代之紀綱也。嗚呼，三代之法吾固不以望之晉、梁、魏也，至於唐略定而多闕，幾舉而卒不遂，是將安咎？夫以太宗之英明，可與行仁義矣，而纔若此，何也？彼固出於好名，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古之論者曰：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凡爲天下國家以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得如斯人而與之復古之法，庶乎詳且密矣，庶乎知法之果不離道，而清談不作矣。《止齋論祖》卷上，明劉弘毅慎獨齋刻本。

〔一〕「席冕服」三字原缺，據下文補。

〔二〕「曠騎」：原作「廣騎」，據唐制改。

〔三〕如：原作「加」，據文意改。

樂天者保天下論

聖人之心，其所以安於無故之變者，初非其利而爲之也。事變之來而出於無故者，人情之所甚不堪，而聖人豈固矯情而安之者？誠知夫天下之理，凡非吾自爲之者，皆天爲之，則夫無故之變亦天也。惟知天理之或然也，而是非曲直之說無與乎其間，則亦不必歸咎於彼而求伸於我，是故遭之而不疑，受之而不愧。不疑不愧，則坦然無事，而爭端不作，則彼之所謂無故之橫逆者及我而不及天下。嗚呼！聖人之安天下，如斯而已矣。天下之被吾澤者，吾猶不暇計，而況乎謂聖人爲是不校之形，將以大得志於他日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而論其人則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世之君子惑焉。蓋曰：湯卒有葛之師，而文王卒有昆夷之役〔一〕。或者湯、文之事固有所就於天下，而非其樂天之情。吾固爲湯文辨，而且爲孟子辨也。甚矣，世之以利心窺聖人也！彼特見夫堅忍以俟時，舒徐以觀釁者之爲，與吾聖人樂天之事形似相近也，則亦曰聖人之心固將有所就於天下，而非其樂天之情。嗟夫！裂眦之怒，藏於嬉笑，背面之毀，隱於緘默。此市人少知，義者不爲也，而謂聖人爲之乎？故夫聖人之心未可以利心窺之也。彼其被意外之患而居之以寬，有積強可爲之勢而退焉若怯者，其分量固大，其見固定，而察乎天者固審也。何也？凡盛衰之相推，而貴賤之相使，強弱之相加而賢否之相用，其至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者，是必有數焉，默行乎其間而人事不能以獨專。是故子路

無可愬之理，而公伯寮無自愬子路之心；孟子無可沮之說^(二)，而臧倉亦必無沮孟子之心。茲天說也。以聖人之盛德，而天地之間猶有夫撞搪叫號^(三)、忿觸而怒抗者，是豈聖人有以致此，而夫人亦奚爲而如此也？意者其天也邪？蓋至於是，吾固不知所以使之者，而彼亦不知其孰使之者。我與物皆德其所爲而莫得以窮其所歸，吾於此將孰從而尤焉？有順受而無捍拒，有暇豫而無遑遽，有哀矜撫慰而無忿憾鬪爭。彼以橫逆來，而我安然受之，則彼橫逆之禍能加乎我，不能加乎民；能犯於亳、殷、岐、豐之君，而不能勞動震駭乎亳、殷、岐、豐之衆與夫葛伯、昆夷之民。隱然之福及乎天下，而吾則何利於天下之被吾澤也哉！水不與土爭而魚利，山不與木爭而禽利，聖人不與國爭而天下利，亦其有容之末效^(四)、不戰之餘福固如此爾，聖人不知也，而何利乎他日之得志哉？雖然，彼以其始事而終伐焉而惑乎湯、文者^(五)，亦不明乎天之說也。天之說固有定未定也。且天之於物也，其傾也或張之，其就也或因之。日將暝也大明，雷將震也深蟄，是其猶未定也。葛與昆夷猶足以難湯、文，而湯、文猶爲葛伯、昆夷所屈，其諸未定之天歟。及其定也，則湯、文有不得已者矣。昔者亦嘗疑於禹、益之事。且禹之伐苗也，固歸之天；而益贊禹之班師也，亦歸之天。以前日之伐爲天，則今日之還非天矣；以今日之還爲天，則前日之伐非天矣。而禹、益皆曰天焉。豈禹之欲伐焉，姑假天以辭苗？或益之欲還也，假天以懼禹邪？禹、益非假天以自文，則必有道矣。吾固曰禹之於苗，其始伐之者天也，而終還之者亦天也。湯、文之於葛伯、昆夷，其始事之者天也，而終伐之者亦天也。不然，禹爲過舉，而文王之志荒矣。《止齋論祖》卷上。又見《論學繩尺》卷八。

〔一〕役：原作「后」，據《論學繩尺》改。

〔二〕孟子：原作「以子」，據右引改。

〔三〕叫：原作「科」，據右引改。

〔四〕末效：原作「未救」，據右引改。

〔五〕伐：原作「代」，據右引改。

天人相與之際論

天下之理，涉於誕者難爲言也。夫言而當天下之理者，惟其不誕也；而近於誕，則君子宜置之也。宜置而不置，而猶或言之，則君子豈固好夫神其說者？意其將以動夫人也。人之情，不動於其常，而動於其異，是故足以動人。君子欲行其所以動人之意，而非異則不足以見，是故無惡於誕也。夫無惡於誕而甚於言，深言之則近於誣，淺言之則無益於戒。一言而動人主之心者，則君子之言也。論漢儒者皆陋其災異之說，而災異之說則始於董仲舒。嗟夫！使漢儒之言災異者皆仲舒之如，亦奚陋焉？吾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以爲非漢儒之言也，君子之言也。凡君子之言，必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也。君子而得已，且將至於無言，而況於言天下之誕？今夫天下之心猶可以物懼也，則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懼者，人主之心也，彼固以爲無所可忌也。夫以天下有猶可以懼之情，猶狎常而惟異之動也，則

人主以其無所可忌之心，而欲以其常者懼之，吾見其莫之懼也已。以無忌之心，聽莫懼之說，吁，非天下之福也！然則天之說，君子蓋不得已也。昔者堯舜之君臣雖或言天，要皆大略之說也；而言天之著則見於伊尹，見於周公。夫固謂堯舜之聖不必以天懼也，而太甲、成王之爲非假諸天焉，則其心將泰然而自安。是故天之說，始於人主懼心之衰。蓋理之在天下，其明者易玩，而幽者使人嚴且尊。故幽之權所以濟明之所不行，而天人之說所以濟告語之所不及也。且天果與乎人與否也，吾不敢知也；人果闕乎天與否也，吾不敢知也。所貴乎君子之言，蓋闕其所不知也。有所不能知，則君子何敢言之？君子而至於語人以其未必知，而寧犯其所不敢，非善於爲言，則吾恐天下之有以議己也。蓋惟其語人以其所未知者，易以求實其說，犯其所不敢者，其中固惑之也。是故不失之深則失之淺。失之深，則人將以爲怪；失之淺，則君惑□之也。人將以爲怪，則不足以傳；人主而猶侮之，則不足以警。夫欲一言而足以傳後，足以警今，非善爲言者不能也。甚矣，漢儒之不善爲言也！京房、翼奉之徒，吾固不暇責之詳也；而劉向、張禹則大儒也。向之傳五行曰，人主舉某事則有某應，議者至今以爲迂；而張禹之論日食，則以爲天道不必言，而其積至於成王氏之禍。天人之說未足以爲信也，而猶可以爲信者，以其中有所不可測也；而至於不見信者，則容有不顧者也。故自向之說興，而人主無不測之畏；自禹之說興，而人主有不懼之忽。向失之拘，禹爲無忌憚。拘之失淺而已，無忌憚則爲大不忠。吾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之說，是以善仲舒之言非漢儒之言，而君子之言也。雖然，自其有仲舒之言也，是以有漢儒之言也。天下之言，愈發則愈窮也。孫子之言性曰「性相近」而已，孟子則曰善，荀

卿則曰惡，揚雄則曰善惡混。三子之說固夫子乎出也，則漢儒之說固仲舒乎出也。吁！夫子之論性也，仲舒之論天人也，而後猶窮焉，吁，信矣夫，言之難也！《止齋論祖》卷上。

聖人之於天道論

凡物之不齊，皆天理也。夫苟皆天理也，則苟有生也，宜悉相似然也；蓋至於等倫之相絕，氣質之殊分，往往混然者一散而爲是參差，不可槩定，而所謂聖人者乃間見於天下。嗚呼，天理一而已矣，而顧不齊若是，是豈其性然邪？蓋必有所受之者矣。未苟有所受之者矣，則以其不盡然也。而聖人之固然也，亦可以言命。何者？未始以人參焉，則命之謂也。惟聖人謂是命也，而人道之不參，非所以自盡。自堯舜以來，兢業而不敢已，斯其於性命之際察矣。故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蓋嘗因是而論性、命同體而不同稱也，其必有說矣。惟其精微也，似間而非二，似相因而□有次第，故凡彰著而名之，辨析而言之，而輒失其真。或病其易人真也，又舉而歸之茫昧。然則性命之分，其終不可言乎。今夫人於斯時之遇與否也，於斯事之成與否也，苟智力不與存焉，則曰是非適然之故而分外之幸，殆命然邪。夫苟智力之不與存焉，則固命也，而豈惟時與事爲然邪？今夫均技也而有先能者焉，均力也而有先勝者焉，均工且巧也而有先開明者焉，非其積習然也，非其父兄之教而師友之傳也，則人亦曰有命。苟不由積習，其不謂之命歟？而又豈惟技力工巧爲

然邪？今夫莫非仁而父子之固相保也，莫非義而君臣之固相守也，莫非禮而賓主之固相接也，莫非智而賢者之固相知也，其所以共由而甚安、天成而不可解者，亦非有待於外增益而傳會之然也，則亦命而已矣。由是而觀，天理一而已矣。彼其等倫之相絕，氣質之殊分，至於參差而不可以槩定，而聖人之於是理也，其知生知，其得先得，其行安行，是果何爲然邪？夫技皆有其粗者也，智力之不與，積習之不加，則均曰命也，聖人之於天理也，其不謂之非智力之故而積習之由乎？又非□其粗者也。至於仁義禮智，苟無假於增益傳會者焉，則亦曰命也。聖人之於天理也，其獨謂之增益而傳會之使然，可乎？然而天下之言聖人者，但曰其性與人異。夫苟曰性異，則將不復強勉。故凡不自盡其性者，不知命者也。昔者聖人惟知其所以然者命也，蓋人道未始參焉，而不參之人，則烏保其勿失？夫不保其勿失，是不受命也。堯舜以來見於詩書，其所以兢業而不敢已也，其諸受命而勿失之道歟。舜之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而詩人頌文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自其命者言之，若舜、文王蓋千百世一人焉，其性全矣，而亦奚用若是？時幾之不察，而幽德之間，舜、文王殆有憂焉，獨何歟？蓋毫髮之差、須臾之離，於吾性有不盡焉，其爲違天自若也，是則所憂也。今之學者皆如舜、皆如文王，而獨以爲是有大過人者而不可及。嗟夫，亦孰知舜、文王之所以大過人者，不干其命，于其性邪！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而孟子亦每每稱「人皆可以爲堯舜」，是非以其命言也，以其性言也。使夫人而求之性，其爲舜、文王也孰禦？使舜、文王而不尊其性，吾亦未知其所終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嗚呼，幸而有

資如聖人者矣，而率不如聖人之好學，是將安咎？學者欲知性、命之分，蓋於是察之？《止齋論祖》卷上。

爲天下得人謂之仁論

聖人固不以其私心留天下，亦不輕以其公心棄天下。夫不以其私心留天下，故雖天下之大，不認爲己有也，猶舉而授之於人。亦不以其公心棄天下，故雖舉而授之人，非取夫高世之名以自異也，必擇夫合天下之望者而後與之。聖人之仁天下，至是亦盡矣。夫有天下而傳之人，人情所不樂也；人情所不樂爲而聖人爲之，亦必有大不安于心矣。蓋聖人之心以爲，嗇其利於吾身，而不虞其害於後世，天下之民將有不得其所者，故夫傳之者所以憂天下也。然徒有憂天下之誠，而其人無足以受天下之道，是亦誤天下也。吾身獲高世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禍，仁者固如是乎？必也其人之處天下與吾之處天下者相若，然後釋然與之。嗚呼，聖人之愛天下，果何時而已邪！堯舜之仁，所以萬世誦之，至今不衰也。孟子推明之，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繼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其善論堯舜者哉！人皆曰：堯舜之遜，惟其無心於天下也。聖人之有天下，非得已也，故惟恐天下之不去己。噫，聖人而望望然速天下之去己，其自謀也亦逸矣，其待天下何其薄也！聖人之在天下，猶乳之在赤子也。赤子一日而失乳，父母必有所不忍；聖人而忍於脫天下之累，而幸乎一己之自便，其獨忍之也

哉？以天下之樂易一己之獨樂，其大小何如也？故夫堯舜之遜天下，非誠安於捐天下也，其慮天下甚遠也。今夫庶人之家猶世其業，有天下而世其業，常也。奪其所宜與而加之於其所非望，其爲拂天下之常也亦甚矣。堯舜豈好異者，而求拂天下之常也哉！堯舜而拂天下之常，必有所惻然者，而非忍爲也。大抵堯舜之心非苟于私天下，亦非苟于公天下也。苟于私天下，則朱、均之不肖必不暇計；苟于公天下，則舜亦何必歷試，禹亦何必謀且卜哉？堯舜所以不愛于朱、均，而猶不決于舜、禹者，皆憂其病天下也。與其襲乎天下之故而至于負天下，孰若時措之以天下之權？如其喜乎趣天下之權，亦無以大慰于天下，則何貴乎變天下之故？必得天下之人，然後舉天下而傳之。非吾獨傳之也，爲天下共傳之也；非吾以天下與人也，是以斯人與天下也。嗚呼，堯舜之仁天下，何其若是之至也！人君之于天下，能以其身利之者蓋寡也；若後世之賢否不恤也。堯舜之于天下，非其以其身利之，又以其後之人利之。以其身利之者，堯舜之分也；以其後之人利之者，堯舜之仁也。凡天下之事，所自爲不足慮，而其所不及者深可慮也。吾能保今日之所自爲，而不能計他日之所不及，則其仁也亦狹矣。子文傳政于子玉，子玉之敗，君子以爲真子文之舉也。況夫以天下畀人而爲天下病，獨可道天下之責哉？故堯之所親爲者其仁小，得舜以遺天下者其仁大。舜之所親爲者其仁小，得禹以遺天下者其仁大。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在愛物，而在親賢，蓋於此乎取之。三代以還，人主所以爲天下計，淺迫而無術，要近效而無遠圖。固有以其身同天下之賤役，與天下均其勞苦，而後謂之仁。噫，彼烏知堯舜之用心也哉！或曰：禹之益、湯之伊尹、武王之周公，皆天下之人也。三代之君不傳之賢，而傳之繼世之

子，無乃衰於仁邪？曰：不然。聖人有爲於天下，非好怪也。堯舜之與人，非堯舜意也，勢也。使朱、均之才僅如啓與太甲、成王，猶可以寄天下，則舜禹之聖亦得以爲益與伊尹、周公，而天下陰受得人之澤，後世無致於可疑，是非堯舜之意哉？然則堯舜之不爲湯武也，非不欲爲也，不可爲也。

《止齋論祖》卷上。

仁不勝道論

天下之情無全善，而理有定論。《春秋》恕人以情，而猶責人以理。其情則非，其理則是，聖人寧以理掩情；其情則是，其理則非，聖人不以情害理。何者？情有時而越理，理則可以制情。以理御情，其發也皆中節，《春秋》豈不盡與之？直其情而不察其理，雖一得，亦一失也。《春秋》與之，則其弊也滋甚。救衛之役，威公之情則仁矣，而君臣之道缺焉。穀梁子曰：「不與諸侯專封也」，而證之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事有出於甚善，而終不善者，衆人疑焉，非君子不察也。直躬之直，直也，而孔子惡之；仲子之廉，廉也，而孟子惡之。以情而論，則直一善也，廉亦一善也；以理而論，則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也，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也。此而與之，其如害道何？是故嫂溺援之以手，雖不可以廢權，而男女授受不親之禮決不可忘。以其乘輿濟人，雖所以爲惠，而君子謂其不知爲政。無他，權不勝禮，惠不勝政，其輕重固如此也。明乎此，然後知書齊之意。且狄之滅衛，不正

也；齊之救衛，正也；不請于周而專封于衛，不正也。《春秋》烏可以存衛之仁，而廢尊王之道也哉？以情論之，齊不救衛，是縱敵也，是幸釁也，是忍於夷狄之亂華也。齊之救衛，是扶弱也，是卹鄰也，是耻外之干內也。故救之則得以爲仁，不救則不得以爲仁。齊之救衛，謂之不仁可哉？以理言之，縱敵不足慮，幸釁不足慮，以諸侯之分而僭天子，深可慮也。扶弱不足喜，卹鄰不足喜，以天子之命而建諸侯，斯可喜也。齊侯犯其所可深慮，而不見其所可喜，《春秋》如之何而予之？《春秋》愛道甚於愛齊，故寧屈齊以伸道，不敢枉道以徇齊。尊道加於尊仁，故寧輕仁以重道，不敢貶道以取仁。穀梁之說，誠聖人意也。嗚呼，人之心易於好名，天下之善蔽於多端。以易於好名之心，而從事於多端之善，大抵貪一節之善，而至於害道者不少也。智也而鑿，勇也而亂，爲信也而賊，皆君子之力行，而蹈於小人之凶德。不以道裁之，則小人之盜君子者接迹於天下矣。吁！知此道者，君子所以不可一日無《春秋》，而《春秋》所以嚴也。《止齋論祖》卷上。

全宋文卷六〇四九

陳傅良 三三

學者學所不能學論

君子之道，不期於得，而期於化；不止於知，而止於忘。蓋至道之妙，非其可用智力者而盡也。於其所可用智力焉者，而遽曰盡道，則亦粗矣，而道本不粗也。是故君子之學，假道於得，託宿於知。如是而漑得矣，未離乎力者未也；如是而漑知矣，未離乎智者未也。廢其力而同於化，黜其智而歸於忘。嗚呼，學而至是，其庶乎可止矣。人爲盡而天理融，機事忘而性真熟，蓋君子至足之地也。莊子曰：「學者學所不能學。」真知言哉！凡天下之事，極於精者心不與偕，而熟之至者無所容吾技。夫極精之後無心，而至熟之餘無技者，何也？夫惟精且熟者，率性之真而任天理之便也。凡適性之直者無餘巧，而任天理之便者無奇功。嬰兒習行，十步九蹶；及其至也，不顧而趨，不擇而復，而終日無嬰兒之患，彼何爲然邪？其性之安、天理之符然也。故夫人之於事，有可措其□施之巧者，必有所

不定於其性，而猶有可喜之功者，皆其未純乎天，是以勉強矯拂，常行於吾性之「二」。嗟乎！不足於性，而後勉強矯拂之才見；不純乎天，而後決擇料想之意生。則夫君子之學而猶有所窮。汲汲焉而事其智力者，其於道也亦其疏而不精矣。蓋智力之用一窮，則吾與道爲二物也。吾與道爲二物，而又切切焉尤其智力之未盡，而極意以求至其所不能，亦孰知夫能愈多而道愈離哉！學以爲道，誠非爲是多能之求也。學以爲道，而惟是多能之爲求，則聞見之博適以爲贊「二」，思慮之深適以爲鑿，鑿義之爲制而禮樂之爲文「三」，亦適以爲拘。一能之加，一道之累也。吁，吾亦烏取乎學者以自足而顧以能累道哉！是故君子之學由乎多能之塗，以期造乎無能之地。實吾力於未有得之時，而化其所得於無所致吾力之後；施吾智於未有知之初，而忘其所知於無所施吾智之日。微聞見不足以致道，必將之聞見而後已「四」；微思慮不足以致道，必將實思慮而後已；微仁義禮智不足以盡道，亦必將絕仁義、退禮智而後已。所以累道者日盡，而吾之於道皆性之安，皆天之固爾，而無有勉強決擇之僞介乎其間。此道此心，兩忘俱化，智識不用，歸乎其天。嗚呼，其至矣！茲夫子從心之地，顏子坐忘而未達一間之境也，吾是以有味於莊生之言也。雖然，人之於道，不有所緣，不能有所詣；不寄於彼者，不歸乎此也。道之在天下，隱於愚夫愚婦之所共知，而極於聖人之所不知，始於善而終於神，而非敢躡等取之。行焉而日著，居焉而日安而已矣。自夫淺之爲學者累於其所能，而囿於形器之內；而過深者又好高而取名，而不由其所可能以求入，吁，此道之所以無傳也。昔子貢之在孔門，以多能見稱，夫子微示其意於從容之言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而則以爲聖人之謙辭而不之信，「多學而識之」之

問，蓋深弊之也。至於子游以灑掃應對爲皆學之末而不之從事，子夏以爲誣。故夫累其所能行，而忘其所不能者，子貢之病；而僭其所不能，不由其可能以求入者，亦子夏之所不取也。然則學固不可不極其至，而又不可無其序也。《止齋論祖》卷上。

〔一〕「之」下疑有脫字。

〔二〕博：原作「傳」，據文意改。「贊」疑當作「贅」。

〔三〕鑿：疑誤。

〔四〕之：疑誤。

仁與義爲定名論

理之不明於天下，皆起於議論之相持。自夫抑之者之論過卑，而後張之者之論過高，君子難於立論蓋如此也。理在天下，本不可以有言也，不得已而有言，亦既卑矣；而見之私者又切取其所是，執之以爲固，夸之以爲誕，膠於所見，而其說始卑。後世而有知言者，則不反其說，不解其蔽，從而求其是焉，其勢將至於求勝。嗟夫，求勝以快其己私，而彼之說卒莫得其當，故夫君子之難於立論蓋如此也。仁義道德，孔孟無異說也，而佛老者始離之。故韓愈之說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愚固悲愈之論興於佛老之後，而其勢出於相持也。孔孟之說其所爲無窮者，攻之無間，而搏之

無迹也。夫其攻之無間而搏之無迹也，非偶然之立論，皆胸中之養也。有胸中之養者，不好立論也，時而言之，則所言不出於料想而出於真見，所立不由於景慕而由於蹈履。故夫肆言之無忌，必其真見之不惑；強立而不反，必其蹈履之所到。故孔孟之說至久而不窮。後之君子病在好立論也。彼以爲其辭之不過，則輔以相勝；其辯之不勝，則將莫之相宗。嗟夫！吾不意理之公論，至是而爲私說也。道德仁義之名，昔者蓋未始有也，吾亦不知夫所自有也。意者以夫人率性之真，而循天理之固有，天下莫以名之也，故擇夫名言之美者強號焉，曰如是而爲道，而爲德，而爲仁義云耳。則道德仁義之名蓋立於天下之公，而不立於天下之私。雖然，猶未始有說也。孔子於衰周，孟子於戰國，嘗爲天下言之，而不過焉以爲□□，不拘焉以爲汙也。使夫人之有見者由是而之於道、之於德、之於仁義云耳。則道德仁義之說亦立於天下之公，而不立於天下之私。嗚呼，自佛老之興，而道德之說始爲一氏私矣。道德公於天下，而佛老敢私之，彼則有所利也。彼以爲天下之情樂於放而艱於檢，與之爲無涯者易誘，而囿乎形器者人將病其難。禮樂仁義之具或爲人所病也，則莫若取道德之說形之於太高，而盡絕先王之仁義，以便天下之己從。於是仁義之說始卑而日衰。韓愈又從而私之，「定名」之論蓋興於佛老之後也。嗟夫！不抑則不揚，不離則不同，吾不意夫理之公論至是而爲私說也！雖然，天下之人不可以大言震也。蓋理散於無所紀極，而人情易於好名也。理散於無所紀極而人情易好名，而大言以震之，天下蕩矣。嘗觀孔孟之與門人弟子答問，循循焉如有所畏也。自顏子止於問仁，而未始一語及道。孟子游戰國，外仁義不談也。孔孟非嗇夫道德也，爲天下言之，不敢盡也。是故苟可以教人，則

君子寧之屈，而不敢孤。洒掃應對，子游末之，子夏以爲誣。嗚呼，吾廼今知愈之說猶有益於教，而佛老誣天下者也。《止齋論祖》卷上。

下學而上達論

天下皆能以學見聖人，不能以其所以學見聖人。聖人之學豈固外天下而有得哉？於愚夫愚婦所與知之中，而得聖人之所不能知；於愚夫愚婦所與行之中，而得聖人之所不能行。貫道器於一物，融天人於一致。聖人之心初未嘗曰以其學同於人也，以其所以學異於人也。惟天下見其所與知，不見其所不能知；見其所與行，不見其所不能行。以天下之見見聖人，無惑乎聖人不知於天下也，非聖人之異也宜也。夫子嗟天下之不我知，而申之曰「下學而上達」。噫，茲夫子之所以無怨尤也！通天下一理耳，無精無粗，無微無妙，無微顯，無本末。大抵聖人一之，天下二之也。稊稗瓦甓，其中即道。天下見稊稗瓦甓而不見道，聖人於稊稗瓦甓而見道。舟車器械，其中即禮。天下見舟車器械而不見禮，聖人於舟車器械而見禮。聖人之學信不可異天下之知。論聖人者皆曰：「道中庸」者，聖人所以與人同；「極高明」者，聖人所以與人異。噫，聖人果以異同二其心哉！聖人而以異同二其心，是天下容有二理也。天下而有二理，則洒掃應對如之何而非末，利用出入如之何而爲神？然則聖人之學其果無以異於人也，其所以異於人者達也。非聖人之達異於人也，人異之也。先王之迹，先王之芻狗

也。芻狗可廢也，亦不可廢也。聖人而廢陳迹以爲學，則堯舜何必祖述，文武何必憲章？古人之言，古人之糟粕也。糟粕可棄也，亦不可棄也。聖人而棄餘言以爲學，則詩書何必刪定，韋編何必三絕？惟聖人學以迹達，不以迹學，於迹之所傳達於迹之所不傳。聖人本以公共天下，而天下自以獨疑聖人，此無他，天下以二見，聖人以一見。嗚呼，無惑乎聖人之不知於天下也。削鑿，巧也，見者驚猶鬼神。一削鑿之妙，人不能知，況聖人之學乎？以聖人之學揆天下之見，則聖人雖欲自白以彊天下之知，有不可得；自貶以求天下之知，亦不可得。聖人於此，安於天而已。或者以爲聖人之言，自十五志學而至於從心，自可與共學尤而至於可與權。則學也，從心也，權也，其逕庭遠矣。聖人之上達謂之學始則可，謂之學盡則未可。吾曰：不然。學與從心一理耳，與權亦一理耳。理之所在，何所無有？解牛之中而有養生之理存，舞劍之中而有學書之理存，孰與學之理而無有邪？以其無所不可，而曰聖人容有未達，是誣聖人也。切嘗讀禮，而於「大學之道在止至善」之說，推而求《論語》「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說，然後知學之則有所止，不學則有所蔽。知學之則有所止，則學即從心也；知不學則有所蔽，則學即權也。聖人憫天下不能知，故嘗以學曉天下，而不以達駭天下，蓋欲勉天下而進之，不欲示一己之頓悟，絕天下之漸而入之也。嗚呼，下學而上達，亦聖人不得已而言也。孔門之高弟莫智於子貢，意其知聖人之所以異於人也，而賜也特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曷嘗歧文章、性天道爲二，疑學者哉？而子貢有可聞不可聞之問。以賜之賢，猶於上達而有疑，孟子以爲知足以知聖人，吁噫！使天下而皆子貢也，猶未能盡知夫子，況

天下而不皆子貢，則知聖人也果非人也，天也。《止齋論祖》卷上。

仲尼焉學論

聖人同天下爲學，天下畏聖人而自爲學。夫出於吾心之微，而達於性命道德之奧，聖人與我均也。聖人安焉，吾勉焉；聖人性焉，吾習焉。聖人爲性，何遠於我？奈何天下之人有所畏而不修，沮於畏而不知。所修高者益高，卑者益卑。則夫聖人平日所致力焉者不怠則畏，欲其知聖人也可乎哉？衛公孫朝問「仲尼焉學」，吾知其心已奪於畏矣。嗚呼，聖人果有大可畏乎，其亦無所可畏也？聖人有之而我無有，聖人能之而我無能，是則聖人有大可畏矣。若夫聖人有之而我與有焉，聖人能之而我與能焉，均稟於天，毫釐莫間，思之聖人而有是，反之吾身亦有是，是則聖人亦無可畏矣。夫論世尚友，居今之世而論古人之道，學士大夫能事也。況道在天下，古今均然，無分量也。學士大夫有能，以其聖是求，而惟吾心是求，吾心有得，則聖賢事業其在方寸，夫何遠之有？彼有不能至其徑庭者，以其畏心勝之也。畏心勝，則疑心勝；疑心勝，則人之所以望於聖人者絕矣。天下之人惟自絕於聖人，必謂其出於聖人者高深微眇，莫可窺測其萬一也。殊不知聖人之道，初非有卓然不可測之事也，其本則正心誠意，其理則仁義道德，其分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昆弟，其用則舟車宮室，衣服飲食，養生送死，無他學也。其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均然矣。堯、舜、禹、湯、文、武之

均然，而我乃自異之，可乎？甚矣，天下之自畏於聖人也！夫有道而爲聖人，有德而爲賢人、爲君子。曰賢曰聖曰君子云者，初非天錫以是名，而使天下莫能及之也。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自以號呼而已矣。以人之出於私意以自號呼者，以爲不可幾及，則亦不大惑矣哉！自斯人以斯道爲不同乎我也，而聖人之學幾息；自斯人以斯名爲不可仰望其萬一也，而聖人之名幾隱。嗚呼，盍亦反其本，而畏之乎？夫天命之謂性，而性所均也；而率性之謂道，而道所同也。性所均，道所同，謂聖人有之而吾無有焉，不可也。有人於此，反觀內思，充一心之微而達於高明廣大之域，克念罔念，均一其性，安行勉行，均齊乎性，則道也、學也、聖人也、我也，一也。堯、舜、禹、湯、文、武貫然與我一也，夫庸知聖人學於我邪，我學聖人邪？衰周之夫子，衰周之人也，恹恹布衣，若無異於人也。然當時從遊之徒，紛紛列國，雖生死患難若不敢離焉者，是蓋有知之者矣。其他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卒之極口宣揚，若無所容其喙者，孟子爲足以知聖人汙而已矣。夫子之爲夫子，寧有是哉？彼衛公孫朝果何人哉？使其知夫子邪，則當如顏子之苦卓、孟子之願學可也，既已無所致其疑，固將無所容其問也。使其不知夫子邪，則如儀封人、達巷黨人之稱可也，何乃敬其名而大畏之乎？「焉學」之問若有驚疑而不自釋者，必有大可畏者奪其情也，可勝嘆哉！嘗觀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知其聖而問，即其所以聖而對，子路之得多矣，奚至默默無所容答哉？夫子聞之，嘆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則夫子所以自語，固未嘗有自異也。然則子貢之對孰優哉？惜乎無益於對不對也。《止齋論祖》卷上。

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論

心之有定見，君子之所甚安也，亦君子之所甚懼也。世莫陋乎心之無主也，今而有見焉，則或是之懼，何也？道之在天下，散於無所紀極，而據其一偏皆足以悅人。夫其無所紀極也，而一偏皆足以悅人，好名之士遇其所悅焉，先入以爲主，則亦皆可爲名以自高，爲說以自固。而不知夫習之不詳者，辯之必窮，擇之不精者索之必敗。則夫有定見者，亦君子之所懼也。故夫君子之心未至於舉天下來世莫吾窮、莫吾敗，則夫不可以苟信也已。明乎此，則知告子之所以先孟子不動心者，是其所以異於孟子也。夫人惟一心而已，不可以不重用之也。彼以其出交天下之物，外慕而易誘，微其出入而莫知其所歸者固半矣，而遽以其心梏於其可喜，而固於其所及知者，吾從悲其有是心而用之不重也。君子惟夫有是心也，至大而無形，至神而易誘，故其學問也尤甚自愛，而非敢以輕。其習也必詳，其擇也必精。寧過於紆徐以俟其自熟，毋寧苟簡以徼其成；寧居之以疑，以聽其自明，毋寧掇拾料想，取決而求勝。故凡他日勇爲而不屈者，皆出於內省之不疚；肆言而無忌者，皆成於素講之不惑，非其得諸偶然之幸而篤於自是之私。夫是以辯之而無窮，索之而不敗。君子之重其心如此也。昔者舜禹相傳之際，其爲心慮悉矣，出而求之人則懼其或危，入而求之道則懼其或微。必將取之以精，協之以一，而後敢信焉，而有所固執。則夫未至於精，未至於一，雖舜禹猶疑於遽信。嗚呼，吾亦奚取夫苟有見焉

則自信而不疑哉！苟有見焉則遽信而無疑，則其蔽也始堅而難改，而其辭始密而難間。其視天下之人，舉無出於其智，而不免於大愚。吾是以悲告子定見之過卑也，惜夫其敏決有餘而學問不足也。彼其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夫百物之理無涯，一隅之見有限，古今之變有常，而吾才之或長而或拙也。道之在天下，焉可取必於吾言哉！取必於吾言，而吾言之塞焉，則以爲非道而不受，而不反求諸其心。故凡告子之所自信者，皆其口舌之功、耳目之便，非有實然不易之理，是以其性之說卒移於孟子。吾觀其杞柳之喻一變而爲湍水，再變而爲食色，隨聲遷就，無有成論，則告子知其說之易以取窮，而終身義外之見不肯爲孟子屈者，皆其不動心錮之。嗚呼，速成之患如此哉！且夫學固病其無立也，幸而有剛果奮發之士，蓋有望焉耳，而又驟用之，反陷於所長。世無君子，則適以斯人禍道。吾故謂北宮黝、孟施舍之徒不足恨也。有告子之剛果奮發，而顧爲害道之人，哀哉！子思常以「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吾夫子亦曰「人能蹈水火而死，而不能蹈仁」。蓋蹈白刃、犯水火，特一勇之決，雖婦人女子一俄頃之感慨者能之；至於中庸仁義，非大人長者深用功者莫能守。嗚呼，吾悲君子以其中庸仁義之盜用功，死水火而不悔者乎！《止齋論祖》卷上。

學至乎禮而止論

學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不貴其博，而貴其有所歸。蓋人之情易於好高，而天下之道每病於

無所紀極也。以好高之情而從事於無所紀極之道，縱而學焉則多，多則雜，雜則蕩，蕩則莫知所歸宿。嗚呼，此聖人所爲制夫禮以立之中，所以約學者而歸之也。凡天下之道至於禮而中，越禮而爲道皆蕩也。故夫學貴止於禮，非止於禮，止於中也。中道而止，舉萬變無能以易之，君子以爲如是足矣。故曰「學至乎禮而止」，荀卿誠知言哉！今夫學者常病乎道之難至也。嗟夫，非道之難至也，而難於至禮也。夫禮不足以盡道，而至之難於道，何也？道無定形，而禮有常守。天下之情安於自放，而難於自檢，故皆樂乎趨道之名，以自肆于形器之外。至于裁之以禮而限之以中，則有勞而不堪焉者。故曰禮者所以強世。中庸之道，小人或以之而無忌憚，至于道者非難，至于禮者誠難也。夫惟人情喜自便于無方之道，故所行恣于歆慕，而所守移于遷染。爲智也而鑿，爲勇也而亂，爲信也而賊，爲仁也而兼愛，爲義也而爲我，爲直也而證父，爲廉也而離母。往往逐道之名以取高于世，誘于所長而不知自反，雖賢者有所不覺。是故參也過戚，由也過勇，子貢贖人不受金以爲高，而晏子豚肩不掩豆以爲潔。嗚呼，是非其不能學禮也，學而不至于禮，則多聞適以爲泛，力行適以爲僻，作之愈峻適以爲孤，造之愈深適以爲怪。其蕩而不中也亦甚矣！聖人懼其蕩而無所底止也，故爲禮以約之，俾天下之學者于禮乎求中焉。蓋道至于中而定，中至于禮而定。一定于禮，截然有不敢越者，學而至此，其止也亦固矣。是故《洪範》命之曰「極」，《中庸》命之曰「誠」，《大學》命之曰「止」，而荀卿以禮實之「二」，嗚呼盡之矣！昔者聖人之作六經，所以誨學者，不詳于言道，而詳于言禮。蓋世之中人，教之以禮，猶可以弗畔；教之以道，則雖豪傑之士或失之。凡人之學，有所縱必有所溺，聖人固憂之

也。莊老之書非深于學者不至也，然名教之中無取焉，何哉？形道太高，而絕禮太甚也。昔子夏之門人，所學者皆洒掃應對之禮，子游非之，以爲非道之本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而可傳，孰後而可倦？示之以洒掃應對之禮，使之居然而安、習焉而察，則其道也有守而不蕩。不先定其所守，而大言以欺之者，誣也。」嗚呼，莊老之教人，其近于子夏之所謂誣者哉！深明乎此，然後知夫子從心之學猶不踰矩，皆其中禮之至。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亦以約禮得之。《止齋論祖》卷上。

〔二〕以：原作「之」，據文意改。

虞夏不言損益論

言治而不知變，固世之所以陋儒者；言變而不知一，則儒者亦切陋之。如是而弊，如是而救弊，此世之所以陋乎儒者，謂不知是也。夫儒者不可以不知是也，然而古人之治天下，其更張者其事也，其泛應者其迹也，而其道其心則又不係於此焉者。吾徒變之爲言，而不及乎心與道，則無統而易窮。是故一之說，儒者益不可廢。漢之諸儒，仲舒最知此者。其與武帝言治，論商周之損益，而又發明夫子於虞夏不言損益之意。噫，商周之損益，亦事而已矣，亦迹而已矣，吾既爲帝言之，而其道其心，自虞夏不能以變，而隱然在夫子不言之中，終不可不言於帝者。仲舒真儒也。儒者不知變，自漢人主

而始有是言。武帝也喜高而厭常，喜作而氣銳。彼其三策之發，大抵惟變之欲聞。始及於五帝之改制，而其中也則有疑於舜、文勞逸之殊，及其末篇，抑惟三王不同之問。久矣，其志於變也已。仲也三對之中，則既勸之更化，又勸之損文，則仲非不知變，若漢人主之所謂儒生者。然而深求其意，則卒歸於無變之說。凡三策之所謂五帝之改者，舜、文之殊者，三王之不同者，仲舒推而付其勢之當然，曰「是其所遇之時然也」，曰「是其所遭之變然也」，而未始以爲聖人之實好變。至於終篇，反覆夫子損益之言，而逆探其言外之意，有得於虞夏之不變，而極之以歸乎天。噫，獨何見歟？吾是以爲仲舒真儒者也，知變且知一者也。夫聖人之治天下，特未可以形似緒餘觀之也。人情之相戾，世故之相反，習俗之相激，雖聖人亦未如之何者，則其緣人情，因世故，不拂乎習俗，而如是爲忠、爲質、爲文者，皆其形似之偶然，緒餘之大略，而其道與心不於此乎略也。是故商人作誓而民始畔，非湯之罪也；周人作會而民始疑，非文、武之罪也。人情無所戾也，世故無所反也，習俗無所激也，則聖人亦行其所事人而已矣。虞夏授受，晏然如故也，自心之外無異聞，自中之外無異法。雖當時史臣身親見之，欲形容而不可得也，則亦曰「祇承于帝」云耳，「若帝之初」云爾。彼其相契于心而相忘乎道，果何爲而然邪？是必有一焉者矣。一者何物也？在禮爲未發之中，在《詩》爲無聲無臭之天，在《易》爲寂然不動之神，而在禹爲行其無事之大智。嗚呼，是豈俗儒之所能知哉！微仲舒於商周之所以然，來虞夏之不然，於夫子之所以言，遡夫子之所以不言，此學此意幾何而不無傳也。至味淡泊，至音寂寥，至論簡易，天下所最難聽難悅也。自武帝觀，《論語》一則損益之言，二則損益之言，而

言外之意則孰從而知之？而仲也乃密發之。以厭常喜作者聞簡易之論，宜乎其猶無聞也。帝惟不得於仲舒也，而後與其所快者取高帝約束一紛更之，不幾敗則不悔。穆公之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末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帝之末年亦有取於鎮靜不擾之霍光，而仲已不及矣。故夫更事多者然後知道之不可廢也。《止齋論祖》卷下。

回庶乎屢空論

聖人之微言，未嘗輕以示人也。蓋人之心好高而樂誕，彼其致力乎日用，累功乎下學，猶將有所救也。而聖人顯爲微言以啓之，欲使之黜聞見、擯知識，而卒歸於泯然無有之境，則學者之病將至於舍實以求虛。是故聖人甚難於言也。今而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嗚呼，吾固謂夫子疇昔之秘至是始發之，二三子亦可以一倡三歎於斯言矣。《書》四十九篇不言空，《易》六十四卦不言空，《詩》三百五篇不言空，《春秋》一百四十二年不言空。非不言也，蓋難言也。夫子今乃不愛而言，則其指當不在於斯言也。昔者學於聖人，其明敏莫如賜，其探索莫如賜，夫子嘗一致意矣，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蓋空說也，而賜不化。嘗再致意矣，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空說也，而賜不化。聖人憂之也，是故借顏子以警之。「孰愈」之間，蓋轉其機也，而賜也方較優劣於所聞之末，而計多寡於所知之幾，可怪甚矣。聞見之桎梏，料想之塵障，牢入者如此也！嗟夫，人之所以知

幽明之故者，此學也；所以知死生之說者，此學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此學也；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此學也；所以樂天知命、安土厚仁者，此學也。明敏有餘，探索有餘，而觸之則疑，叩之則遲，屢啐之而屢不琢，則夫群至於吾門，醉生夢死，土木形器者，可以爲大哀乎！則聖人誠何愛於一言，託諸賜回，以徑指其迷津，而痛掃其蕪糞歟。嘗試以二子之心求之，方其屢空，頽乎其如愚，闐乎其如遺；方其屢中，慊乎其自滿，侈乎其自大。日益者有形，坐忘者無味；智索者可攷，而默會者難知。人之常情亦孰能去一而取一哉？自夫子指回爲庶幾，而賜不受命，又切取夫愚魯辟咻、朴然不巧之質，則夫森列環侍者始恍然自失矣。聖門諸子結纓易簪，以晝夜視死生，浴沂風雩，以浮雲視勢利，入齊師，去越寇，以虛舟飄瓦視天下之意變，固皆斯言覺之也。自斯言之未發，而學者之蔽於此者不知其幾人也；自斯言之既發，而學者之覺於此者不知其幾下缺〔一〕。《止齋論祖》卷下。

〔一〕此下原本脫一葉。

全宋文卷六〇五〇

陳傅良 三四

孝宣優於孝文論

天下之俗，有決不可循而無所變者。澹然寬大，安民俗也；奮然急飭，勵民俗也。可以安者其俗激，可以勵者其俗緩，人君非強爲之治也，因俗而制之耳。果哉宣帝之治，因文帝而制其俗也。塗炭之民未衽席，文帝清淨以安之，素朴以先之，漢之民壽其脉矣。寬厚樂易之俗久而不飭，必流於委靡而不能自振，故宣帝反文帝之俗而用之^{（二）}。苟且相安之俗頓革於厲精爲治之時，文學法理之士咸精於總核名實之際。使文帝之後而復文帝之治，其弊矣。宣帝知乎此而反乎此者也。崔子真謂有優於孝文，意以此論。要之無有乎優劣之說也。孝宣優於孝文，曰善爲政者因其俗，善處俗者因其時。簞桴土鼓不聲於箜篌笙笛，茅茨土階不色於黼黻丹青故也。然彼一時、此一時也，時非聖人所能違，能不失時而已。商因夏，周因商，忠未既，質生焉，質未已，文生焉，非不定爲一俗，蓋質者反乎忠之

極，而文者反乎質之窮也。不自其反者觀之，何以知古人之善制其俗哉？甚哉，轉秦而漢，何其難也！自灰始棄、木始徙，秦人之欲安息久矣。高帝鞍馬五六年之間，定乾坤於百戰，民瘡痍矣，俗驍雄矣，風俗欲其安也。革秦之暴在高帝，反秦之俗在文帝。自文帝時觀之，諄語德色猶秦也，墻屋文綉猶秦也。嗟夫，轉秦而漢，何其難也！道德麗矣，百金之臺何吝焉；弋絺衣矣，書囊之集何勞焉。天下之俗激，勢不容不緩也。帝知處激俗之後，勢蓋欲其緩也。以和柔循優戰國之餘風，以朴素奪易秦人之末習。行之數年，而後昔之喜暴過者今耻言，昔之喜立功者今屏迹。所向一定，越四世而孝宣承之，急病難消，而緩勢已易矣。風俗非可復孝文，政事非可復孝文也，故一切而反倒之。文帝刑措不用也，趙、蓋、楊、韓之誅吾無憾焉；文帝吏貴不嚴也，綜核功能之績吾無苟焉。斷斷乎賞之信，罰之必，名實之覈。遏寬易於威嚴之日，整頹綱於廢弛之時。宣帝能承文帝而反文帝者也。不然，處文帝後，以文帝治，俗弱矣，烏乎強？吏偷矣，烏乎勤？民玩矣，烏乎振？吁，文帝非黃老其心者也，俗激矣，以申韓治，民必殘，勢不得不出於寬柔。宣帝非雜伯其政者也，俗弊矣，以黃老治，民必慢，勢不得不出於剛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俗緩不生緩而生激，勢之所趨，固至是耳。反俗不異，優劣何以異？勇哉，崔子之論！以是論也，以文帝之治而不能斧鉞不朝之王，桎梏受金之吏，懲艾匈奴深入之患。宣帝而吏已稱「二」，民已安，匈奴已款，筭計見效。卓卓乎文帝之所爲，茲其所以爲優也歟。嗚呼，效固不當論也，無赫赫之事，有冥冥之功，文帝還漢俗而朴之，重民以厚本之政，日黼黻而心田野，足軒陞而口茅茨。農餘粟也，女餘布也，鷄豚狗彘餘養也。文帝

富庶不在乎己，而在乎人〔三〕；文帝功業不見於卓卓，而見於冥冥。宣帝取文帝之所不急者矯而行之。微帝之道德沉涵在人，吾知宣帝決不右刑罰而必嚴刻，以自拔其根本者。然則文帝之治譬之春風和氣，芬香襲物，陰寓其造化之巧，卒莫名其生育之妙。宣帝之治猶之雲行乎天，雷震乎山，未及雨也，而枯槁已有生意矣。此崔子所以以其彰彰者而遽優於孝文也。勇哉崔子之論，以效論也。東都桓、靈之後，漢灰幾不燃矣，崔子欲鼓舞而振迅之，激一時之陋俗，挽回漢人之生氣，則優宣而劣文也有意哉。雖然，兩君亦未嘗偏有所尚也。文帝處俗一於緩矣，獄周勃，刑薄昭，何忍哉！匈奴之入形而細柳之勞何勇哉！宣帝處俗一於激矣，相丙吉，退延年，何傷哉！播告之修形而寬仁之務何仁哉！蓋文帝以膏粱餌漢俗者也。矯俗雖緩而太柔，則失於無統，故爲政未嘗不嚴者，所以濟其寬之所不及也。宣帝以藥石鍼漢俗者也。矯俗雖激而太剛，則失於無恩，故爲政未嘗不寬者，所以濟其嚴之所不及也。文膏粱，宣藥石，用術不同，用心則一。《止齋論祖》卷下。

〔二〕「宣帝」上疑脫「至」字。

〔三〕在：原作「王」，據文意改。

子貢與回孰愈論

聖人之教人，不徒有以教之，而常有幾以動之。夫幾者，聖人所以示人以內觀返照之術也。謂其爲可以儼是人也，未必真可儼；謂吾弗若是人也，未必真弗若。要自有機緘於其間，直使學者持此心以自照自省，而不使之多上人，況敢躐等乎？賜之不可以望回固也，夫子知之亦審矣，宜不待於發「孰愈」之問而後知其才之優劣也。今而云者，豈聖人爲是矯哉？吾固曰幾也，非矯也。子貢與回孰愈，夫子之意其以幾而□子貢也歟。請試申之。聖人之心何如哉？如明鏡，如止水，照古今，燭事情，無毫釐不盡也。而況於門人弟子之間，平居常日，摳衣趨隅，其人之或賢或否，才之或長或短，不啻如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奚事幾，而安用夫發問也哉？人苦不自知，有智者則以智矜人，有才者則以才傲物，甚至於銓品人才，妄自標置，如後世所謂「三君」、「八俊」之號者，其流弊不可勝言。吁，亦惑矣！聖人懼焉，故用是以警之，俾之痛自循省，曰：爾於顏回何如也？爾自省於多知之智有弗若顏子歟，則蚤夜以思，就其所以如顏子者，去其所以不如顏子者，雖爲顏子可也。自省其克己之仁有弗類於顏子歟，則蚤夜以思，就其所以如顏子者，去其所以不如顏子者，雖爲顏子可也。以至勉其億則屢中之多言，以類顏子之忘言；去其酷好方人之俗學，以悟心齋之聖學。則聖人所以悟子貢者，其幾固已深矣。又況人心之明，與日月並，庸人矜外觀，故每用此心以照物，君子務內觀，宜返

此心以自照。用以照物，則裁品不能無差；用以自照，則長短於焉可判。古之人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者〔一〕，凡以明夫內觀返照之學〔二〕，而不以方人故也。子貢於此一聞聖人警悟之幾，如之何其處之？曰：處之以弗如而已。處之以弗如者，乃所以深如之也。蓋折巾效郭、易名慕藺，不足以爲郭、藺。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斯可以爲魯之男子。嗚呼，盡之矣！抑嘗反覆《論語》書，究聖人教人之術，不特於悟子貢一事爲然，其語漆雕開與子游、子路，其幾亦如此，第所語之幾有正變之不同爾。何以明之？如子使漆雕開仕，而開不仕；子游以弦歌宰武城，而夫子謂割雞焉用牛刀。此夫子以正幾試之也。開也、偃也，識夫子所試之幾，卓然自立而不墮其語，故夫子一則以悅，一則曰「前言戲之耳」者，蓋所以深與之也。至語子路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與夫「衣敝緼袍而不耻」之說，此夫子以變幾試之也。子路不悟聖人所以試之意，故或聞之喜，或請終身誦之。夫子於是斥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所以深貶之也。借是以觀，則夫子所以告子貢者，其與告夫三子之幾，異辭而同旨，特賜悟而由也不悟爾。愚於是益知子貢之學力雖未遽至於顏回之地，其去乎顏氏亦不遠矣。吁，顏何人哉，晞之則是矣。《止齋論祖》卷下。

〔一〕虛；原作「盛」，據文意改。

〔二〕夫：原作「大」，據文意改。

爲國之法以理身論

人皆知聖人有所不忍於天下，所以愛天下，而不知有所忍於天下，亦所以愛天下。大抵聖人之愛天下，不惟寬之者之爲安，而嚴之者亦安也。聖人之視天下，猶視一身也。人之一身，豈不樂其常安而無事也哉？而至於悍藥毒石搏去其疾者，是深不愛其身，不愛之者乃所以深愛之也。吾故知聖人以其處身者處天下而至於以刑繩之，決非忍於用刑矣。崔寔以刑罰勸其君，而論之曰：「爲國之法似理身。」蓋以聖人之處身見聖人之處天下也。人之言治身者曰：「身幸而安，而以藥石苦之者，愚也。吾則曰：身不幸而疾，而續以膏粱厭而飫之者，亦愚也。人之言治天下者曰：天下幸而安，而以刑罰擾之者，忍也。吾則曰：天下不幸而弊，而猥以德化愬然處之者，亦忍也。凡愛身者，初無決擇於其身；愛天下者，初無決擇於天下。無決擇於其身，而或以藥石代膏粱者，非固苦之也，必有□於其身，而求以恬養之也。然則無決擇于天下，而或以刑罰勝德化者，非固擾之也，必有所不樂于天下，而求服御之也。聖人之治天下，以其治身者推之而已。一指之不若人，則知惡之；肩背之不養，君子以爲狠疾人也。聖人之於天下，而匹夫不獲其所，吾獨忍之也哉？聖人誠不樂夫一夫之失所，轉而刑罰之用，非惟耻之，而又傷之，甚者又誅絕之，聖人果樂之邪？蓋天下之理，固有害之者乃所以利之也；而求以生之者，未必不殺之也。聖人之用刑，豈遽不仁於天下者哉？以用刑爲不仁於天下，是用

藥石不仁於身，其可乎？藥石以治身，不以厲其身；刑罰以治天下，豈爲厲天下哉？嗚呼，燔炙刻烙，戕馬之性，然所以服馬之悍，使無棄乘者，亦燔炙刻烙之力也。彫鏤青黃，虧木之質，然所以成木之用，使無棄材者，亦彫鏤青黃之功也。刑以虐民，亦以厚民。然而言治者每難之，非言之難也，聽之難也，用之難也。用德而不宜，不失爲過厚；用刑而不宜，則流入爲苛政矣。崔寔之論，亦惟其時之可而已。抑嘗論之，儒者言天下之治，最不可有所拘也。古之君子蓋有犯天下不美之名，而爲先王所不屑爲者，初不暇他恤。子產之惠也而鑄刑書，趙武之賢也而作胡服，漢高之明達也而罵儒。是數者皆天下不美之名所歸，而先王之所不屑爲也。彼二君一臣冒而爲之，卒以利其國，是豈牽制畏縮者能之哉！刑罰之說，古今難之，而寔也於漢之季力言焉，而不恤後人之議。嗚呼，寔誠□□人也哉！《止齋論祖》卷下。

學止諸至足論

君子之於學，將以開其欲至之心，則不得不設爲可止之辭。學者之學當其始也若將有所至，及其久也則又非其無所止。勤學而無所止，則其心自謂泛然無所歸宿，而欲至之心絕矣。君子將以開其欲至之心，而使之不能自止也，於是設爲可止之辭。蓋可久而欲止者人之情也，學道而可足者萬無是理也。以萬無是理之事，而駕其說於若有是理之辭，使斯人貫之以誦數，通之以思索，終之以不倦，愈

久而愈不足。學而至於愈不足，吾知其愈不能止矣。學豈真可止哉？學其果有至足乎哉？「學止諸至足」，荀卿所以設爲可止之辭，以開其欲至之心也。嗚呼，事有無是理，而若有是理者，□其足以冠，人之心也。止渴而說梅，無是理也，然聞其言者若果有之。渡河而說水，無是理也，聞其言者若果然焉。止渴以梅，渡河以水，同無是理矣，非設爲若有是理之辭，則勇於進者以無水而止，迫於渡者以無舟而止；一聞是言，則不知止矣。學亦猶是也。學果足乎哉？吾知其無是理也。學可止乎哉？吾知其無是理也。學可止，學可足，則仲尼之皇皇，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爲用心之過矣。學未始有足也。雖然，汲汲皇皇，聖人之心，聖人之行，可也，責衆人以聖人之心，可乎哉？聖人之心無止，無止故無足，若將終身焉。衆人之心期於止，期於止則欲其足。語之以可足，所以開其欲至之心也；語之以不可足，適以絕其欲至之心也。子貢自知其不足，故願息焉；冉求自知其不足，故自畫焉。願息止也，自畫亦止也。子貢願息，故止於言語而不至道；冉求自畫，故止於政事而不至道。二子孔門高弟也，而止於是。欲止之心生，則欲至之心絕也。使其必求至足而止，則豈止於言語政事而已哉？吾知二子愈不足，而愈不知止矣。顏氏之子知之，故終身而不能止焉。仰之吾知其彌高而已，不以其高而止也；鑽之吾知其彌堅而已，不以其堅而止也。瞻之在前，固不可止矣；及忽焉在後，吾亦不止也。步亦步，趨亦趨，固不可止矣；及奔逸絕塵，吾亦不止也。顏子之心不求止也。非不求止也，顏子不求足者也。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學道如顏子，不必設爲可止之辭，以開其欲至之心也。顏子之外，子貢、冉求且不免焉，然則以無是理之事而駕其說於若有是理之辭，所以慰

其心而開之也。猶之適遠方者焉，南至燕而止，北至越而止。南北之無窮非燕越而已，而適南北者必曰燕越，燕越可至者也。有燕越而不止，於中道而畫也。道學之無窮，猶南北之無窮也，止諸至足，猶止燕越而言南北也。設至足之辭而誘進之不可止足之道，則未至者庶幾其可至矣。嗚呼，堯舜之道，人所難至也，孟子將進學者於堯舜，不曰堯舜之難也，曰「孝悌而已」。夫子之道，人所難至也，曾子將進學者於夫子，不曰夫子之難也，曰「忠恕而已」。夫「而已」云者，至足之辭也。堯舜夫子豈孝悌忠恕而足乎？慮夫人以堯舜夫子爲難，而駕其說於孝悌忠恕，欲其至於孝悌忠恕而不能自止焉耳。君子開學者之心例皆如是，荀卿亦孟子、曾子之意歟。戰國之人不知聖道久矣，學楊、墨者止楊、墨，學儀、秦者止儀、秦，學申、韓者止申、韓。至異端而止紛如也，至聖道而止何人哉？學不可止也，況非所止而止乎？卿以其如是也，不敢高爲之論以誘之，慮其以太高而止也；不敢持不可止之論以塞之，慮其以無所歸宿而止也。明言其可止，而默寓其不可止之意焉。噫，卿之意有在矣。不然，則學至乎禮而止，亦卿之言也，卿□□知是哉？《止齋論祖》卷下。

太宗功德兼隆論

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始之不以禮（一），取守異效（二），而終始不能以相配，則自漢以來人主恨之。此而非其勢之相反也，無道德以養其心，則功成之後難居，而

氣盛志得者皆所以爲後患遺禍也。唐太宗以戰守攻取之餘，而刻意於仁義禮智之治，功在當時，德在後世，史臣以「兼隆」稱之。愚謂若太宗者亦以養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兼隆。夫以謳歌既歸而與人爲善，視陶漁耕稼無政焉；一爲葵丘之會，君臣爭侈，無復在莒之時之念。大抵人之分量，當於變遷轉徙之時觀之。方艱難時，群雄逐逐而起，而誰無有帝王四海之意，直願聽命於一夫哉？爭久而分定，惟寬堅厚忍者得之。則夫得天下於戰爭攘取之所不能濟者，是必有遠過人者。使其處艱難之心爲處安寧之心，處荆棘草莽之心爲處黃屋左纁之心，處軍旅孰勝孰負之心爲處百官萬民之心，則詩書所稱亦猶可勉。魏晉而下何其紛紛也！事集而釁隨，名大而怨作，自強而世不繼，則相仍而有之。嗟夫，兵莫慘於驕，禍莫大於富貴，此有道者之爲惜也。太宗之興，夫豈有遠過晉魏之始哉？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無變乎其心，是果淺才涼德者所能邪？彼魏徵藩邸之讎臣也，若以庸君處之，誅戮擯斥，死不足快。就使不藏怒，不宿怨，則生全之既仁矣，仁義之勸，何爲特排衆議〔三〕，刻意而從之？嘗試觀其相與之際，殆有己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無難色。此心此時，殆與造化者同量，與不以鯀廢禹者同量，與克商之後偃然自訪九疇於亡國之虜者同量。自漢高、文、景終怨雍齒，遲賞朱虛，竟疏張釋之，皆不及也。《孟子》曰：湯威公學於伊管而臣之，故不勞而王。且伯天下莫難於克己私也，太宗克於疇昔素所不平之私，如洗泥滓，此其爲貞觀，無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兼隆，其中必有受之者矣。蓋嘗論之，事不兩立者，不正乎一者也；行不及遠者，不反其本者也。是故屢勝之才，易地而廢；用功不深者，則更事不能以

守。太宗之功德夫豈如是而求兼隆者哉？昔者曾子之論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彼其一弱一強甚相反也，孟子以爲守約之功。蓋一而二，能弱而相彊，惟養心者能之。太宗攘孤隋、斃群盜之氣，俄而悉心委計之下風，以行三代之仁義，譬如牧野虎賁之士脫劍，或而冠冕，粹然學士大夫也，而無勉強作勞之意。吾固以見太宗之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貞觀之治當不止此。《詩》曰：「陟彼矧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人馬俱病，非陟矧無見也。事變之來，有甚於陟矧者矣。遼東之役、仆碑之事，此所以爲太宗，吁！《止齋論祖》卷下。

〔一〕始：疑當作「治」。

〔二〕取：疑當作「攻」。

〔三〕排：原作「牲」，據文意改，蓋形近而誤。

賈誼通達國體論

天下之治體〔一〕，未始有定論也，而儒者之學則有定論也。論天下之事，一以吾之學裁之，則吾胸中誠自有先後，然概之當世之緩急，則往往不能以相等。蓋至于此，儒者所甚難言。何者？由吾之說，彼固所未暇，而由天下言之，吾將有所屈也。然則君子亦或有反焉，以深切著明於當世，亦惟其

勢而已。賈生一書，其爲流涕太息之說也，議者惑之。愚則曰：非生意也，勢也。而劉向亦云：賈誼通達國體。信矣，其通國體也。夫儒者言治，其先後若畫一，不可亂也。功利之不加於仁義，法制之不愈於禮教，豈惟孔孟能言之，將知書者猶能言之。而有人焉易置其說而舛逆其序，則謂之貶道以干時。嗚呼，吾求其人，誠貶道以干時也，則吾議之無貸。如其志非若人也，則吾又何忍議之？昔者舜、禹傳心，不過數語，皋陶矢謨，反覆天道，而周、召之相成王，特有異焉。《七月》一詩，教之稼穡；《公劉》一詩，教之稼穡；《無逸》一書，又告之稼穡。豈無正心誠意之說哉？而何屑屑於耒耜倉箱之爲者？天下後世，唯曉然知二公非貶道者，是以深探其心，而卒得其言，儒者誠未易議也。而賈生一書，其大略汲汲乎權勢法制，而徐徐乎禮義廉耻，語風俗者暇而緩，談匈奴者甚而切，是故議者惑之。夫以文帝之資，其恭儉，其禮下，其固本，皆其所甚長者，雖或一二言過差，而其資有所不可變，則末將至於自正。惟夫制國之無度，服遠人之無人，蓋文帝未嘗慮也。使漢之天下如唐虞三代，根深而基厚，卒然有變，不足以震之，則猶可以徐應而無虞。漢之爲漢，不敢以望此也。帝也一切不慮，辟陽之誅，弄兵闕下，捨而不問；孟舒、魏尚盡力邊事，輒見繩於文吏，則誰而任後患者？痛哭流涕，恐懼而言之，生豈避天下之惑我哉？凡觀古人設施，要不可以紙上爲斷，其當時身親見之有次第也。夫子用於魯，今日墮費，明日墮成，聖人豈樂用兵哉？蓋魯則然也。由今觀漢，甘泉之警，吳楚之變，卒有待之，而無太憂，則以爲生言之無補。向使誼陳不極，意不切_(二)，則條侯未必用_(三)，梁未必益，而漢之事殆非今日之所睹。愚故曰：儒者定論，誠自有先後，而或有所反焉，以

切乎當世者，賈生也〔四〕。《止齋論祖》卷下。又見乾隆《河南府志》卷八。

〔一〕治：原作「法」，據《河南府志》改。

〔二〕切：原作「坎」，據右引改。

〔三〕用：原作「月」，據右引改。

〔四〕生：原作「先」，據右引改。

孟施舍似曾子論〔一〕

士有所到之相遠，君子何以同之？曰：同之以其初者未害也。其初何也？其質也。質之美者本不異〔二〕，所養之有淺深，而所到之地不能不相遠也。君子之擬人也，將以其初邪？以其所到之日邪？以其所到之日而略其初，是絕人也，是簡天下之可爲賢人君子者也。以其初者而同之，使夫凡有所及者皆知其質之可以自進，將一日而同天下者無疑焉。然則君子之擬人也，亦何愛而不同哉？此孟子曰：「孟施舍似曾子。」且曾子，顏、冉之高流〔三〕，吾嘗同之矣。施舍何如人哉，吾未之聞也。以後世未聞之一夫，同夫孔門之高弟，孟子之擬人亦過矣。嗚呼，岐嶷之初，烏知其不爲配天之后稷；童家之始，烏知其不爲具體之顏氏〔四〕？故凡質之非薄非嶮，而僅能無害者，有君子之所甚望也；或有所不至，則其習也，非其真也。是以君子之論，寧引之過高，而不敢謂其止於如是，蓋亦懼夫人同

之，則亦自以爲我止於如是，而不敢望夫人。茲孟子之於二子，所以不定於賢愚已分之後，必同於氣質混然之初，皆君子之望夫人者大也。不然，吾恐世之不多古人，未必斯人之過，或者君子之論有以縮其敢爲之志而已矣。今夫荆軻、聶政之徒，惟死之無忌，非施舍之徒與？曾子之在聖門也，混然不見其表，茫乎不知其畔岸，其分量之大、其涵養之深未易窺測也。參乎，吾見其與施舍不相似也。然而理蔽於萬殊，非見之定者不能一之，而曾子能一之。可懼者莫三軍若也，施舍不知懼，故吾以爲此一不動心，彼亦一不動心而已矣。若其所到之遠近，則涵養之淺深也。嗚呼，是質也，參也幸而爲聖人之徒，施舍不幸而不遇聖人者也。略其所不幸而求其初，則二子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十室之人必有夫子。有其質而學問之不加，茲所以爲夫子者不能一二，而子聖人所甚惜也〔五〕。是故苟原其初而論之，則可以爲夫子者不過一室而已；有其人可以爲曾子者，不必過乎施舍矣。不然，則曾子之所畏，即前日之杖劍威聖人者也；爲帝者之師，又前日之俛首進履者也。然則孰謂以施舍之質而不曾子之如哉？惜乎其美質有餘，而學問不足也。茲所以終於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噫，揚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喜之；諸葛亮之自比管、樂也，人皆與之，吾傷之。雄蓋自知其質之足以遠到，亮則不自知其質之足以大有爲也。傷哉！下缺十字。曾子，而止於亮也。《止齋論祖》卷下。

〔二〕孟施舍：原誤作「孟旅舍」，據《孟子·公孫丑上》及正文改。

〔三〕不異：原作「異不」，據文意乙。

〔三〕冉：原作「再」，據文意改。

〔四〕烏：原作「鳴」，據文意改。

〔五〕「子」字疑誤。

君子所性論

本乎自然者，天之所以與我也，不可以容言也。言之切矣，而又詳言者，君子之不得已也。夫君子之不得已，憂天下也，爲後世也。聖人之不言性也，人之不可得而聞也，我知之矣。然我知之，天下後世惑之，奈之何好事者之說其不紛如也？嗚呼，此君子之所動心也。深思熟究，將忘言之也，則無以覺天下之迷也；抑言之而略之也，則適以滋天下後世之惑，曰如是而爲欲，如是而爲性。彼盛行窮居皆其分外事，而仁義禮智蓋其中所固有者。發明指示，言之不足，而又詳言之。若孟子之言「君子所性」之意歟。且君子之所謂性者何如哉？曰：性者，吾之所固有也。動亦定，靜亦定，而無係累焉者也。天地之所以覆載也，日月之所以運行也，山川之所以流峙也，與夫物之所以動植也，彼固有以行其中者然也。古之時，二帝三王其事業之見於詩書傳記者（二），無非性之實也，性之泯乎無聞焉者固也。三代衰，異端作，性之實不明，而性之說始支分角立，亡所統一。嗚呼，此性

之所以不明也。非性之不明也，言之者蔽也。吾夫子之不言性也，非惡夫言也，得之於心而忘於言之。仁義禮智皆其所謂性也，曰「相近」云者，爲習之遠而言之也。至子思天命之說行，天下後世亦知夫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不善也，而至理所在有不可容心於其間耳。吁，亦至矣！孟子學子思而師子思者也。性善之說鏘鏘牙頰間，曰日以號于天下。孟子之心非求有以勝夫師之說，而驗天下後世之人也。病夫說者之紛紛，而天下後世之無所統一也。使夫人所性之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吾知孟子之無所言焉可也。不幸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者疑之^(三)。明珠在懷而索之塗，美玉在袖而求之人。明言直術，取諸其懷袖而還以予之，則所性之說將屬之誰乎？故性無在也，亦無不在也。捨仁義禮智而言性者不可也，謂仁義禮智爲非性之所自出者尤不可也。廣土之欲，衆民之樂，是情也，非性也。盛行之不加，窮居之心員^(三)，是物之自外至者也，非性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嗚呼，其君子之所性者乎。叮嚀詳復，既言之，又言之，孟子之心何其爲天下後世之深且切也！彼天下後世日聞其說，而無所惑焉者何也？性惡之說，荀卿蔽之；善惡混之說，揚雄溺之；三品之說，韓愈又從而辨析之。吁，性而可惡，天理果不可謂之善矣；性而可謂之善惡混，天理果不可謂之一矣；性而可析爲三，天理亦可容心而擬議之矣，而可乎？或者其亦求爲自勝之說，而不可得而過爲之異同邪，是未知天理之所在，窮天地，歷萬代，質諸鬼神而無疑^(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五)。瞽者得日於盤，聾者得雷於桴，所見不明，而所得故然。故曰：子思之言性也，言乎其性之所自出也；孟子之言性也，言乎其性之所固有也。荀卿論情，非論性也；揚雄

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修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嗚呼，亦幸有君子之說在也。《止齋論祖》卷下。

〔一〕三王：原作「三子」，據文意改。

〔二〕疑：原作「凝」，據文意改。

〔三〕員：疑是「損」之闕文。

〔四〕神：原作「移」，據《中庸》改。

〔五〕百世：原作「百姓」，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六〇五一

陳傅良 三五

荀氏在軻雄之間論

士君子之論人物，不可無一定之論也。無一定之論而依違於是非之間，將以爲是，恐天下或以爲非；將以爲非，恐天下或以爲是。是非可否雜于胸中而未決，於是立兩可之說而介乎是非之中，使天下後世聽其言而自擇焉，好之者不以吾言爲不及，惡之者不以吾言爲太過，庶幾吾之爲是論可以免天下之譏議矣。論人如此，果可謂善論人者乎？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違於是非也？荀氏本不鈍□，愈愛其文，嘉其辯，許之以軻則不足，稱之以雄則不救，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之際不能斷然爲之去取，此「軻雄之間」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荀氏在軻雄之間，請申其說。世之論人物者，其患有二：品藻之不當也，議論之猶豫也。故其議論之猶豫，寧若使品藻之不當耳。蓋君子之論人，非好論人也，論諸古所以訓諸今也。彼之所爲是耶，吾從而名其爲是也；彼之所爲非

邪，吾從而名其爲非也。是非有一定之論，則天下之人因吾言知所去、知所就，則無愧於言矣。故孔子論帝堯、帝舜，則有「大哉」、「君哉」之別，不曰無優劣之異也。論顏回、子貢，則以子貢爲弗如，不曰在可否之間也。斷是非於一言之內，定優劣於數字之中，曾何議論之猶豫乎？然世之君子著書立言，懼後人之議己，則每依違其說。名其爲是不敢遽以爲是，名其爲非不敢遽以爲非。非與是不能斷，則其設辭不得不疑。如是而圖後議之苟免，何貴於立言哉？韓愈，唐之文宗也，其著書立言每以明道爲己任。吾於讀荀之說，見其議論之不決也。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泯者，繫誰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諍然一出於正。雄之《法言》，論議端謹，溫溫乎有論□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所得，軻也無愧於雄，雄也無愧於軻。誠以其源流出於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爲者，愈乃附名其中。以荀氏爲主盟吾道邪，然其非十二子（二），而子思、孟軻之徒略不暇顧，是不知所謂投鼠忌器者。以荀氏爲知性命邪，然其論人之性則以爲惡，是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以荀氏能通於禮邪，然其論禮之設則以爲僞焉，是不知因人情之說也。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其後門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於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於軻、雄之間，抑何議論之不決耶？愈知道者也，夫豈不知荀氏之非也？然其處心則懼天下後世之議己也（三）。吾將以荀爲軻之徒，後世讀其書，見其有不合於吾言，以爲太過也；吾將以荀爲雄之徒，然後世讀其書，荀惑其浮辭，則以吾言爲不及也；不若寄是非於不斷之內，含優劣於二賢之中，而使有識者自取焉。此則

愈之心也〔三〕，愈非不知荀之非也。嗚呼，君子之言重於金石，以金石之難動也。愈以立言自任，何是言之發兀兀而無定邪？□□世如愈者出，讀荀書，觀愈文，則是邪非邪固不逃乎心目。不幸所見未明者，因愈之文，求荀之書，爲軻乎？爲雄乎？吾見其雜乎胸中而莫知所適也。然則愈之發言抑何兀兀而靡定邪？嘗取愈之文而熟復之，以爲愈之所以立論大抵然也。其平居排斥佛老有如寇讎，以佛老之道有異於吾儒之道也。至於讀《墨子》，則以爲孔墨不相用。夫墨子之道去佛老無幾耳〔四〕；去佛老無幾，則其去吾儒也爲遠矣。愈既却其人，又從而招之，何哉？亦以其處心未定，故見於議論者如此。噫，立言如愈，見道如愈，天下之所任重如愈，豈可□而輕議之哉？吾獨惜其議論之猶豫，不能明□□下耳，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止齋論祖》卷下。

〔二〕十：原作「一」，按《荀子》有《非十二子》篇，據改。

〔三〕天下：原作「未下」，據文意改。

〔三〕此：原作「比」，據文意改。

〔四〕去：原作「云」，據文意改。

聖心萬物之鏡論

天下之理，散於萬物，而聚見於人之一心。然以心逐物，愈不見物；游心於漠測無物之中〔一〕，

物乃自見。何者？天下之動固不觀於動而觀於靜，所以照群實者不在實而在虛也。聖人之心，本備萬物而無一物。惟其備物，而不以一物爲累，櫻其胸中之寧。精之於惟危惟微之初，而神之於無思無爲之後。沖虛恬淡，與萬物釋然於兩忘之間。殆見乾坤闔闢，宇宙紛紜，皆其分內耳。此心洞然之無障，萬物之理，色色陳露，是非求見之也，夫惟無物，乃能見物也。莊周論聖人之心，曰：「靜乎，萬物之鏡也。」信乎！以靜者爲萬物之鏡也歟。或曰：聖人之無物也，將以屏物也。古人之心若死灰，既已死其心矣，何假與物對？嗟夫，人而死其心，歸而宿之無用之地，則可；一出而與物遇，此心之擾起矣。夫一與物遇，此心已擾，是豈真靜也哉？天下之真嘿，非謂能嘿於嘿也，而不亂言者斯嘿也。天下之真正，非謂能正於正也，而不汨於流者斯正也。天下之真靜，焉用屏物爲哉？金納於火，火百煉而金自若；月印於水，水百折而月自若。聖人之靜，非不與物接者爲可貴，而其交物而不蔽於物者斯爲可貴也。《易》之「靜」，蓋將以有感也；《大學》之「定」，蓋將以有應也。聖人之心，其所以無物，乃所以見物，焉用屏物爲哉！吾方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好樂，不得其正之言，則知其心之不靜者若彼。反而求之於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患難、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之說，則又知心之靜者如此。是故心一也，聖人所以異乎人者，靜不靜之間爾。瞰流而轉，見人若非人；席地而舞，見室若非室；室與人非難見也。聲一也，躁動者不聞，而安居者聞之，非耳目之變也，亦靜不靜之間也。孰謂聖人之靜，而不足以見動也哉？聖人絕智慮於天理之贅，黜聰明於坐忘之中，此心淡然與太虛一。太虛無有，亦無無有；此心無有，亦無無有。太虛無着，亦無無着；此心無

着，亦無無着。泛而觀之，天地物也，陰陽亦物也；形色物也，恍惚亦物也。以天地索我，吾以天地見；以陰陽卜我，吾以陰陽見；以形色求我，吾亦以形色見；以恍惚赴我，吾亦以恍惚見。不物於我，物無不見。如雁過淵，淵無留雁之情，而雁無不見之影。如葵向日，日無向葵之意，而葵無不映之陰。嗚呼，茲亦萬物之鏡乎！抑嘗考子思之言，聖人於至誠盡物之性，不知如之何而可盡。觀孟子之書，以舜明於庶物，不知如之何而可明。未能無疑於此也。蓋至於《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後豁然悟曰：「嗟夫，聖人所以盡、所以明，此也。夫復之爲言，猶曰一心之靜云爾。天地之爲言，猶曰萬物之理云爾。所復在此，所見在彼，何也？天下之理，固有聰耳而聽者無聞，而反耳之聽者徐以氣聽，則唯然之中有雷霆；拭目而視者無睹，而反目之視者徐以神視，則介然之中有嵩華。大抵逐於物者蔽於物，□□中者斯以燭物。噫，深明乎此，聖人之心又在吾□□矣。」《止齋論祖》卷下。

〔二〕漠：疑當作「莫」。

君子學道則愛人論

物我之分，本無二致，私心勝則萬理散，公理明則彼己混一。天下之人嘗至於芻狗視萬物，秦越

視人之肥瘠，而恬不介意者，由窮人欲而滅天理，而莫己自悟也。嗟夫，乾坤闔闢，萬類紛紛，皆吾分內耳，何至離心迹，判內外，梏於蕞然形體，以爲此紛紛也哉！惟君子以道御情，一性之中，湛亡一物，八達之廣，融爲一致。凡視有生之類，皆吾之體，矜憐撫奄，無所不至，惟恐一毫慘刻之意，有以傷天地之生。自非胸中豁然，涵容渾厚，深有所得者，端有不能矣。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人之在天地中，太倉一粟耳。蓋天下萬古，人心物理，一飛一潛，一榮一謝，孰不爲物，渾然無間，合內外之理而已矣。柰何世之物我太深者，汨於情竇之私，昧乎一貫之理，吾身之外，略無所容，利害未□如鴻毛，設心已險於溪壑，雖君臣父子不暇恤。金玉己生，砂礫人命。衣必輕暖，何恤人之短褐不掩脛；食必膏粱，何恤人之糟糠不充腸；居必華屋，何恤乎人之無置錫之地；體必胖佚，何恤乎人之勞苦萬狀也。自靈而愚人，自貴而賤人。苟可以流吾所大欲者，必盡心力而營之；視人之利害，則於毫髮而不肯爲意。謂人生天地間，所以別於物者固如是，他人之於我，血脉不屬，瘡疥不關，豈足分毫顧惜。甚哉，公理不明，一至此極歟！抑不思天地一氣而成萬物，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人我所稟，均此天地之氣耳。今夫家器之毀而人必營護者，以吾物也；爪髮之落而必愛惜者，以吾體所生也。人我實同體，而利害分爾汝，愚亦甚矣。君子剖判藩籬，泛觀覆載，謂幽明一致，人我一形，我與萬物俱付於自然，無一毫之私介乎其間。有一毫之私，天理已非吾性分事，是邈乎一物矣。惟夫合大道於一性，總萬象而並觀，故能以人視我，而以我視人。不以人欲之私以待天下，而以天理之公待天下。己達而達人，己立而立人。茲豈君子□能合物我之情以爲一

哉，其間固有自然之性，不約而同也。切嘗論愛人之道，不可不誠也久矣。孺子匍匐入井〔二〕，而人必救者，誠心於愛孺子也。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者，誠心於愛親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聞聲不忍食肉，誠心於愛物也。愛人不出於誠心，君子謂之僞。梁王移民移粟，宋襄不擒二毛，此非不愛人者，其用心物在於闢土地、求諸侯〔三〕，不誠可見矣。禹不忍溺，稷不忍饑，湯不忍塗炭，武王不忍荼毒，發政施仁，若將不能自己，誠之至也。此無他，道體明達，則我即人，人即我，故能愛人如愛己。道體乖隔，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何有愛人誠心哉！胡不觀《大學》之道本於靜，然後能應；《易》之道本於無思無慮，而能感。應感之心，愛人之端也。然則君子之愛人，出於感應之自然，未有不誠者矣。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常駕仁義之說，呼其以道援天下也〔三〕。昔者顏淵、子路各言其志，子路願車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至夫子言志，則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嗚呼，孔子也，顏淵也，子路也，胸中停蓄自有淺深，故其愛人之志見於□言之間亦自有異爾。宜哉，武城之宰必牛刀割雞歟！

〔二〕孺：原作「儒」，據文意改。下同。

〔三〕物：疑當作「特」。

〔三〕「呼」字疑誤。

顏淵天下歸仁論

天地囿于域中，其形可得而窮；吾仁根於一心，其用則無時而盡也。人能以吾無盡之仁而寓於有窮之天地，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皆在吾性分之內。其何者？天下之理，公則大，私則小。惟天下之小者常歸於大，惟天下之大者能受其小。仁人之心苟持其公以勝私，視我猶物，視物猶我，則吾也大，而天下小。以吾心之大，納天下之小，又焉知有一物而不入吾至仁之域哉！昔者顏淵坐進此道，故夫子以天下歸仁語之。顏淵天下歸仁^(二)。嘗謂天地無私於覆載，故無一物不歸於覆載之中；日月無私於臨照，故無一物不歸於臨照之中；仁人無私於一心，故無一物不歸於吾心之中。以仁心而觀天下，則天下有大之名，無大之實；以天下而觀一心，則吾心有小之形，無小之理。君子人歟，患不能廣其心爾，何患吾仁不足覆天下乎？惟蔽者於此，私其身而分爾汝，私其家而分比鄰，骨肉而讎敵，肝膽而楚越，肥己而瘠人，利己而害人，達己而窮人，則方寸之地，吾見其隘矣，其能使四海入吾之仁歟？君子宅心廣大，一視同仁，老人之老無以異乎吾之老，幼人之幼無以異乎吾之幼。備萬物於一身，納天下於方寸，則己大而物小。視天下之遠即吾一家之近，萬物之衆則吾一身之寡。視吾之在天下猶太倉之一粟，而天下之在吾仁亦太倉之一粟耳。縱上而鳶飛，下而魚躍，其能出於吾仁之外歟！顏氏之子居陋巷，以謹其獨，飲一瓢以勝其欲，三月不違，以至其誠。怒則不遷，蓋視人之怒無以異

乎我之怒也，何必遷之於人歟？善則不伐，蓋視我之善無以異乎人之善也，何必伐之於人歟？勞則不施，與其勞於己，不忍勞於人也。勞不施，善不伐，怒不遷，則物我相忘。天即吾之父也，地即吾之母也，凡天地間者即吾同胞之兄弟也，其忍置之度外歟？疇復孑然獨立於吾仁之表歟〔二〕？使顏氏子得明王聖主而相之，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奏《韶》舞，則天下一何幸邪！惜夫春秋之餘民不蒙其實惠，爲仁人之長太息。嗚呼，是道也，在子思則爲中庸之道，在孟子則爲浩然之氣。子思言「致中和，天地位焉」，是天地雖大，不能出吾中和之外也。孟子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雖大，不能外乎浩然之氣，孰謂天下能逃乎？顏淵之仁，子思之中，孟子之氣，其名不同，特一理耳，學者可不大大其心？《止齋論祖》卷下。

〔一〕此句是舉其題，當時「論」之體如此，非衍文。

〔二〕孑然：原作「孑然」，據文意改。

動靜見天地之心論

凡人之心，果孰爲之初也？世之言曰：天地之生之初也。天地之心抑果孰爲之初也？世之言曰：太虛之生之初也。噫，論至於此，蓋亦邈焉歸請茫昧隱幽而已矣〔一〕，其所謂心，則卒莫能見。於是

始有離形器事爲而求心於空者矣。求之於空，見空而不見心。然則心不可見乎？文中子知天下之均有是心也，而不能以自見也，於是乎言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且既有方圓矣，是未離乎形器也；既有動靜矣，是未離乎事爲也，烏在乎離形器事爲以求心也？動靜見天地之心。嘗試觀夫形器之所以爲形器者誰乎，事爲之所以爲事爲者誰乎，則心之用也昭昭矣。今夫物，草之腐也螢生，木之朽也蠹生，果蓏之壞也蛆生。以至穢積而菌榮，石碎而火見。凡天下之物，殘敗毀棄之餘，而往往菜華發焉，蠢動生焉。而其神奇臭腐，更衰更盛，更生更死，相禪而無窮也。是果孰爲之也邪？謂其有以爲之，則無見也；謂其無以爲之，則烏得而不窮？惟人亦然。其形也，不猶草木之果蓏也邪？而其形之所以運也，不猶盛衰生死也邪？然吾見吾目睫之瞬息而已，而或闔闢之，則無見也。吾見吾鼻口之噓吸而已，而或出納之，則無見也。吾見吾手足之屈伸而已，而或弛張之，則無見也。吾見吾血脉之升降而已，而或消長之，則無見也。夫無見也者，無以宰之則窮矣。夫既未使有窮矣，則有宰之者矣。夫其宰之者若有物矣，則其不可見者亦可見矣。由是而觀天地，彼其方圓也者，不猶吾之口腹手足也邪？彼其動靜也者，不猶吾之噓吸屈伸也邪？彼其動靜之所以動靜也者，不猶吾之闔闢弛張也邪？誠知夫方圓之不能自動靜，必有非動非靜者爲之也。方圓吾得而見之矣，動靜吾得而見之矣，其所以方圓動靜者獨不可見乎？山川之流峙，孰流峙之？日月之冥晦，孰冥晦之？風雨之止作，孰止作之？寒暑之往還，孰往還之？是必有一焉者。一者何也？以其不測謂之神，以其不居謂之易，以其不倚謂之中，以其不息謂之誠，以其無不通謂之道，以其無與不與謂之仁，以其無所不應謂

之心。嗚呼，是果不可見乎？是果離形器事爲而在於茫昧隱幽者乎？是故所以爲萬物，此心也；萬物無此心，則盛衰生死之變窮矣。所以爲人，此心也；人無此心，則屈伸噓吸之用息矣。所以爲天地，此心也；天地無此心，則動靜之時偏矣。是故見萬物之心，則吾心見矣；見吾心，則天地之心見矣。物也，人也，天地也，而誰能間之？《易》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嗚呼，知窮而復則至矣，王通蓋有得於斯。《止齋論祖》卷下。

〔二〕請：疑當作「諸」。

韓愈所得一於正論

君子之於道，莫難於知所擇，而尤莫難於知所守。知擇而不知守，則異道勝而正道裂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人皆知之，則亦人皆得之。然知者衆而得者寡，非正道之不易得也，擇之不正而守之不一也。君子之明道，要必擇其所正焉者，守之以爲一定不易之學。所守一定，吾奚懼夫異道爲哉？故雖邪說蠱起之時，而正道終不至於泯沒者，一君子所得之力也。予讀《唐史》，見其贊韓愈氏以「學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之言〔二〕，因得以爲之論。嘗謂正道之患，不起於害道之人，而起於叛道之人。夫名非害道，實則叛道，此其爲患尤甚於異端邪說之熾，不可不辨也。蓋自去聖人綿遠，正塗壅底，

百家之學起而乘之，以與吾道壘者蓋不知其幾也^(二)。賢人君子之患夫彼之足以害道，而吾之衛道者又不可以不至，乃於是焉出其區區之力而與之馳騖乎紛爭之地。往往其力益不足，而其道益屈；其道益屈，而其說益變。至其久而無功也，則從而尤之曰：吾道正道也，而彼之道亦反經而正者也。夫既以爲反經而正矣，乃始移其平日衛道之心，而爲操戈入室之舉。荀卿號爲雜伯稱王，而反以非堯舜爲辭。揚雄亦不詭聖人者，而猶有取於老子之說。二子且爾，下此將若之何哉^(三)！蓋彼非不知夫正道之不可或變也，其始也擇之固未甚正，而其久也守之亦未能一。一者不守，則正者分矣。嗚呼，天下而無學聖人者也，正道之傳則已爾；天下而有學聖人之人，則韓子明道之功其可掩乎哉？甚矣夫，元和之際，舉天下而惑於異道也。佛道之害，正道之蠹也，而習聞其道者方且樂其誕而自小。自小之患猶可也，而爲上者方且蔽其術而尊事之。愈也孰從而正之？或爭四海之惑而有所不懼，犯人主之怒而有所不顧，身可殺，而正道不可一日廢焉。愈非徒以口舌爭也，蓋其平日所擇甚正，所守甚一，非六經之旨不傳也，非聖人之書不觀也。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吾知信聖人之道而已，至於時之所尚，衆人之所習，則皆牢關固拒，推而放諸禽獸之域，況敢望吾聖人之藩籬哉！自非擇之精而守之固，吾未見其有得乎此也。今觀《原道》等篇，而言道之正論，鑿鑿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飢，繩繩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不謂之一粹然一出於正，可乎？孟子曰：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學奕而二其心，則終其身無所得。然則所守不一，而欲其盡出於正，又可得乎哉？嗚呼，明道之難其人也久矣！自夫子二百有餘年，而孟子出焉。夫子立正道者也，孟子廣

正道者也，而愈則守正道者也。愈之所守正道，信可嘉矣，而後之論者乃以上封禪書、禱黃陵妃、待命宰相之事而議其非是，特未知史臣立言之法爾。史臣之贊愈，蓋美其有明道之功，而未嘗及於出處之迹，雖以略焉可也，而謂可少之哉？雖然，愈之純正，吾無以議爲也，獨怪夫孔孟之後，如董仲舒之賢，後世不以傳道許之，則亦可恨焉爾。罷黜百家，潛心大業，與天人大槩之旨，正誼不謀利之說，類非漢世學士大夫所能爲者，而仲舒盡之。此正韓子之流也，亦可謂學正而守固□也，愚故表而出之，以著于篇。《止齋論祖》卷下。

〔一〕學：《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贊》原文作「當」。

〔二〕「壘」上似當有「對」字。

〔三〕「之」下原衍「之」字，據文意刪。

復鄉舉里選如何論〔二〕

天下者畏名之患者，自信之不篤也。自信之篤，則今無可畏之名，不篤，則無所往而非畏也。畏之無他，畏其難而已矣。殊不知天下無難事，畏者則惟見其難，而不見其不難之所在也。鄉里之舉選，古嘗行之；及久而弊，弊而遂廢之。人皆曰：古之俗厚，故可行其久也。日之於薄，故弊至於末

流，則其廢也固宜。既廢矣，欲復古，而背古益甚矣。此畏者待古太高，待今太卑者之言也^(二)。然則以今之俗與古之俗爲相似，亦所難言。固嘗依今之俗而爲之法，行之既久，則古風日復。不患其不復也，患在自信之不篤爾。畏者之論必以是爲迂闊，復鄉舉里選如何，愚請得而論之。風俗之爲言，人情之謂爾。人情莫不本於好惡，而好惡莫重於榮辱。爲今計者，莫若以德行道藝之舉爲先，而制科之舉爲後，而殺其禮。人情未有不趨榮而避辱也，今也以文章奔競爲榮，雖未以德行道藝爲辱，人情特以爲迂闊而忽之，其榮與辱又奚擇焉^(三)？今誠先其德行道藝，則其文章非奔競者之□矣。有諸中，形諸外，亦可得因是而觀德行道藝也。夫子首之以德行，末之以文學，非特當時居其科者其情有媿與無媿，而後世之觀其人者亦有以見其無媿與有媿別也，其榮辱豈不的然矣哉？試以夫子四科之意行之，則鄉舉里選之法不亡矣。說者謂今之俗所以不復古者，謂其僞也。貪倚廉爲地，妄假真爲媒。鄉里之大夫一不得人，而有不公之弊，所以舉不得其人，曾不若守令之法爲愈也。愚曰不然。鳶飛于天，魚躍于淵，天下公論之所屬不可誣也。或非其人而居其選，則天下必曰：非其人而居其選，不亦可鄙乎^(四)？其辱也大矣。實具而不與其選，則天下必曰：是誠其人而反不與，不亦繆乎？其榮也大矣。將見非類者聞天下之議，必惶惑而求目下之誇，其能久於其選哉？由是者，鄉里之大夫聞天下之議，必求所以倖得者，安能久於施設之地哉？苟謂古不可復，則舉選之弊至分南北而愈甚，至唐而不可枝梧矣。唐迄五季，則法之弊愈甚，至今而不可枝梧矣。是後世人不復古，而一切廢之也。唐臣之議蓋亦持兩端而畏名者歟。《止齋論祖》卷下。

〔一〕何：原作「可」，據文意改。

〔二〕上「者」字疑當作「有」。

〔三〕榮：原脫，據文意補。

〔四〕鄙：原作「畷」，據文意改。

仁言不如仁聲論

聖人不能一日而仁天下也。一日而仁天下，則仁之效亦淺矣。蓋一日之仁，吾未嘗有是心，而天下之人亦未敢以是期望於我。一旦遽欲行仁於天下，發號施令以曉天下之人，是雖家置一喙以喻之，人孰信其爲仁哉？聖人之仁不若是之淺也。夫聖人之仁非於布德施惠之時，而後天下始知其爲仁也，天下信之久矣。天下如其大，吾之仁獨有取信於天下者，豈非惻隱之仁閎於中而肆於外，在人耳目爲已熟矣，而民之所以薰陶而漸漬之者亦已深矣，又何必譊譊然以告人哉？以此較彼，則利之小大、功之淺深益甚相遠也。故曰「仁言不如仁聲」。請試申之。嘗謂夫施信於民者，不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施敬於民者，不若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蓋敬信在我也，必有待於施焉，則是未免於有言也，言其可以服人哉？若夫未施敬信於民，而人已知其敬信，則相與忘言矣。吾故無假於言，而人亦無待於喻也，其效固不博哉？知此者可以言仁矣。蓋爲仁與行仁異。爲仁一日足矣，故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至於行仁，則不可以責朝夕之效也，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諄諄以自言其仁者，特婦人之仁耳，特姑息之仁耳。故宋襄公非不仁也，然君子不以爲仁者，蓋襄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不仁之聲在人久矣。及泓之戰，乃欲告人曰：吾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此吾之所以爲仁也。言雖若此，豈足以掩不仁之聲乎？梁惠非不仁也，然君子不以爲仁者，蓋惠王好戰而糜爛其民，不仁之聲在人亦久矣。及其凶歲，乃始告人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此吾之所以爲仁也。言雖若此，豈足以掩不仁之聲乎？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況欲行仁於天下者，其可先言而後聲乎？故成湯之遷亳，仁也，盤庚之遷亳，亦仁矣，然盤庚之仁不如湯之仁者，盤庚未免於有言耳。使盤庚之仁聲如成湯之彰信於民，則群臣豈得以浮言而惑之乎？三篇之書雖不作可也。舜之伐有苗，仁也，成王之伐三監，亦仁也，然成王之仁不如舜之仁者，成王未免於作誥耳。使成王之仁聲如舜之浹洽於民，則邦豈復爲大艱乎？《大誥》之書雖不作可也。大抵天下之理可以馴致而不可以速化，天下之民可以誠服而不可以詐欺。仁著於言，如伯者之用兵，必伐楚而後人知其爲義，必伐原而後人知其爲信，信義亦薄矣。仁寓於聲，如王者之用兵，故商之興也不在於鳴條之日，而在於未征葛之時；周之興也，不在於牧野之日，而在於未渡孟津之初。先聲所暨，人服之舊矣，何俟於言乎？論至於此，勸農之詔不必下也，有以率之，則農自勸矣。馭吏之詔不必頒也，有以先之，則吏可馭矣。仁之名見於有言之後，孰若仁之聲著於未言之前邪？古之人君，其所以脩身行己，無一念之非仁者，非特以此涵養仁聲仁聞於一己也。植之風聲，則仁見於風聲也；聲教暨於四海，則仁見於聲教。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豈可驟以取名乎？說者以仁聲爲樂之聲，此臆說也，不可不辨。《止齋論祖》卷下。（以上四卷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五二

陳傅良 三六

策問一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藩邸熟聞其人，已廼定爲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概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揉熟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風益薄^二，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於今

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二〕風：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策 問 二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改制以約之。以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邇臣之請，廼欲博訪勳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胄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爲士也，禁其爲舉子者，而開其爲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爲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爲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爲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麻親附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均之爲國子也，在於昔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與宇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別，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其切瑳究之，庶有合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

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策問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效亦可睹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簡且便廼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塞卒乏糧〔一〕，戰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輒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焉。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亡等矣〔二〕，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三〕，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愠怒裴回而吝權者〔四〕，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肄，省尉職〔五〕，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爲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斃，無廼闕略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效，據古馭今，將於是乎取

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一〕乏：原作「之」，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亡：原作「土」，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諸：原作「詣」，據《南宋文範》改。

〔四〕怒：原作「惠」，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五〕肆省：原作「隸升」，據永嘉本改。

策問 四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郡，數年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廼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啓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爲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儀，調兵山東無虛歲，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酎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

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爲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羅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廩廩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蟠漢之陽，東薄于海，南亘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爲多。今戍邊之衆孰與河陝〔二〕，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顧以日月爲憂。蓋嘗推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惑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二〕孰：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策 問 五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丕變。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姦；下迨甿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唐衰及於五閏〔二〕，俗益大壞。藝祖龍興，曩時機變傾覆、嗜利亡耻之風，一旦

銷磨，無復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鑄工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敝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爲問，十餘年于茲矣，而未睹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

〔二〕及：原作「今」，據四庫本改。

策 問 六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睹矣。春秋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蘇、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效，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爲曹、吳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是何節義成俗，而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衰矣。內則朋黨，外

則藩鎮，皆一時之後，何沒沒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說爲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呂、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曆以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睹矣。豈論卑氣弱，廼所以爲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君訂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

策問 七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齷齪守文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混一流品（一），不著左右，所以并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須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紬繹焉，以備采擇。廼者改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絕也，今將比而同之歟？廼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爲功歟？廼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從調歟？廼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之矣，今與正奏概無所齟齬歟？廼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爵，位不過郡丞佐，今皆可以踐清要歟？廼者以贓免叙復，若員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

官特間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所以爲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爲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爲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二〕混一：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策問八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爲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蘊，射於禁囿。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飲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閱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閱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井牧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行，盍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爲郎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庭，

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閑於武事，將有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策問 九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熙朝慶曆、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荆楚劍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薄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苟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窮，用武之國莫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閏之周、唐，成敗異效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而鹽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厯厯無乏。夫是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

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策問 一〇

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概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吳之役^(一)，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蔦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二)，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驅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厯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類以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

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者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楫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岳出討，大治步艦〔三〕，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聞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乏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參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憲。且夫沿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戍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毋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一六四，《南宋文範》卷四〇，《古今圖書集成》戎政典卷九九。

〔二〕吳：原作「兵」，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薦：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治：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策問 二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方今淮甸爲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陵吳興之間〔一〕，淪爲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乘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繇是歲患澇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驢，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速〔二〕，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沿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桑麻沃野〔三〕，利賴彌衆〔四〕，卒然隳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瀦浦，以佐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爲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

何？湖堧陂堰〔五〕，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有也〔六〕。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天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爲國而利倖民，奚以爲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爲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廢以成功，何敬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爲耶？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爲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蟠塚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叙鏡湖，單鶚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併幸毋略。《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一〕吳興：道光本、永嘉本作「宜興」。

〔二〕句首疑脫「郵」字。

〔三〕野：原作「懋」，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四〕賴：原作「刺」，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五〕湖：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六〕之：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策 問 一二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盛〔二〕，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爲諸侯傳、爲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于時衆矣！慶曆間，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爲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人〔三〕，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疏，所以爲人才之盛，皆可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

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裨今日大有爲之治，毋易言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〇。

〔二〕盛：原作「成」，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人：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策 問 一三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爲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作之原，富强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荀之詳也，如梳革斷鞫，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耻一事物不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

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效，號爲學術尤備。汝南周氏〔二〕、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爲天下裂，治效泯然，不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爲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雒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貌敬口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歟？其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遭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一不相似也。《書》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奧可也。若不能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州滌原〔三〕，四海會同。」願歷考作者，相與輪中心而講之，毋徒游言而已。《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

〔一〕汝：原作「放」，據道光本改。

〔三〕州：原作「川」，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策問 一四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官也，宜凡夏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司馬。且夫掌群臣之版，與介冑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爲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爲折衝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爲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爲簡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閣，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于篇。《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三。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汲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爲，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

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爲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文章類選》卷二二，《文翰類選大成》卷一四五。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

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耻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疏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爲伯，則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止齋先生文集》

附錄。又見《文章類選》卷二二，《文翰類選大成》卷一四五，《南宋文範》卷五二。

收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恤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人不以爲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爲德，何也？媒之而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機也。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日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

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增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爲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爲今日賀，而爲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主上踐祚以來，江浙之間，饑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減租之詔，遣振飢之使，却免錢之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爲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於鄒、魯之閔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爲是凶年不發之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爲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爲者非也，迫而爲之，而不反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未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以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文章

全宋文卷六〇五三

陳傅良 三七

右史進故事

紹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爲御下之術，

謂深察爲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

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鑑，以備采擇。《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八。

〔二〕悔：原作「悔」，據四庫本改。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

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鄉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爲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譖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止齋先生

文集》卷二八。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群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敵己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慾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辨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况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廟，膾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耻而屈於孝養。二

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内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八。

〔二〕齊：原作「齋」，據《禮記·喪服四制》改。

〔三〕刑：原作「州」，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執競》，祀武王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諸堊至不密。《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雝》，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生民》，尊祖也。《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盧植以禘饗為五年殷祭，以后稷配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几筵：祀先王胙席，亦如之。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謂先王先公。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馬昭云：諸言祖者，近言太祖，遠言始祖。若公子之子孫，有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

《春秋外傳·魯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考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頊。商人則異是矣，亦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宗，而祖契。周監二代，郁

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爲祖，繼祖爲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爲受命之君？周公爲之也。其在《詩·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受命於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文王配帝，又別有樂。假如后稷爲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其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遺太祖，又明驗也。由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桃八人，蓋以此。以《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先公時祀固同。而《周禮》：「享先王禮甚備，享先公但用鷩冕，或亦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下，但告三王，則太王爲祖，而文王猶爲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王時也。《雝》：「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是以文王爲祖，而武王爲昭考矣。武王爲昭考，故文王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

藏。注云：「祖廟謂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太祖。」注云：「太祖謂文王。」王肅《家語》亦曰：「文王自是祖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自訓尊，則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王、鄭同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是也。韋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爲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饗，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禘饗，世數益遠。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攷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專以經爲斷，以贊廟議之決。共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群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八。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一一。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

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爲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爲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爲「直方」，而植□□□，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章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紊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夭，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驂戾〔一〕，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而漢晉〔二〕，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

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已耳，盍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子愿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參不入。被里名，豈足以挽吾孝哉〔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内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淵鑑類函》卷二六二，民國《平陽縣志》卷七八。

〔二〕酸：原缺，據永嘉本補。

〔三〕而：原脫，據右引補。

〔三〕足：原作「是」，據道光本、四庫本改。

朱甥子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間也？人能美名，名不能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爲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間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

人之善，自一念而爲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興。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噫！是念足以爲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二，《淵鑑類函》卷二六二。

全宋文卷六〇五四

陳傅良 三八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檣以負颿，欲其屹乎其不撓也。其颿以曠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柁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殿奔也。其磴以柅乎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櫂若篙以櫂，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篷以却雨，欲其縝密而厚也〔一〕。其艚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千川〔二〕，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匯洑，抔亂石〔三〕，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以檣之，裂席以颿之，績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篷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弱乎其器〔四〕，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爲檣，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爲颿，截乎

其所守，徑乎其所趨爲柁，正於動，引而不發爲磴，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爲維，勇而不懈乎進爲櫂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爲蓬，峻整以遠其侮焉爲艗〔五〕，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生登〔六〕，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說》。《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八，《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三三。

〔一〕績：原作「績」，據《合璧事類》改。

〔二〕千：原作「于」，據右引改。

〔三〕耘：原作「耘」，道光本作「檀」。永嘉本校曰：「當作耘，與隕同。見《國策》。」今從之。

〔四〕弱：原作「溺」，據道光本改。

〔五〕侮：原作「海」，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六〕諸生：原作「諸先」，據永嘉本改。

責盜蘭說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

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爲鼯〔二〕。鳥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辨其爲鶩。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爲璫。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爲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簪焉而癭，葉修焉而特。吾乃薙茹蘆，剪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乏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知汝竊其近似以自欺〔三〕，深其僞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瑞〔三〕？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不香，亦何異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墀，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其讒〔四〕，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効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七，《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三三。

〔二〕鼯：原作「鼠」，據《合璧事類》改。

〔三〕知：原脫，據右引補。

〔三〕瑞：原作「端」，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四〕其：原脫，據《合璧事類》補。

贈梅生說

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其姓配焉而著者蓋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著莫如孔子。孔子之徒則顏子、曾子、有子以子著，餘未有聞焉。《春秋》之所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樗里子數人而已。劉氏《七略》以子稱者七十有六，而獨荀子、楊子著。自唐韓、柳，今天下未有盡子之也。至於生，著焉者蓋鮮。魯有兩生，楚有韓生，皆以生著者也。漢之世則酈生、賈生、伏生、歐陽生、轅生、高堂生、胡毋生。而蕭望之號東海蕭生，然不以生著，天下豈賤薄人之辭哉！世之澆士甚於相諂〔一〕，下之所號乎上者，匪君若公；上之所號乎下者，亦匪君若公。以子若生號人，人則以怒。予悲之。今梅生以技遊，不藉乎四民，而操日者之說以行乎世。世之喜福而懾禍、幸天而憐人者則宗生。而予非宗生之說者也。以予疾世之諂而又非宗生之說者，則以生而號焉，亦奚不足者？而亦怒以不受。噫！予何愛於君若公而不以悅生哉！予而愛夫君若公而不以悅生者，宜亦有所感焉者矣。生謂斯何？遂以爲梅生贈。《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

〔一〕諂：原作「諂」，據文意改。

怒蛙說

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嚙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爲哉！」蛙曰：「吾已矣，若無斬我。」烏曰：「若亦能怒耶？」蛙曰：「吾翹吾腹，翳太陰之光；呀吾頤，啗其壤；瞋吾目，列星不敢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月於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果無光。他日，蛙遇烏，曰：「曩吾怒，得無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味，啄其壤；徐以三足蹴之，天下不敢寧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爲？若不吾信，日於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嗇人伐鼓馳且走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日之馭曰羲和，傍聞之，曰：「噫，何謂威？吾疾其驅，六龍不敢稽其輶；吾赫其燥，雲不敢雲，雨不敢雨，風不敢風。八土之埏，吾能赫其膚；萬壑之陰，吾能充其毛；百川之流，吾能杜其液，且彼與若敢言怒哉？若不吾信，吾怒以示若。」於是果旱暵者半載，凡天地之間病之。他日，羲和遇烏，曰：「吾怒也，何如？」烏赧然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震於我也。」飛廉、豐隆、屏翳者聞之，相與造羲和誚焉，曰：「若驚而怒耶？」曰：「吾威示若。」「吾三人焉，噓其氣足以幕乾坤之倪，嚙吾味足以赭崧華之峰，嘯吾聲足以簸四海、掀九州而覆之也。時也若烏能威？」言未既，豐隆噓焉，屏翳嚙焉，飛廉嘯焉，莫晝莫夜，瀾山漫谷者亦半載。

嗚呼！竊造化之權而私以怒競，民物奚罪哉？《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五〇。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〇。

（以上二篇楊世文校點）

選德殿記

代周子充內翰撰進〔一〕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若軍國之機務〔二〕，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某俟罪禁林，間嘗奉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爲之記。」臣愚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爲諸侯卿大夫。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詠之餘，中度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戚休刺美，以爲是王公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爲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也，徒以爲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戈獵而政不舉。則國人爲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

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一一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爲本。天錫陛下，厲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廼爲是殿，以訪群策，以裁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乎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覲武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序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爲湯武，臣實以是。缺〔三〕。《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

〔二〕副題下原有注：「元稿今藏沈仲家。」又，該文又見於《咸淳臨安志》卷一，署周必大撰，文字多異，當爲進御時改本。

〔三〕若：原作「參」，據《咸淳臨安志》改。

〔三〕「堯舜」以下十二字，右引作：「神聖，必於此有得焉，而臣何足以知之？」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岷景仁行縣，與令朱素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巡行阡陌詠歌民事，而郡守

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閭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以巨木爲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遺跡也。余爲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效，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潦至，廼爲木鵝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音耐。歲月，涸而審之，皆礲堦沙磧，與地名不謬。穴以鉏鍤，率人日得土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莆田劉朔爲司戶，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已，竟遵海堦，引絙以度其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爲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州事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錢七十萬，俾治其役。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溝底板亦浸淫漱齧^(一)，穿竅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從又勸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人以蒞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爲岸若干丈，爲底若干丈，爲閘之裏蔽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爲若干。上爲覆屋，旁爲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事，公以劉、石之請，屬其爲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日^(二)，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顧事無可爲者。惟公惇

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帑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爲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爲。淹速良楫，未嘗過問〔三〕，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以見察爲憂，而以欺爲耻。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之蹟。尚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爲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極〔四〕，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爲難，而卒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而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爲」者〔五〕，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記〔六〕。《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二六，雍正《浙江通志》卷六一，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四。

〔一〕溝：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日：原作「又」，據《永樂大典》改。

〔三〕問：原作「門」，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四〕極：道光本作「甚」。

〔五〕而：原缺，據《永樂大典》補。

〔六〕記：原脫，據右引補。

温州重修南塘記

淳熙十四年三月

自中興，永嘉爲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內有宜治者三。間歲貢士，群試且萬人，於浮屠宮中草舍託處，一宜治。兵與民雜居，頡頏市人間，要束不行，而鬪訟多，二宜治。州城外，南達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傾者爲嵌，陷者爲匯，遇時潦，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于吳會，去來者病之，三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幾人，皆畏其役，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爲壽，加惠宇內，詔減算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效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帑有幣餘，而嗇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役復有大於此者乎？奈何使吾民錙聚銖斂，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却也。苟無愆時，工勿問庸幾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輿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岳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民亦輸錢累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今糜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役爲宜書，而屬予焉。以予所聞於公者如此，況州縣官數易，事彌廢。熙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爲

得。間有興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爲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爲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以法從舊人，起家爲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尊，安用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今較昔，難易淹速，是皆宜書。然公他所爲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銜鱸〔二〕，陸行躡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賀。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携持小兒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爲詩謠，或香火以祝公，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爲無窮云。公名樞，字持要，前爲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淳熙十四年三月記。《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二六，雍正《浙江通志》卷六一，乾隆《温州府志》卷一二。

〔二〕累：原作「案」，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銜：原作「御」，據文意改。

重修瑞安縣學記

淳熙十三年十月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初徙置學事。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王侯閭修學事〔一〕。推本國家長育與名教之尊、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語，至今爲人貴愛，則二侯固與不朽。劉侯龜從今更治學，講堂、廊廡、厨湑皆一新之，講堂絕巍壯，餘爲屋四十楹，凡糜錢二百

萬，而人不知也。邦人德侯，屬傅良記之。顧晚生^(二)，何敢次二賢之後？況侯之政，豈必待余文而傳也？蓋聞崇寧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官，瞻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爲大禁。當是時，吾邑已有學，置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興，無一士能取聲名者。始，林石介夫先生不爲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偁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於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爲繆巧應書者，趙公霑乃逡巡愧謝，不欲充賦。郡太守強弗能起。後生小子，更益視效，蒸蒸務自修飭矣。中興，新美學校之化，嘉與復古，罷三舍還之鄉舉。列《春秋》學官，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於是聖天子思所以風厲學士，柬求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大政。於是婁公寅亮以上虞丞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繇布衣召見。溫爲東南支郡，瑞安又屬邑，而一日以多士名天下，天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爲如何也？而歲月久，寢趨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經師受業，歲時會於學，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人切磋言之，蓋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爲縣，識所先後，又常常樂道吾土風之美^(三)，去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鋟之學》。歸負租，訪閒田，將以追舊學之蹟。侯之望人厚，人亦宜不自薄。余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前記者，則不著。淳熙十三年十月記。《止齋先生文集》卷

三九。又見嘉靖《溫州府志》卷八，《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二六，乾隆《溫州府志》卷七。

〔一〕事：原作「其」，據永嘉本改。

〔二〕生：原作「出」，據《温州府志》改。

〔三〕土：《温州府志》作「土」。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爲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入。而幹辦公事楊君潛能贊二公意〔一〕，主簿劉君孟容眊其役，訖以不擾。最後，知州事黃君劭、知縣事鄧君友龍至，恨不在役中，州率歲儲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爲治所；南高，爲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束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岸南爽塏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輸租者常病爭舟〔二〕。父老計之熟，數以爲請，於是始集。世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毋亂吾聽。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爲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爲小。大吏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三〕，而幕中贊不力，邑中治其役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惡莫己出，壞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

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四〕，後之人以勿壞爲己責又如此，往往天下或可爲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爲記，因著儒生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穎，趙公名善俊。《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

〔一〕二公：原作「一公」，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輸：原作「輒」，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中輟：原作「中輒」，據上文「必且中輟」改。

〔四〕昭：永嘉本校曰：「疑當作詔。」今按：昭，或當作紹，繼也。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淳熙十五年

自唐季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蓋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史，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爲吏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庶幾於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效博矣。熙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繇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

自爲說。崇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一)。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十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禮；其門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楷優劣，可知也已。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肆習如初，至賜對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戚氏，吳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各以道德爲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余以是益嘆國初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爲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帥樞密劉公珙克復開寶之舊^(二)，已浸費治^(三)。今直徽猷閣潘公時，亟踐脩之。某得官桂陽，於長沙爲屬邑。始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適數月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闔部晏然，民吏意得。曾無凡目，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下，會修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教授兼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爲之記。某嘗獲誦侍講張先生所爲記，及於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後，亦既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爲天下第一。他未試，可略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公於今卿大夫爲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名焉。

是歲，淳熙十有五年。《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見乾隆《長沙府志》卷四〇，光緒《善化縣志》卷三一，光緒《湖南通志》卷六八。

〔一〕闕：原作「關」，據四庫本改。

〔二〕開：原作「門」，據永嘉本改。

〔三〕費：疑當作「弗」。

雲章閣記

臣恭惟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宇內之士，可謂遭時矣。臣爲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少，土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凡數十寒暑，其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惑焉。隆興、乾道之間，方講修内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蹟果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與之如此？後二十年，爲紹熙之元，壽皇禪大寶今上適再歲，燕居殊宮，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滋甚，玉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窺見聖意。鄉者凡以博求宇

內之士〔一〕，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爲佛法也。雖然，佛法幾墜，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嚮之〔二〕，豈不盛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受上賜四句贊詩，銜袖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爲之震疊；已而，帥臣趙善俊請住南嶽之福巖寺；明年，臣行郡，過山間，既拜稽首，瞻想宸翰，且嘆曰：《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尊閣之所。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宸翰之光，相與爲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死且不朽。又拜稽首書之。《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見光緒《南岳志》卷一九。

〔一〕博：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二〕嚮：原作「回」，據四庫本改。

温州淹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惠學校之道備矣。崇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費廣不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苛斂以贍之。中間多故，輒一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司諫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父和。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爲利而不應令者，歸于學，有司，闔郡驚

嘆。方爲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意，即相與請於博士李君〔一〕，求余文記之。余固樂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灌培植，斯已勤矣。雖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爲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厭薄，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生長旁郡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況李君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田若干畝，著之碑陰。《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見嘉靖《溫州府志》卷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一，乾隆《溫州府志》卷二八中。

〔一〕即：原作「耶」，據嘉靖《溫州府志》、《浙江通志》改。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止齋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歲晏，亦二者之功。□□□歸，寥寥太空，儻不離人，即爲良農。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全宋文卷六〇五五

陳傅良
三九

李斯夢鼠傳

李斯見廁鼠食不潔，又犬數驚之，及見倉庫中鼠食粟，又不見驚，嘆曰：「人猶鼠也，賢不肖自處耳。」斯既相秦，後爲趙高所譖。將刑，鼠見于夢曰：「臣固相國之溷人也。相國向哀臣，臣今哀相國矣。臣聞祿天下之美者，有利物之功者也；居天下之安者，有高天下之德者也。微功而饗美，不德而盜安者，必及禍。臣雖懵，向豈不知巢于喙然之倉，聚天下之粟其中，不抓不嚙，拱得而坐食，充充焉而卧之好也，而不往者，懼禍也。夫不利人而蠹有用之積者，人刑之；無益於世而盜惡於不睹之地者，天刑之。故寧處垢以□□危以自懼，則取多而無尤，忌進而不貪，臣亦計之審矣。」夫使天下之烏鳶鸚雀甘不潔之蟲豸糞壤，喙烏而數驚於弓繳，則人亦不得誇其肉矣。使天下之鰮鱠鮓鯉鱣鮪魴鰕安不潔之泥淖，遇芬芳之餌倏逝而不嗅，數驚於舟楫罔罟，則人不落其鱗而俎薦之矣。使天下

之牛草啮而水飲，不潔其芻，不寢其無驚之牢，則不犧矣。使天下之馬亦草啮而水飲，不美其秣，不寢之無驚之厩，則蹄不彫，鬣不剪，鞭勒銜轡不及矣。夫勇而善搏者虎也，摯而善擊者鷹也，人貌而言者猩猩也。虎不逐豚，鷹不攫雛，猩猩不嗜酒，則天下不能革虎之皮，脫鷹之爪，血猩猩而染矣。故夫食於無虞之地者，物之械也；祿於不震之朝者，士之賊也。臣是以哀相國之不沒也。夫秦，天下之喁然倉者也；三公之祿，聚天下之粟而奉之者也。相公助秦虐漢東諸侯，而剝民以益其富，則秦之倉，六國之寢室也；秦之粟，萬民之脂體也。相公巢中焉，拱得而坐食久矣，而又誅扶蘇，殺蒙恬，戮羣公子，咸陽之市爲之累，則天下之驚相公者削迹矣，臣懼相公之亡無日矣。」斯寢甚惡矣，明日，具五刑以死。君子曰：斯豈賢於鼠哉！《文章類選》卷七。又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五一。（郭聲波校點。）

〔二〕之：原闕，據文意補。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強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爲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紬繹，絕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袁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務自斂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爲屬，部將有狠訴統制者，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爲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軍十有九人，宜早爲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似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陽，而還兵圍蔣甚急。汪公問策安

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蔣圍自解。成閔克蔡，蔣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肥（一），王權退次柘臯，李顯忠亦不利（二），却成閔東爲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乘勝拔潁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廬兵不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會，爲連鷄之棲，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來寇，苻秦故計也（三）。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脊尾（四）。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與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卒興發騷然，柴桑遷孔子宫避戍將，嘉魚壞學宮繕壁壘，江湖間稍驚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羅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爲奏罷羅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內徙，宦江、湖者，歸孥相望於道。公廼議死守不去（五），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以無恐（六）。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逖劾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佰石，廩錢乃七十三萬，米一佰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壅民之水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斃，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爲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爲行，且疏其強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

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若干隊爲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爲色，槍仗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爲棺贈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圃，毋贅聚。其爲士若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凡一千八百人〔七〕，致米九百石。行必爲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頓舍，以槍爲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鑿護病者，不偕至不宿。府檄治砦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里，程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舊財賦名色異，爲籍雜，不可省察，爲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鈎撫侵姦，以除無名之斂。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爲旁行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爲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察其情，民賴其便。凡公意趣鄉，輒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今不爲，焉能頽首它令？」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某所茅，某所木竹，應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諉總首王宗元，竟諭吳降之，爲買田屋，改業爲民。鍾滋甚，俄斬之。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

吏皆化服類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躬細務，親鞍馬〔八〕，以權爲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衷，國論靡定，權移近密，袞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毬獵固寵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願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勝戰〔九〕，將兵而下，廢爲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

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辨之？況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算。伏惟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揚（一〇），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比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廉耻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鄼侯身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銜鬻者甚衆。守經不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爲敬。頃之，乃反覆切論：「徼功太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爲後悔。」會江湖荐飢，民

流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爲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繇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藏屯所爲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人姓，聞今使者出，必相携持〔二〕，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審度山澤曠地，以爲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度。廼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爲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爲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犁耙鋤鍤鎌刀如牛數。三牛，犁刀

一。每甲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爲差。賦米及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占若爲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牢牧、陂溝路橋（一二），悉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廼請還。始，大臣白遣數人（二三），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飾爲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二四），姑惟闊略，庶幾或報效。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舊戶比新戶，詭爲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柢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諷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宜合剗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苛繼苛（二五），一郡三邑，二令聾憤。險阨非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略，而稽誤至此，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雍，人

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闕，朝廷正則疆場理矣。」（一六）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爲欺囊橐，邇爲援則遠堅，大爲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鄉，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孚號揚廷，雖出睿斷，喜怒氣焰，已歸私門。齊威之強，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迺者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庫陋如故。迺聞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乎？」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聞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爲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旌賞。先是，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

自邊來覲者，則曰：「薛某凡可爲國，知無不爲。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故諱缺失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爲五，而統於永興；河北爲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泺、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城堡寨鋪爲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爲之羅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惟所辟差（一七）。自种、折二氏外，別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爲之。能績效驗，入備政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爲，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沿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衆建鎮守，統帥輿師，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虛文（一八），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爲斷。」卒章尤剴切，曰：「方今諛媚成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謹曰盡善。偏辭先入，異議不繼。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退，特溫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爲能（一九），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爲令監司給曆州縣，以凡日收錢撫實，係曆分隸，否則劾聞（二〇）。」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爲率分隸，四爲糴本，六爲係省錢。其後，廼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寢尋於奇羨矣。久之，乃哀羨錢，校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總制增稅，三爲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椿、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

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羅本係省，初爲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三二)，使今且共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總制之額^(三三)，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足，況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須之餘，廼係曆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敢奉詔。」版曹恚，逮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廼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緡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路鈐轄^(三四)，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爲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太半，其已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餽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不啻爲緡錢二萬。明年，郊祀，進獻賚予之幣齎，亦以二萬緡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爲敵。雖或依或違，

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賴天子簡記〔三四〕，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材識，它日某官缺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爲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爲易他丞〔二五〕。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廼出守，守七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蒞事唯謹〔二六〕，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側欹。雖所狎授〔三七〕，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屏帳，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一，是爲得之。讀其書，知其爲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爲，斷爲之。嘗掇拾管樂事爲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爲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

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揲蓍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校讎，爲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剥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遣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斂，書銘如古法，能俛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沄，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傅良丙戌、丁亥歲受徒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漏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間，違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雪川時爲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爲狀（二八）。餘不著。乾道九年十二月某某日，門人迪功郎新泰州州學教授陳傅良謹狀（二九）。《止齋先生文集》卷五一。又見《浪語集》卷三五附錄，《經義考》卷一八七。

〔一〕傳：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三〕忠：原作「悲」，據《浪語集》改。

〔三〕苻：原作「符」，據四庫本改。

〔四〕脊：原作「春」，據《浪語集》改。

〔五〕議：原作「誼」，據右引改。

〔六〕恃：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七〕一：原作「十」，據右引改。

〔八〕親：原作「觀」，據右引改。

〔九〕惟：原作「爲」，據右引改。

〔一〇〕揚：原作「陽」，據四庫本改。

〔一一〕持：原作「待」，據《浪語集》改。

〔一二〕前句「疆場」之「場」與本句「場圃」之「場」，原誤倒，今據四庫本乙正。

〔一三〕大：原作「人」，據《浪語集》改。

〔一四〕天：原作「八」，據右引改。

〔一五〕上「苛」字原作「奇」，據右引改。

〔一六〕場：原作「場」，據四庫本改。

〔一七〕惟：原作「難」，據《浪語集》改。

〔一八〕虛：原缺，據右引補。

- 〔二九〕苛：原作「奇」，據右引改。
- 〔三〇〕効：原作「效」，據右引改。
- 〔三一〕十：原作「千」，據右引改。
- 〔三二〕共：原缺，據四庫本改。
- 〔三三〕鈐轄：原缺，據《浪語集》補。
- 〔三四〕賴：原作「隸」，據右引改。
- 〔三五〕易：原作「是」，據右引改。
- 〔三六〕唯：原作「雖」，據右引改。
- 〔三七〕授：永嘉本作「笑」。
- 〔三八〕學：原缺，據右引補。
- 〔三九〕「乾道九年」至「陳傅良」一段文字原脫，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六〇五六

陳傅良 四〇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祖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恢別爲浙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蓋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論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婣婭。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夜旦不輒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州司戶參軍闕，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爲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比罹兩喪，

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儋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麗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迺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惟一唯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爲巨防，而公亦任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恤政，爲守者率需公至爲方略。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紹興之季年也防海，隆興之甲申視疫，丙戌埋魃，乾道之庚寅、辛卯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象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爲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閱人熟，不輕以獄訟畀屬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府意所疑信爲非是。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得士，禮以己敵，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戌也。公平生燕寢無惰，待物不矜，莊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或爲不義，必反覆鏤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塵塵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脩，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暨張淳忠甫夜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旁款公：「健，天德也，盍求其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固深省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將歿，猶校讎《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明盥櫛已，遽索紙，書遺友人，以訓其子爲寄，更以一紙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兄

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適劉氏娣、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曰：「汝行之，毋敢違戒。」又曰：「語汝母。」屏母來前也，一家始大驚。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誼甚高，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爲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爲狀。《止齋先生文集》卷五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爲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爲百里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爲城南族。翰林公試禮部，奏名爲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自諱某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爲宣和間進士；子達、子謨，同時爲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來爲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令伯益同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爲同年進士。蓋以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繇文詞，以孝睦爲本。往時，金華蚤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爲青田令。青田復早世，公撫教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爲叔

忱也。父子以善托孤，起敬鄉黨，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達^(二)，皆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請憂^(三)，服闋，除太府丞。是時，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顏行前論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闔朝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爲衆媚忌，顧冀幸其遷官，鮮有如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爲郎，凡三四對，所上十餘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爲陛下豐財繕兵，嘗試不效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漢宣帝，而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曰：「以競進之人，爲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却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實所欠爲米十有四萬石，乞諸朝，有旨予三萬。公連奏不已，更奏月椿爲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不蠲，民必重困。禾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救荒，當罷去。永嘉不宜蠶，民歲輸絹，以貿絲旁郡爲苦。轉運使將以桑土例概數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爲問，公懇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爲損其半。平生不多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惻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俱先卒，又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

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某里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爲之狀。《止齋先生文集》卷五一。

〔一〕達：原作「達」，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朝請：原脫「請」字，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徐叔楸壙誌

叔楸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剡之周氏。婦黨愛叔楸，留之彌年，不使其女行。叔楸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持白其婦翁媼以乞歸。余以叔楸意，爲書累百言，道其王母老矣，父母日夜望叔楸，以佐其歸決。叔楸於是乎歸，而已病矣。余與叔楸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繇鄉貢以第者，唯叔楸一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咎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楸調長樂主簿，弗及祿，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爲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楸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楸名槐〔二〕，溫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擴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太守，得某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楸之親之怨也，故爲叙

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爲銘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二〕槐：原作「愧」，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林安之壙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堯賓，母王氏。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爲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壙不可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及屏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繇太學還，過越，安之猶棲然凍餒逆旅以俟。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僦僕矣。余察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蹙容，俛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涉事物毫秒分志〔二〕，而趨於學。余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爲之惇。悲夫！《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二〕秒：原作「抄」，據文意改。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內趙氏，爲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尊穉，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如丈人。至令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月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鵬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奧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中，清獻公之子岷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岵從公問家法，繇是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金奧出。昭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光，維習之臧。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婺徙溫，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褒，通判滁州君諱哀，宗正少卿

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爲後，是爲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曩余問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久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爲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亡恙乎？曰：「既亡矣。」爲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倔彊，年三十，盡捨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黥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爲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懽，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黥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迫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爲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爲輟也。秦因誦宋勾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爲薦

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爲珉，似也而或以爲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嗟乎少賓！《止齋先生文

集》卷四七。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七。

〔二〕亡：原作「忘」，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修撰芮公爲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爲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衰絰面墨，拊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葬，而來乞銘於吾

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爲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役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州縣不勝其敝，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屑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嗚乎！使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嘗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爲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爲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爲其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六。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其柩祔于山陽之兆。蓋夫人歸，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某曰：「吾葬以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某不逮事叔祖父，不嘗見夫人爲冢婦時事，而見爲母久。是時長叔姒亦惇寡，家日落，二小郎鼎盛，門戶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讀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鄰，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秋毫損於叔祖父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止

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八年十月庚申葬于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名

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苟爲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充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奧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屬文得官。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以其子爲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比君偕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爲可見府君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苟，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某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匹，我銘旌之後爲則。《止齋先生文集》卷

四七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忠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宦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爲事。蓋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

之交立教微意，以爲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含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哀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輩，好繩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爲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爲之治衣衾棺竈，紉巫佛，強其爲此，禁其爲彼，人頗謂怪，至交口哂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予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不免爲今人，吾行豈敢爲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避黽勉如此，猶久而後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怪，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行之，則必怪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意忍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爲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不可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十有一年乙酉祔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年也。二子：凡、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僖、盧趨。將葬，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壻。銘夫子無以易君者。」然則，某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爲爲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爲爲利也。我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歿其寧于地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己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旦日卒，凡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月，端己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幼，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紀，而端己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聽端叟學。端叟從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雪川，依薛公士龍，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汎無不愛於久，故能分酸苦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定爲期會程式，稽考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爲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氏妹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爲之媿，蓋端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朱君佐壙誌〔二〕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夭，以汲爲己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夭。陳氏爲君佐之愛光孫也，以拱源爲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汲始克葬于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爲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隕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諸竈，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二〕誌：原作「識」，據四庫本改。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黎確、沈與求，而其一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御史生績，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爲尚書郎，出知處州，徙嚴州。余所爲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御史召不起，晚日益窶。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爲宜人。宜人雖歸，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爲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橐費且盡，而劉氏姑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爲太學諸生也，使遺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順，毀飾飯菜，爲浮屠氏學，以迄偕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爲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宜人二十三年嫁，又四十五歲卒，卒一歲若干日而葬，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

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榮。龜井之原，今爲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七。

全宋文卷六〇五七

陳傅良

四一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永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大父機，父立己。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爲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爲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爲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爲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爲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況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爲，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爲吏三年，守蒙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薦舉之。近制，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此

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將祔于屋前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爲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止齋先生

文集》卷四八。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己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廼即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弗友之色。於是，端己請辭曰：「母氏歸爲冢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似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爲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

管奧之葉原。其婿朱次宣，子明畏、端己、彪也。端己從余學，彪爲比丘。《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八。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林民達墓銘

民達諱悅，姓林氏，溫瑞安帆游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聞、閻。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聞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爲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爲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爲取，以華爲儉，以善忍爲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蓏，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爲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爲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爲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爲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者相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

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八。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爲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繇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說，一日以謁至余，望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逮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逮至今，能卒乃父教事，諸咸受其兄教令，爲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祔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爲銘，且杜氏之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諱松，字堅才，曾大父諱，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婺之金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婿郭江、鞏嶸，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祔。以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

夫無異，不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爲余言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八。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爲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爲怪。故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和而後改葬〔一〕，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爲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爲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爲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爲利，而惑焉者？又何也？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某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矣。今爲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兄弟，凡四柩。

黼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祔。』」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爲是，苟祔葬，雖死樂也；其父以遷葬爲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爲稱首，乞銘若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爲斯文，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爲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爲知名士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八。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二〕前和：原作「前朝」，據永嘉本改，下同。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爲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爲人。同父閱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

侵爲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間少寬弛，米鹽靡密，愆其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廼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爲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爲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爲遺戒，事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二）。女適新岳州錄事參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充、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叙鄉里，具同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爲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爲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樸，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爲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爲吏者類以擊強爲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爲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爲銘云。《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八。

〔一〕「芝」、「茂」、「芬」三字原缺，據永嘉本補。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爲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爲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旦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爲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患故交徧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爲似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似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來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祔。銘曰：

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

載，誰非人子？《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八。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爲林氏作也。初，唐奧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奧而廬於旁。唐奧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奧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奧，其孫諱松孫，始祔唐奧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祔墓。西一里所，凡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幃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爲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爲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岷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況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床，瓦豆具酒，款以延之。請與出游，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爲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爲新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爲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爲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爲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

孔、孟勿爲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概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卒。幾老、醇老皆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公子充，嘗舉八行爲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修整，又甚相似。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僂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爲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丘墓，善風俗，自號兌光居士。然至感憤爲詩，每一篇必曰憂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逮事曹夫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者，是爲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是似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似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恩勤似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弟

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懽。初，萱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幃、載、鼎，鼎早卒。一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子：昕、充。蓋新歸墓，先生之卜葬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爲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年祔；又五年，爲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二年，爲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于喬年之穴；又四年，爲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于炳之之穴。凡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柩。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推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序從葬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奧。

陳某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見推於其友，人以爲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八。又見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繇閩徙溫，其在永嘉則諱弼，官至敷文閣待制；在

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蓋中興相望爲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冑監，檢法御史臺，丞奉常，爲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祿于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奧原公所自爲墳葬焉。前事，二孤與婿校錄公言行一編，屬某爲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姓游。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敢草。孤泣訴葬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乏，請書其概，納之幽，而狀俟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參知政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扈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撥煩，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久，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深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間，公固自忘其爲才，而上時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同產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奉郎；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璆，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轟，從政郎，新監左藏封樁庫門；章伯奮，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闐之，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闐之，淳熙二年進士。孫五人，及官者二人。邑子陳傅良述（二）。《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又見《東甌金石志》卷七。

〔一〕邑子陳傅良述：原無，據《東甌金石志》補。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一〕，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蕃仲爲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問系，皆曰閩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桷自平陽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祔也。自今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蕃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爲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爲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棟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遇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祿，晚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咸來弔。蕃仲亦一幼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爲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竟崎嶇銜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

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賚，幼未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己酉。季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爲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衍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又見

《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一〕義：原作「義民」，據《永樂大典》改。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父子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有泉琮然出兩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爲娛嬉。石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領客危坐，誦佛書，過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諱蒙，嘗葬其親於社潭之原，去家三十里，茆舍墓下，久之不返。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爲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君

終焉，凡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慕如其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嘆。蓋晚而後入郭內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亦寢疾五日，盥漱櫛縫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郎柯之陳巖，其弟聲之來乞銘。銘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鉞、王自中、彭仲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聲之扶服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矣，宜爲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進士奏官；其第三，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某，咸克家。二婿：吳敦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帔。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八。

全宋文卷六〇五八

陳傅良 四二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爲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似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舍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申屠嘉後，吝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概見，徒以書一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乾道之庚寅辛卯，州大饑，米斗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遇道殣，即陽不省，衆無與畫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爲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并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爲孝宗誦之，孝宗矍然變玉色，曰：「永嘉故樂土，柰何使至於此！」守丞爲誰

乎？」朝罷，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齎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懷書至榻前奏上，上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虞并父相，欽夫爲宰士，微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亡尺寸之柄，而全闔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冠來乞銘，余故不辭，而久不果。恐佚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岸，由赤岸徙溫平陽，至高祖始爲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几，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宥、容、寓、定。冠進《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爲潭州州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于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合于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儔伍，博讀而豪於文。長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臧否，至衆辱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己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長疏戚，輒與傾蓋，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邂逅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爲武叔，俄而長揖余曰：「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授承奉郎，吾黨甚惜

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宰木，亦既可圍。褒大之遲，我獨不敢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二〕嬰：原作「嬰」，據永嘉本改。

陳習之墳誌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賁，其第三子渙爲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二〕，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里，曾祖某，祖某，父某。《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二〕二月：《永樂大典》作「八月」。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南爲輩行，以諸叔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亟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每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遠堂詩者，公欣然爲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迺知諸父之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爲舉子業，會撮古今爲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秦太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己，公謝不就。已而，少南以忤秦意，逐炎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場屋矣。以其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益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蒙」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園以「觀頤」名。某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爲乾道壬辰進士。雷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某適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間從公蕭寺中，扣所詣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雷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約以兒女爲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

以子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待衢州常山縣闕。一女，爲尼。孫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龍圖閣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處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橫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某早衰，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公爲諸父之執，爲同年家丈人，又爲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匱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兄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

〔一〕蒙：原作「家」，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數：原作「敬」，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長頤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林氏遂爲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

之他，則亦僦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爲程，以若干晷課某經，又若干晷課某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掇取其說，間出己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況務學善，不矜衒，善褒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況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爲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着、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二年十月癸丑葬于林岱山〔二〕，來乞銘。余嘗爲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叙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爲慊，則必嘗以爲悲也。孰全以歸？蘊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九。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二〕二：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沈叔阜壙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爲請，常常語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廼早夭。故沿海制置參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不謀於家人〔二〕，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爲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

〔二〕不：原作「於」，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族叔祖元繼壙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固義里，譜凡七世。傅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最少。傅良及詳其爲人，里中有故，或

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爲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誦、宗澹、宗洙、宗汾。誦早卒，宗洙爲兄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傅良，諸孫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八。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傅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傅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傅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詈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孚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爲兄弟。安國以爲

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謂然〔二〕，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後二子合爲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簣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適於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二〕，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二女，適諸葛詵、林昕。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與茶尖對峙，爲六竈，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傅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爲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爲能，能至鮮也！我圖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剪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一〕謂：原作「能」，據《永樂大典》改。

〔二〕國：原作「固」，據右引改。

族兄際可壙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府君爲季。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三十有五年，供養如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爲娛。年四五十，遊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飯不下咽，輒廢匕筯，母爲之強飯之。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師魯、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元年八月丁巳卒。師魯初未得卜，藁葬府君於隆平尼院。至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

高光中墓誌銘

閩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爲勢家所撓，尋以護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爲中都官，爲授衡州司戶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爲高，則玩物以爲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

屠釣。猝有所動於其中，憤惋嘆嗟，詞氣茆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蕢、耦耕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謗，光中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衆同。自衣飯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間從兩僮，簞衣贏糧，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月。或違雅致，亦不黽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易之無思，爲《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須一至永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爲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行。至則托淨光山，踰月廼歸。道過姻黨，不肯留，私戒其僕曰：「亟歸，亟歸，無爲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謀，強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于正寢，是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承事郎竑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熙元年進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齡。孫：峻、岷、崱；女一人。松從予游久，將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其柩葬于縣遙香里之姚奧，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某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燄赫赫然，世不知幾人，父

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省事，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陟此山之岡也，相此栢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佛之藏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

陳百朋壙誌

陳子端己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平陽萬全鄉管輅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則又奚辭？屬衰惰，銘未即就，爲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壙。公諱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己、彪。彪爲浮屠氏。女，嫁瑞安朱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遷；女二人。餘語在銘中。《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

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王道甫壙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成子。父廷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藺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知光化軍、信州，召赴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召，

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內舍生高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充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溫之平陽歸仁鄉，晚徙縣之橘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爲墳。十有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今上皇，復有「朕得卿名於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爲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持久，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克就，故識其墳云。《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傅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爲最。聚族爲學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爲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嘖不苟，亦公爲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室奉母，門巷深靚。升其堂，如無人；闕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燕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爲寄，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息浸微。某請故〔一〕，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筦鑰〔二〕。付吾兒。」夫人哭方悲，亟出筦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

之暇，退即書案。夫人執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德多嗇，一夕從顧言，無越趨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嗚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屬傅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次語在公壙誌中。宗洙今爲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克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

〔一〕某：原缺，據道光本補。

〔二〕吾：疑有誤。

洪君墓誌銘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過其廬，識其父兄者，纔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至歲久益敬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

士之子霖累強余，不出，出，即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庭矣。每顧霖：「先生飲食欲如何？於吾館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脫粟避寢，喜也。」霖亦特刻苦，遂爲台、越間善士。先達素官，以子姓爲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韋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洎汨，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洎汨，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爲台、越間善士，爲學者嚮往之如此，爲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不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霖怯多病，癯癯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來乞銘其父。余爲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其交情，以塞在□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溫恭庶幾於古人爲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誌耶，宅此丘者誰耶？《止齋先生文

令人張氏壙誌

是爲陳子傅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于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熙父〔二〕，故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臺評罷。食貧歲月，視食祿爲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所侵，未嘗有毫髮不滿意見言色，余敬如賓友。今亡矣，嗚呼哀哉！余既走介，乞銘於太府卿葉君適，而自識其略，納之坎中。《止齋先生文集》卷五〇。

〔二〕熙：原作「燕」，據永嘉本、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六〇五九

陳傅良 四三

祭兌光居士林喬年文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爲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稟稟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睠言耆老。潛然淚零，何啻此夕！《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祭王詹事文 一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爲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

似之？惟公嗣興。屹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下。

祭王詹事文 二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奸邪所憚。其於當今大義，胸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比也。蓋自發策大庭，至於沒齒，凡十五年，凜如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愛君彌篤。惟昔先人，雅器重公。藐然孤生，晚蒙公知。去違朝路，曾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道途，迄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蓋爲茲世痛公之亡，而非獨下交之私情也。《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郭聲波校點）

祭芮祭酒煜文〔二〕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

年寓會稽，會先生爲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某□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考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爲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況爲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己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爲於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限，遺吾黨耶？且某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四。

〔二〕煜：原脫，據《宋元學案補遺》補。

祭張南軒文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

律我，魏公是似。如其即戎，誓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爲通。抑不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興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爲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乾隆《溫州府志》卷二八下。

祭薛常州先生文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適會稽，從兄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繫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願，没生爲役。于兄居游，無以南北。瀟湖之上，其樂未央。

爲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堧，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爲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止。此有遺事，彼有喪己。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于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伸屈。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爲喬木。凡今之人，爲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誅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爲？《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浪語集》卷三五附。

祭林安之文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畏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羈；剗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闊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固徧閱而僅有焉（一），引而實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

稽，棲遲台雁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利于家，不利于有司，不皇寧于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余年未四十二，多病而早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爲？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二〕固：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余：原作「今」，據右引改。

祭諸葛夢叟文

嗚呼夢叟，死生安訃！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簪。君之學問，不爲逕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閎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期，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棼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微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

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二。

學官同祭王司業文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爲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爲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歛，訖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圍，其年方穉，南望君親，生以爲媿。間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攄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某等於官爲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家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莫既。《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

祭張簡之文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

蠹書敗簡，汎掃皮藏〔一〕，旦旦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誅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爲壻，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衰子經，室自爲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歛不憑棺，窆不拊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廼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寫哀，因以自鏤。魂猶可招，其在斯文。《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一〕皮：原作「虔」，據《永樂大典》改。

祭鄭自明文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爲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爲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爲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閱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菌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廼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

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爲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衰哉，曷爲自明〔二〕？余故爲斯文以哭君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二〕曷爲：原脫，據《永樂大典》補。

祭劉端本文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太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敝敝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爲畏友，出爲拂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諒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強親。蓋擇地而蹈，報效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

祭鄭龍圖伯熊文〔二〕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匡扶，欲起復蹶。晚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模，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爲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倏歛之亨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已矣！逝將安賴？祭具殽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酌。《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

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二。

〔二〕伯熊，原脫，據《宋元學案補遺》補。

祭呂大著文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尚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粵自秦漢。勳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明文獻。以爲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携集散。回萬牛於絕韉，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怪伏焰之方煽。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似而實遠。湍騏驥之先徂，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没，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之一盼。《止

祭朱處士文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可以堪宗婣之蹤跡〔二〕，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誄，刻之山阿。《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九四。

〔二〕婣：原作「淵」，據四庫本改。

祭章端叟文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閭無相，寄孥于旁。盜騎屋山，田園半荒。士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爲夏屋，能置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

士友？胡獨端叟，哭者十九。或斂之床，或沐之柩。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大雅。涕曾未收，復奠斯罍。侑可無文，其尚忍寫。《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九四。

祭張忠甫母夫人〔二〕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毫，弗暇顧官。」我感夫人，爲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爲隴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粥饘。亦有將母，朝芳夕鮮。老與穉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之祠，蓋云惓惓。有如夫人，願其翥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凡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爲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婣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九四。

〔二〕母：原脫，據四庫本、永嘉本補。

祭孫忱卿文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爲養歟？則田園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爲好馳騁〔一〕，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鄰不睹也。抑爲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旅歟。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爲之辯護，有婦族爲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逋俸〔二〕。爲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一〕騁：原作「聘」，據四庫本改。

〔二〕逋：原作「通」，據《永樂大典》改。

祭妻母趙夫人文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

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是似。傅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歸田是遜。匪教之素，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閩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略。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尚來者之知昨。《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

祭孫諫卿文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祇自殘？薤草彌原，櫝玉易毀。謂天昭昭，莽不可理。我生空匱，多朋爲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訃。匪我私哀，善類之憂。忌予是懲，好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耆，終也暝惑。世有權衡，誰爲喪得？吁嗟諫卿，萬事蓋棺〔一〕。誰俾吾黨，聲爲爾吞。《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一〕萬：原作「蓋」，據四庫本改。

祭張忠甫文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肺肝，放像俎彝。其爲銘文，刻切怪奇。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歛之？祭以今羞，雞酒瘠漓。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兒。遭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惇，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矢弗隳。吁嗟忠父，其尚肯來！《止齋先生

文集》卷四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全宋文卷六〇六〇

陳傅良 四四

祭沈叔阜文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鄰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能規，文以自鑄。《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族祭八一叔文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燕坐，玩意絃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轍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雨，必躬

問而身助。若廼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彌歷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徹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晞露。究人事其何闕，莽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客，却私昵以密布。紆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爲諱？苟牙也足以汎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嗇？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乏一老之導前，嗟衆穉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柩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仆。《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張國紀文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天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托子之孥兮，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災與害。曼膚兮鼎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爲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酌。《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

《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代兄祭林承事文

維公勛躬植門，自約而羸〔一〕。爰始爲儒，被之家聲。閨閫無慚，鄉閭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似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則爲善士，況是合并。奈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爲相攸，莫如書生。我時鰥居，少公數齡。廼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輒以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驚。公亟問拊，彌時不寧。及公昇鑿，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舛。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厚，此酒忍傾。《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一〕羸：原作「羸」，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祭鄭龍圖母夫人文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涘。猗歟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

張呂之比。而景元潔廉忠信，邁往而絕出，又爲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粲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爲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爲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爲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總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哀，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曹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永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恫憤恚，自謂遺憾。蓋不但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某等蚤游門牆，欽誦儀軌。以受祉之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籥之四周，凡奠筭之三跪。宜盛德者不然，將永傷其曷已？況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祭梁丞相文

麟鳳不摯，帝王瑞之；木德爲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爲舉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杭下黍。彼有言戰，此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略，淳熙無爲。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咎言，下之缺望。弗及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于領祠，至于賜第。宿留經帷，愈好

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舜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傅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誄，太史有傳。廼如斯文，聊以哭奠。《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祭劉子澄文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其大略〔二〕。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作？若夫紆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尤於戲謔。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二〕大：原作「太」，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祭蘇訓直文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次詮？如公幾人，庶幾像賢。然而

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壽。是不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延。崎嶇州縣，曾諱自言。晚以民庸，著之淮堧。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騰騫，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處非宜？而躋莫前。則天之嗇公，非適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彝所鑄。比及三世，中更百遭〔一〕。惟先大夫〔二〕，義不附權。天下冤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開，忽詣九原。凡是天理，莽不可言。某幸茲爲寮，情相後先。即之謙謙，聽之便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如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一〕遭：原作「遭」，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惟：原作「繼」，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祭張孟阜文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爲而挺出，忠甫肥遯而孤騫。雅夫〔一〕、寬夫，接于英躔。亦有姍姍，聲華滿前。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阜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及塵。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寢以弗綿。孟阜永嘆，逝將誰愆？吾學未就，于何食眠。習爲文詞，短章鉅篇。駿不可羈，闊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賈

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喜世科，至於潸然。而其料事察於蓍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沉疴，殆若自捐。嗚呼！孟阜工於成家，而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書，筆墨倒顛。屬子以婿，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筵。莫塞爾悲，爲之矢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二〕夫：原作「矢」，據永嘉本改。

祭令人張氏文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衾袍。殆將兼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興視夜，青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苟余飢渴，則自泣爨。凡我族居，以私爲公。凡我嗣息，以異爲同。亦既聲名，胡謗是叢？亦既膺仕，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孰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賚？余亦宵夢，殊庭秘嚴。有二黃冠，縞衣檐檐。求予食器，與子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衰惰，失

此益友！強欲述子，悲掣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祭林懿仲文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日培〔二〕。少却真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我哀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誼零。匪無群居，謂爲友朋。亦既樂推，俄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凡曰同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內，拊棺未曾。今辭酌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二〕日：原作「自」，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祭瑞安宰留公弼文

吾邑之難，聞于浙閩。有廨一區，洞無門垠。籍入誰家，何所就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

敲朴，更加斧斤。役無完家，帑無見緡。累歲于茲，交相爲貧。間有惠令，不怒以嚔。譬彼沸鼎，而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爲新。一術不施，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勤。且以其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圯爲荆榛。忽焉山立，曾目不眴。以此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紜。寘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旻？自君屬疾，愁聚爲群。識者于鑿，昧者于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霑巾。我忝同登，晚交益親。況此酹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巋然嶙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

祭潘省之文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掇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己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廼具美而弗矜，爰好修而益振。自發軔於州佐，亦影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嘘拂，無一疵之緇磷。雖混迹於筦庫，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棄訟鉅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參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嚔。酌民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敢云？積棠陰之劬勞，忘梱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闊遠，行如公之真。

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爲純。忽兩觀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巾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祭蕃叟弟母夫人文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

祭沈次卿文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官無諷咨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韋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翫有古栢。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

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爲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叙潛德。匪無強宗，爲刻拳石。《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豐山陳國器文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屬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衣寒，勿問疏戚，東塘之成，通國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盎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觴未舉，衰經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爲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奠！《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九四。

祭朱文昭母夫人文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否則，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爲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況於其親，則又

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奉其親，苟間見之，則未嘗不爲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爲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寸之柄，而吊亡、悼屈、恤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謫籍彌久，夫人以其女孫歸爲吾伯氏婦，傾困以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間，見吾友之親，則爲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蓏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痾，撫棺無及。寫德布私，非文安寄？力億言略，尚昭鑑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六。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九四。

祭王經國文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爲；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人皆公憐，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爲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共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生靈，惟公爲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檄甫下，而公訃聞。搢紳嗟咨，論著初終。恩錄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遇事而發，功立名顯。矧吾經國，豈弟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實同臭味。而

公所造，非我敢跂。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雲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歡，今奠一觥。嗚呼經國，炯若平生！
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五。（郭聲波校點）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啓攢塗前奏告祝文〔二〕

伏以兩楹啓殯，六引徂東。欲遷仍几之神〔二〕，以即因山之吉。敢先虔告，用冀安行。尚享。《止

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二〕前：原脫，據永嘉本補。

〔二〕遷：原缺，據四庫本補。

啓攢畢梓宮還殿皇帝行祭奠禮祝文

伏以厭世上賓，終天永歎。撤攢塗而即吉，罄薄海以攀號。酌奠雖虔，瞻言何及！尚饗。《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祭祀祝文

伏以三年之制，念在終喪。七月有期，忍當明發。共修祭事，曷究哀悰。尚饗。《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發引前期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二〕

伏以於昭烈祖，將祔思陵。方六紼之間津，維大川之借助。用伸忱請，尚冀明聽。尚饗。《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二〕發：原作「前」，據道光本、四庫本改。

發引遷奠祝文

伏以仰止龍輜，臨于丘隧。方少須於筮日，庶永妥於賓天。昭告何云？哀摧罔極。尚饗。《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掩攢前一日奏告昭慈獻聖皇后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

后高宗皇帝憲節皇后攢宮祝文

伏以思皇烈祖，往祔諸陵。當復土之及期，願在天之垂祐。不震不竦，以永萬世之藏；來燕來寧，如同一堂之上。尚饗。《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掩攢祝文

伏以遣車攸屆，復土維新。竟藏橋冢之衣冠，莫觀堯天之雲日。永懷弗及，隕越何勝！尚饗。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九虞祭祝文

一 虞

伏以稽山仰止，想祖烈之攸宣；清廟肅如，悵神游之未祔。於茲易奠，何以勝哀！尚饗。

二 虞

伏以廌衣安在，曷堪丹旆之思？虞几是憑，尚系羹墻之念。道周之薦，海內如摧。尚饗。

三 虞

伏以亘古永違，貽孫謀之如在；自今始吉，嗟孺慕之何窮！三薦既陳，長號罔措！尚饗。

四 虞

伏以信信宿宿，暫妥於神棲；子子孫孫，永懷於祖武。方舟而濟，有淚如傾。尚饗。

五 虞

伏以維堯傳舜，俄同闕於衣冠；自越入吳，迺獨還於嬰衛。望如弗及，哀曷能勝！尚饗。

六 虞

伏以念茲皇祖，忍當昌歆之陳；瞻彼昊天，痛極胡髯之逝。恭迎仗衛，疑對音容。尚饗。

七 虞

伏以濤江限斷，嘗攝事於攸司；郊次森嚴，方飭躬於斯薦。扳依永已，慟哭何云！尚饗。

八 虞

伏以顧瞻橋冢，已深萬古之藏；想像衿衣，尚御重華之舊。反虞將畢，追慕采新。尚饗。

九 虞

伏以百神受職，來奉於主車；三后在天，行升于祖廟。哀哉永訣，忍此終虞！尚饗。《止齋先生文

掩攢畢謝土神祝文

伏以於皇烈祖，來祔思陵。允惟百神，襄此大事。敢忘答貺？更冀明聰。呵護之虔，永永無斁。尚饗。《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某質簿氣牖，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禾且憔悴。夫爲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爲斯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謝龍山渡明應侯文〔二〕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內名山川歟？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就槁。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以俟。侯不督過，而辱霈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譔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又見乾隆《衡州府志》卷三三。

〔二〕明應侯：原本「侯」字誤倒於「明」字之上，永嘉本據目錄乙，今從之。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廼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玉曆之初頒〔一〕，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辭。恭願哀矜一方，嘉惠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阽危之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一〕玉：原作「王」，據道光本改。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隳。永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恭願不異塵凡，有來肸蠁。憐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置道藏經典疏

自廣成子脩身千二百歲，始爲神仙家肘後之傳；至柱下史著書八十一章，遂與儒墨教鼎足而立。吾道非感于天堂地獄，斯文當秘之玉櫃芝函。欲鎮名山，須藏真典。六七人羽玉，其如汗牛充棟何；三萬軸牙籤，須杖傾困倒廩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楊世文校點）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曆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爲盛。久矣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於粲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算。事關風俗，歡動州閭。斯抗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
西，峴首葱葱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
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峰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

上，閭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充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搖之患；燕及胤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以上除單獨署名者外，均為舒大剛、蔣宗許、李家生、李良生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六一

滕 岑

滕岑（一一三七——一二三四），字元秀，號龍嶺老樵，嚴州建德（今浙江建德東北）人。紹熙元年特奏名，筮仕徽州歙縣尉，終更，丁母憂。再調温州平陽丞，秩滿請祠，監南嶽廟，凡五任。嘉定十七年卒，年八十八。有詩三十卷，號《無所可用集》。有《釣臺集》等三卷傳世，計詩三百餘首。見方回《滕元秀詩集序》（《桐江集》卷二）。

釣臺賦

有磐其石屹雙峙兮，石形如壇匪層累兮。萬木森森衛其址兮，其上圓廣平如砥兮。高摩雲霄下臨水兮，仰者目眩登者悸兮。問開此境伊誰始兮，漢士光名莊其氏兮。後易以嚴避國諱兮，中原俶擾身轉徙兮。愛此山川遂家此兮。二石乃其所游止兮，釣以寓意非垂餌兮。維時炎運偶中否兮，真人起握天子璽兮。掃除六合清無滓兮。搜巖剔壑求梓杞兮，棟梁之負歸器使兮。先生實爲天子友兮，物色尋

訪得之喜兮。屈帝之尊與同寐兮，庶幾吁俞肯共理兮。翻然徑歸隱幽邃兮，我則棄彼非彼棄兮。嗟哉先生此何意兮，自漢至今孰可企兮。相彼影附權與勢兮，蒲服奔趨比奴隸兮。睢睢盱盱希唾涕兮，舐痔得車而不恥兮。矧夫故人登寶位兮，談笑可得富與貴兮。澹如不聞亦不視兮，與世相去幾萬里兮。紛紛稱頌高其節兮，猶以光明舉日月兮。妄庸議其處與出兮，無異井蛙談溟渤兮。先生二言在簡冊兮，其言千載猶煒燁兮。懷仁輔義天下說兮，阿諛順旨要領絕兮。人佩此言比環玦兮，始能無愧於臣列兮。此而不知餘何說兮。舟過臺下來弭楫兮，身爲聲利所羈紲兮。欲持何顏見像設兮。客星煌煌在天闕兮，塵土胡爲溷其潔兮。汝自潁泚腸內熱兮。《歷代賦彙》卷一〇七。又見乾隆《嚴州府志》卷二七。
（吳洪澤校點）

伊 機

伊機，淳熙間知辰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〇之一〇四。

乞將辰州合發經總制錢折兌充歲計支費奏

淳熙四年十月

本州昨緣歲計不足，朝廷以岳州、荆南、常德府三處支機錢一萬二千貫充支費，緣經涉江湖，險

隘湍激，恐有不測。《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〇四（第七冊第六一五一頁）。（吳洪澤校點）

龔頤正

龔頤正，字養正，本名敦頤，避光宗諱改今名。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後家吳中。原曾孫。淳熙十四年特補上州文學，光宗時爲國史檢討官，歷宗正丞。慶元六年兼資善堂小學教授。著有《元祐黨籍列傳補述》、《芥隱筆記》（存）、《續釋常談》（存）。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四一、方域三之二七，《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宋詩紀事》卷五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八。

跋榮氏藏蘭亭帖 乾道七年正月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也。紹興辛巳，敵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龔敦頤書，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蘭亭考》卷七。

清波雜誌跋

慶元四年

吳陵周氏世禪彫龍，衣冠煒耀，昭禮尤篤學，號能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閑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下，往來湖山間，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日以遠，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趾方增，斑管緗縑，登載朝野之盛，蓋屢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余少昭禮者，殆將見之。慶元戊午上辛楚龔頤正題。《清波雜誌》卷末。

書東坡杜鵑花詩貽僧紹原

蘇文忠公賦此詩逮今百餘年，雖菩提寺去此不遠，未知孰是。然此花老榦蕭疏，亦意當時物。公在穎爲詩，有「醉翁行樂處，草木亦堪敬」，故余于此亦云，且書以貽淨相院主僧紹原。《咸淳臨安志》卷七八。

常熟縣順民倉再記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乎府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巨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言繁興，若民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爲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陳映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鑱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儻如是，惕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

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之間，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吳郡志》卷三八。

蟠翠亭記

淳熙五年四月

申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勃，林采煥發，荃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珎珎，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彌性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爲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得息，裝懷倥偬於簿書期會間，領略於此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爲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蠹而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客盍盡歡？」於是楚人龔頤正使折花侑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清曠廣漠，春敷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揠助其長，而人方以爲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犧尊孰先於楓柳？蓬艾孰後於蘭茝耶？抑余聞邛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樂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墜，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概可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爲一笑。君引飲酌，遂

書以記之。時淳熙戊戌四月上澣也。《吳都文粹》卷九。

江寧縣令題名記

淳熙十一年

古者記事繫日月，此官治壁記之所由設歟，詎非古耶？自記則媚己，代作則媚人，或謂《春秋》之旨於是委地，固也。其欲述治道、別賢不肖以訓于後，則誰宜爲，亦必詔興廢、列姓氏而止耳。江寧名縣，肇晉太康辛丑，歷宋、齊、梁、陳、隋、唐、五季六百四十有五祀，爲我朝天禧二年，乃用此名建府，中間縣名之廢易不一。中興以來，行殿所居，物衆事劇，爲令滋不輕。歷陽張君伯子實來，既三載，得令姓名歲月日，斷自樂君，迄于今二十二人，刻石陷置官治之壁，記事之意於是乎在。噫，設官以爲民，通于上下，於民尤近，其孰易令？今江寧有令閱歲逾七百，其人幾何，居此有紀，進此有由，而姓氏有傳寥寥也。仰俯之際，誰其無志於斯！苟志於斯，民且得職而令不與焉，則吾不知，而其傳與否又不係夫壁記之有無也。然雕屏銘几，殆弗章乎！君屬叙其顏，敬爲之書。伯子名孝伯。淳熙甲辰日南至，同郡龔敦頤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紹興中提舉徐誼給壽寧萬歲院常平田記

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畿內。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爲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建，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遂改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比舊增新，四衆皈依，雲水坌集，爲一大業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師嘗經營而懼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期年於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没入於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爲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衆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下與來世，此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吳都文粹》卷七。

顯濟廟記

秀州海鹽縣乍浦之陳山，有靈湫，居山之半，水旱不涸不溢。山椒有大石盤陀，歲三月十有八日，吳之陽山及此多雲霧晦冥雷雨之變，俗傳爲白龍君以是日生於陽山，而歸藏其母於是焉，故有祠事甚嚴。州邑旱潦致禱，必先酌酒石上，有物蜿蜒即見。崇寧四年，部使者以聞，詔以顯濟名其廟。宣和五年，又以昭蘇旱虐，始封龍君爲淵靈侯。紹熙元年四月不雨，至於六月，睢陽李直養攝邑華亭，部使以才薦，畀令事，還入境，漕河已斷流，急走祠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挹，即循其左臂而上至巾幘，因請歸醺祠，復循而上如初，奩中出四龍子如粟。闔境驚異，見所未見。閱三日，大雨霑濡，溝澮畢通，苗槁而興。誕真蜿蜒及奩子于石，頃之俱無所見。七月又旱，申禱旋應，適如其時日。歲且豐稔，詔進封龍君爲廣惠淵靈侯，而龍母爲慶善夫人。命綍繼下，神報益章。明年三月，直養以祠宇敗撓，弗稱夫上命與神施，遂哀衆力，爲建二大殿，鼎新像設，且列四神像于後，以表四龍子之異。乃四月，龍見于龍母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采奪目，觀者震悸，不敢仰視。五月，廟僧夢神人告將迎龍淮上，有曰：「計海邑之雨可支兩旬爾。」自是開霽，復雨之日果再浹也。又明年三月，直養遣工繪龍于壁，至則壁尚濕，不可爲也，念且歸。其夕夢金冠白衣神人曰：「令俾爾畫龍，龍實難畫。」工曰：「畫非難，壁濕爾。」應曰：「乾矣。東作行雨，自西而歸，

仍有珠，乃成龍。更語而令，它日謁，而當誦《華嚴》。」袖出經一卷，顧其後四神人云：「此亦而令所致也。」工起視，壁果已乾，如戒而成。有蜿蜒正白，復見神座，睨視壁閒久之，躍而入花壺。四月，郡守趙不邇以梅雨愆期，新作文以禱，其應立至。六月，直養請于郡，徙興福院創廟之右，以廣僧居而嚴香火。直養狀如此，以屬楚國龔頤正紀於麗牲之石。夫龍之爲神。變化無方，與天爲徒，孰能測識？上古之世，爲人參擾，有道之時，游其宮沼。迨及後來，雖渺焉弗覲，而乘雲御氣，開闔化樞，呼吸風雷，主持暘雨，司民大命，克配君德，有不可誣者。今茲龍君之神應暴著一時，聳動觀聽，春秋祈報，斯民是怙，閱千萬禩宜無斁。頤正不敢沒其實，姑櫟括比次如左，而系之以迎享送神之詞云：海波瀰淪兮海山巖巖，其下潛通兮君之宮。時思其母兮來春容，菖葉生兮杏蒂融。君之來兮雷隆隆，雨我田兮秧芄芄，我之德兮無初終。君稅駕兮匪陽斯陳，鼓鍾廟享兮列鼎重茵。君之宮兮屯雲，蕙肴蒸兮芬芬。我黍我稌兮抑亦薦其萍芹，君明其衷兮無吐芳新。吹洞簫兮望極浦，君之歸兮雲在下。十風兮五雨，右我海邦兮污萊斥鹵。君不來兮使我心苦，千秋萬歲兮爲民所怙。《至元嘉禾志》卷二四。又見道光《乍浦備志》卷二〇。

寥陽殿上梁文

在昔吳郡，於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

而來御，蔚爲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駢集九光之法駕。螭蟠萬礎，遺址故存；輦飛百楹，羣日未睹。方重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飈游於肸蠃，甄靈貺於幅員？皇上睠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申祝，亶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睿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宣於瑤光，萃梓材於荆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竦。瓊檐繡栱，倏若化成；金匱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粲朝暉之采，想觚稜宿霏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足稱於降臨；睨安帖之瑤壇，庶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巨鰲之竊抃？敢伸善頌，以佐歡謠。

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暘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
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詠朝濟。
拋梁南，咫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
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
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輸景貺。
拋梁下，日夕層壇降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珍資道化。
伏願上梁之後，慈闈康壽，宸宸尊隆。德教並恢於彤管，仁恩長樹於青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兵革，編民益劭於耕農。千里絕札瘥之鑿，四民均亭毒之功。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

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驕服，肅千乘萬騎於浮空。永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氣。《吳都文粹》卷七。又見《吳郡志》卷三一，《道家金石略》第三六六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子，家世爲瓊州（治今海南海口）人，一說惠州博羅（今廣東博羅）人。幼年師事毗陵禪師薛道光，受太乙火符之法。丹道既成，復歸桑梓，以箍桶爲業，混迹民間。常撮土爲丸，爲人治病，故世稱「陳泥丸」。後隱於羅浮山。嘉定初遊黎母山，遇道人傳以太乙雷法，楠以授之白玉蟾，遂行於世。著有《翠虛篇》一卷（存）。道教奉爲南宗第四祖。見白玉蟾《翠虛真人得法記》（正統道藏《道法會元》卷一〇八），又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

陰符髓

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祐也。世不可得之，乃太乙含真之元。太乙者，太極太淵之源，是虛無鍊神之道。一者氣也，人能將太乙真氣與我真氣相濟，包含太和，久而鍊之，乃爲大丹。丹者純陽也，陽者天道也，故神合道，聚則成形，散則成風，故與道相通。通者道養氣，養氣者神保，神天道

也，故曰精氣相濟。久而用火，乃真氣戰退陰魔，是謂純陽。鍊形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爲民。形者鑪也，首者鼎也，精滿於腦，故用火鍊。火者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鍊形神，形神俱妙，故曰鍊形。鍊形者，先須存心於內，真氣沖和。火乃丹陽之氣，純粹之精運行不絕，升沉往還，周而復始，包含萬類，故乃丹陽也。天地者陰陽之精也，天氣降而復升，地氣升而復降。天之陽晶爲日，地之陰晶爲月。若得斗柄之機自然幹動，日月運行而無休息，乃純陽鍊神之道。天樞之上，天元一氣注之；天樞之下，地元一氣注之；天樞之中，陰之與陽人能混之。上下無窮，與天齊年。今之人而不能知者，貪慾忘精，用心失神，勞形散氣，以故冥然而死，故謂五賊之敗也。所謂見之者昌，不見則亡。五賊者五行之正氣也，天真者道之元也，長養萬物，生殺機權，造化之本。久而滿於體內，精與天真相濟，天氣降於地，地氣接之而不相離。若能識之，故不死矣。廣成子曰：「吾一萬二千歲，皆因五行正理也。」五行者五藏也。水得一氣，人腎屬於水。人未生之前，以道爲本，但人命門上應北方太乙之源，造化之根；次生左腎，此中生日脉脉，湧騰朝元，下至巽坤，中有元基，聚四時之氣，入於中宮，併而朝於頂上，故施行於天。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中理五行之正氣也，聚入絳宮，散而達於筋骨上下，而復湧泉，混合萬神，故乃青陽至首，群陰皆散。更用天之五行正氣，內降五行，共處入鼎，修鍊成丹，故不死矣。天以斗爲機，人以心爲機。天機運於陰陽，人機則成大道。大道者無爲也，無爲性不亂，性不亂則神不移，神不移則精不散，精不散則氣不蕩，氣不蕩則精火相隨。精火不散，萬神聚於神鄉，在於崑崙之內，朝於頂上，始得一氣之造化也。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一者天地之根，陰陽之本，萬物賴此以生成，千靈資之以舒慘。至於高天厚地，洞府神仙，玄象靈宮，神真聖像，未有一物不同元氣而生者也。夫未生之時，先受天氣，故爲人性。然後二氣相合，故乃成形。人能澄心如天不動，故同天地。人心者機本也，人能存其心，守其神，以心爲性，以氣爲命。而不能行者，氣絕命亡，皆因亂性散神。天道者，清氣也，人受一氣，體養萬神純陽之理，故謂天之道。殺機者，造化也，龍者氣也，蛇者火也。若運精氣，上下往來，奪天地造化，故曰機也。若去五慾，動於機權，如天之作人，腎中青陽之真，爲之龜蛇，上通天元之氣，呼吸而上下相應，起而離陸地也。廣成子曰：臍下一寸三分，氣海中有真精一合，內有二經，左曰丹陽經，右曰靈陽經。二經上通於腦，其中有府，名曰靈陽府。府中有二穴，左曰太極穴，右曰沖虛穴。上通天氣，下至海元，故曰呼吸。天氣下降而養真精，上者爲龍，青陽之本，下者爲蛇，則元氣始也。二氣相交而成大藥，久鍊成丹，故不死矣。久鍊神趨物外，故曰起陸。人發殺機，守於陽神。陰陽升降，天以冬夏二至，人以一呼一吸，呼則至於根，吸則至於蒂，一吸天氣下降，一呼地氣上騰。我以真氣運下元，地氣上於天，故曰天地返覆。天性不可亂，神氣不可移，能與精氣交而生萬神，若天地安和而長萬物。聖人內默聰明，外屏嗜慾，靜居太始之先，未始有巧拙之辨。三要者，玄牝、玉戶、金關，上通於天，下通於地。切勿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故三要動之神散也。但人心中有二竅，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氣海，上通泥丸，此真相通玉戶、金關，夾脊相湊，過三關而朝北極，陽穴動而養真。廣成子曰：「木去火則不灰，人去性則不死。」火出神散，神散氣離，氣離身亡。國有

奸久而破，身有邪久而死，去奸則寧，去邪則安。天地盜太虛，人蠱盜天地。蠨蛸者人腹之蟲，爍我魂魄，亡我神氣，散我精血，若能還陰陽造化之機，勿能害耳。聖人以機籌運，法造化之機，如是修煉天界。天以一氣長養萬物，人受一氣而生萬神，散一氣以盜而死。古聖人食天氣自有時，自調百脉，暢飲太和，真氣注想身田，即得五臟清涼，六府調泰，關節元氣精神安也。廣成子曰：「氣之柔弱，穿筋骨，安精神，皆使關節通流。」豈不理乎？神機內用，千變萬化，天運機而養萬物，人運機而化不窮。人知外象有吉凶之兆，即壽而應，而不知自己有神，乃爲神仙所爲神也。日月者陰陽之至晶也，周遊八極，寒暑相推剋，天地之意，定於日月周遊之道也。日出月入，在於數中。數者一也，一者氣也，聖人得之，通天地陰陽地理，固氣養神，不失於道，萬變始也。君子可以固窮，下士聞笑而輕命。三返在於三元，天元真氣居首，靈元真氣居中，本元真氣居下。精者師也，心者王也，身者形也。三陽循於內，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矣。以天道而化下方，萬物受道所生，自然而然，乃大恩生。不以色慾縱其心，安其心而保其氣，造化自恩生也。剪其慾，正其心，定其氣，守神抱一，至靜而日新，必達於源，至於神，陰陽之本也。目不視色，神不移；神不移，其氣內藏，至樂天真，終無所擾。廣成子曰：禽者南方之鳥也，人能致伏真精，力久如禽，飛騰太虛，不過以氣而作飛仙。損有餘而補不足，有餘者心，不足者精。有餘不能損，則其不足不能補，補不足者是害也。節慾潛形，物束無味，有恩存焉，害中恩也。天地之理，聖人之機，至道之苗，萬物之本，陰陽之宗，故造化無窮。聖人於至道之精，我之有也。首之勃然，萬物自物，我哲耳。陰陽非勝我之用，勝之者我神我

靈，而陰陽同勝天地者，二氣結而萬物皆同也。哲同神氣，聖人也，而異於人，故作神仙矣。《修真十書·雜著指玄篇》卷三，正統道藏本。

丹基歸一論

古人有言：「得其一，萬事畢。」噫，誠哉是言也，此吾所以刻丹經之繁蕪，標紫書之樞要，蓋爲是也。一也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以要言之，天魂地魄，即日精月華也。紅鉛黑汞，即金精木液也。烏兔即龜蛇也，馬牛即龍虎也。朱砂水銀，乃黃芽白雪之骨也。丹砂秋石，乃白金黑錫之由也。別之爲男女夫婦，體之爲金木水火，類之爲青幽徐揚，象之爲乾坤坎離。或曰河車者，或黃輿者，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沙玉汞者，又如丁翁黃婆之名，嬰兒姹女之號，拆爲黑白，分爲青黃，有如許之紛紛。其實陰陽二字也，是皆一物。謂如守一壇，戊己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朱砂鼎，偃月爐，中黃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此又皆一處也。復如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朔，子午己亥，寅子坤申，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迴，離坎之時，兔鷄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人不知以爲果須依時按節，推氣測候，分拆數法，準則銖爻，故曰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又豈知周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也。其中有衰

有旺，有升降有浮沉，有清有濁。是以聖人以外象證之，殊不知天地氣數，在乎一時之工夫也。所以中間有陰陽寒暑之證，有生殺盈虧之狀，小則按百刻，大則如一年，只在一時而然也。然一時即一處也，一處即一物也。人知此之所以爲一，則采取有法，運用有度，斤兩有則，水火有等，與夫抽添進退之妙，沐浴交結之奧，不無防危慮險也。若毫釐之失，則日月失道，金汞異爐，非知造化之深者，莫克知陰陽之義，如是其秘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道也。古仙上靈，詔人鍊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故乃入道之捷徑耳，故有「片餉工夫，自然交媾，迴風混合，百日工靈」之語。行之九月，謂之九轉，鍊之一年，謂之聖胎。此其所以隱而不露者，以上天秘惜，不欲輕泄此道耳，豈得無禍福於傳授賢否之間乎？既以唾、涕、精、津、氣、血液爲陰物也，又以泥丸、丹田、心、腎、脾、肺、尾閭、夾脊、口、鼻非真一處也，何從而知金木之所以間隔，水火之所以既未濟者？能以「一」之一字訂諸群經，參諸往哲，勿以神氣爲自然歸復，勿以禪定爲自然交合。審能如是，或恐暗合孫吳，而終非促百脉以歸源，窮九關而徹底，三火所聚，八水同歸者也。至於神入氣爲胎，火鍊藥成丹，豈容易明。有曰神衛氣者，有曰神凝則氣聚者，有曰神氣自然歸復者。皓首茫然，反起虛無之歎，夫豈知丹基之真，一爲妙哉！若將游浮靈，揖華佗於空蒙盲靄之上者，得一可以畢萬，故作《丹基歸一論》以付學者白玉蟾〔一〕，潁川陳泥丸太乙刀圭之說傳諸後古云。《翠虛篇》，正統道藏本。

〔一〕丹基：原作「丹經」，據題改。

太上三五邵陽鐵面火車五雷大法法序

昔邵陽雷公於南嶽衡山祝融峰頂得遇六波天主帝君，授以三陽五雷之道，使之掌風雷之政，凡天下水旱人民疫癘，皆隸之焉。昔六波天主帝君乃以都天大雷火印，并三陽五雷神火之印，及雷霆都司符璽，悉以付之，自是邵陽雷公，頤指神炁，使風雷立至，積久而有大功，聞於上帝，遂詔封爲三五邵陽雷公火車將軍，以掌中斗大魁五雷之政。復命四帥乃閭、衛、任、鄭降於湖南邵陽之境，與邵陽雷公互相統屬，同主雷霆之事。是時黑雲蔽天，雄風刮地，雷聲徧於山谷，電影現於丘閭，如是三日，然後開霽。故此邵陽五帥立爲一司，其威厲英猛雄烈，舉世莫有知者。昔晉旌陽縣令許君遜隱於豫章之西山，後數年丹成，得九天靈劍之術，飛神馭炁於西山之上，專以伐蛟爲心，蛟精知之，遂遁於潭州之境。上帝聞知，乃降詔，以此書賜許君，以斗府雷雨判官爲職，仍以邵陽五帥爲將，詔立邵陽五雷元帥之司，以斗府雷雨判官掌之，以邵陽五帥輔之。因此許君遂得風雷之權，蛟精尋亦剿絕。此事乃吳猛、丁義二君當時得其傳流，年代更變，流傳至今，其有得是書者，亦須秘受，當體旌陽許君所得之意，及邵陽五帥所聚之因，古甚秘之，亦莫有傳之者，獨吳、丁二君派其源矣。故旌陽飛昇之後，其事不載於家傳，蓋無人知此也。但得邵陽之法者當知之，敬書數語以冠法書之首云。泥丸道人陳楠南木稽首敬書。《道法會元》卷一二二，正統道藏本。（以上羅國威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六二

潘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好古子。曾學於呂祖謙之門。登進士第，仕至安慶教授。見《敬鄉錄》卷一三，《宋元學案》卷七三。

湘山圖記

紹熙五年六月

湖南皆山而多石，自浯溪以至桂林，大抵平地倚天，蒼玉嵯峨，全介其間，環城如畫。城之西有曰湘山，實爲寂照祖師道場。在唐出現于咸通，寂于貞元，馬氏以法號□□□□德名爲寺，而清虛王公蓋嘗□□□□寺蟠踞其中，面勢端平，可容萬□□□□籠之勝。涂徑深廣，松檜夾□□□□□□□邃而所謂祖師真身塔者。又□□□□□□概刻露峭拔，如碧蓮峰，如碧玉□不可形容。而朝雪夕□，殆若銀瓮鐵圍，使人毛髮惕息。自西而上，有隱巖，僅可容身，師嘗燕坐示滅之地。不數十步而有故塔，其徒相與奉師身而龕之。傍有巖竇嵌空，明潔可愛。攀援而上，亭曰「肖

峴」，而舉城內外盡在眼中。道鄉鄒公南遷北歸，留記歲月，風雨剝落，可識者無幾。自東而上，有庵曰「雲歸」，僧有行業，邦人築屋以居之。又其上曰「涌泉」，中有穴方丈許，泉深且甘，接筥引流，入于齋厨，日飲數百人。徑寺而西出，山川之勝益加秀傑嶄絕之狀，大江橫會於前。蓋東則螺溪水出自武岡，南則白石水出自山川洞，西則大陂水出自西延。三水合流於橋渡，而後委蛇入於湘江。岸江居人臨水對山，常在几案中。有島嶼，竹樹叢生，視橘洲而小，然扁舟往來，彼此各適。其所之清深幽邃，昏曉異態，而寺名「磐石」者存焉。寺居山之半，樓殿突兀，縹緲雲霄間。有閣名「卷煙」，刺史柳公詩榜猶存。側睨奇石□□□□□錯落，殆以萬數，驚視却顧，歎未嘗□□□□老木交陰，道險礲确，仰高俯下，□□□□□山至是截然屹立，直平正方。其□□□□□廣可百數十丈，勢欲奔赴，江水汹汹，如崩屋也。游者過者，眩心駭目，不敢久立，懼將壓焉。山形全石，無大草木，雨餘霜後，飄灑滴溜，不識從來。山空風勁，雖極暑可御袂衣，蕭然不知炎荒蒸毒之氣。好事者築亭其下，而有泉出山之趾，甘冷徹骨，冬夏不竭。金華潘侯持節來游，榜曰「湘中第一」，楚人以爲名言云。紹熙甲寅六月望，括蒼潘景愈題，住山惠光立石。《湘山事狀全集》卷九。（尹波校點）

趙善言

趙善言，宗室，周王房六世孫，不忒子，淳熙中知句容縣。見《宋史》卷二二三三《宗室世系表》一九。

重修建康府句容縣南廟記

直邑之南，陸走無半舍地，方南鈴有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祠廟，土人呼爲南廟，地勢寬閑，風氣和會，平崗長陸，虎踞龍走，蓋天造地設，所以宅靈氣而顯異跡。廟旁有碑，委仆於荆榛草莽之間，殘缺漫滅，字不可識。圖志不載，莫知云何。故廟之廢興，亦莫詳其所自。然制度未廣，卑陋褊迫，不足以稱王之休功盛德。且歲久，土木力盡。乾道壬辰，衆議出緡錢大而新之。邑士許恭、李立等倡其事，衆應如響，猶未敢遽興工。前此民病無井可汲，屢穿不得泉，遠近之人歲以王之誕日集祠下，至於酌陂水而飲。及是乃與致禱，願以鑿井得泉爲驗。既而鑿未及深，飛泉溢湧，日漸澄澈隨盈，衆心鼓舞，即日諸役畢舉，居人盡力，工人盡藝，相勵趨事，曾未閱久，績用告成。殿寢翼然，堂陛肅若，夾以修廊，周以層垣，雪脊朱扉，交錯相映，百用具修，無一或缺。於是壯而不僭，華而不奢，過之者撤蓋，止呵輿馬，不敢及門，咸低徊踟躕，改容振服而後去。淳熙丙申中秋之吉，善言被命試邑，始至三日，祇謁祠下。於是磬折而入，載拜於庭，瞻仰俯視，威靈如在。未幾，交代朱君光謂善言曰：「王之德此一方也，其來久矣。水旱必禱，痛疾必呼，是皆感於精神，發於夢寐，曰雨曰暘，如操左券。今廟之北有張墓，廣袤數百畝，經界法行，官蠲常賦，民亦不敢佃據。東有石柱，前有陂池，相傳爲王牧馬飲所。又有前光後光二廢寺，孝宅硯池，悉近王廟，謂爲王之故居，遺址甚多。先

是邑尉鄭兵常傳上封事，經久未報，心疑致禱，方焚香而香爐動搖，旋轉不已，衆皆股栗。尉且拜祝曰：『爲禍耶，爲福耶？禍則動而不已，福則動且告止。』居亡何，有詔趨封，計香爐動時，實詔下之日。居民有張姓者，將捐巨木助營繕，是夜有木自仆，平地如截。民懼，盡施其餘，人愈敬信。如是靈異，蓋不可一二數。光久欲記其事，因循未能，今將去此，奈何？子盍爲我次第而勒之石？」善言曰：「公言不誣，事有考據，其何敢以文陋辭？」因念是邑土瘠而民貧，故往往短於財，嗇於施。今廟之興也，所費累鉅萬，而民貧爭捨樂赴，如影隨形。非王有大功德於是邦之人，其何能爾？於戲，禮有祭，典有祀，皆謂有德於人，有功於社稷，自昔而然，不可廢也。今王精爽，千載不昧，其呼吸風雲，化災爲祥，振耀陰兵，助順討逆，尊爵美號，華於一門，祠宇之盛，徧於天下。矧是邑也，爲顯跡之地，邑人事王如事父母，則血食於此也宜矣。按祠之記及諸家說，王實吳興烏程人，生於前漢，又曰其先今武陵龍陽州人也。然則今之墓田，豈王未葬此乎？抑生於吳興，顯於句容，歿而葬於是乎？併書之以俟識者。至於王之靈跡著驗，蓋天下所共知，載於祠山諸碑既已詳矣，茲不復云。姑摭是邦之人耳聞目見者而爲記之。淳熙四年蒼龍丁酉七月既望，奉議郎、知句容縣事趙善言謹記併書。宣議郎、丞万俟傳，迪功郎、簿蔣棣，迪功郎、尉季用昌，始終都會首許恭、副會首李立同立石。《句容金石記》卷五。（曾棗莊校點）

徐 堯

徐堯，字次山，號竹溪，衢州龍游（今浙江衢州東）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淳熙初任無爲軍軍學教授。歷國子博士，以上殿墜笏降爲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後特復朝散郎致仕。學富才瞻，尤長於詩，有《竹溪集》。見所撰《稽古閣記》，陳傅良《止齋文集》卷一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一八一。

稽古閣記

皇帝踐祚十五年，文致武克，四海清寧，詔以五月二日臨幸太學，命國子祭酒講論文義，錫以身章，自學官至弟子員，疏恩錫帛各有差。於是遠近布韋之士，莫不舞手相慶，生光吐氣，以謂斯文之遇，千載一時，蓋無間智愚賢不肖，始曉然知上意所向矣。先是無爲軍學以皇祐二年始建於郡治之西，錦繡池之北。以崇寧二年頒行舍法，乃徙於今漕臺之東隅，已而又遷西隅。政和四年，復遷錦繡溪之舊址。大成有殿，從祀有廡，膳羞有堂，東西有序。於其堂之後，創建稽古閣，以嚴宸章奎畫之奉。中值建炎，紹興間兵火，學雖幸不毀，而閣無復存矣。淳熙初，堯被命掌教此邦，會敷文張公士元領使府臺，視事之始，祇謁聖師，顧瞻太息，曰：「淮，吾車必式里也，詎可使子衿之道熄而戎馬

氣盛哉！且賜書之奉無所，則尊主之意或闕，吾爲使者，其忍安之？」乃增闢舊址，爲閣五間，庀工於淳熙二年之三月，而落成於五月。公又以舊堂卑陋，不克稱是，就更新之，爲堂五間。閣之後又爲屋三間，重簷複楹，棧翼翬飛，墜堊丹青，神彩奪目，於是無爲軍學甲於兩淮。公天資超軼，趨事靜敏，曾未半歲，諸宇皆成。凡緡錢計度，悉白於己，一黍一銖，舉不以累客。諸生德公之賜，求文以記。嘗謂人主爲治之切務有三：曰學校也，求直言也，進君子退小人也。然欲所用皆君子，而能極言不諱以指陳天下事，又必自教養中出。繇是而言，三者之務皆切，而學校爲尤切焉。今天子恢宏大化，首善上京，使所在部使者人人而能如公遵體聖意，率先郡國，養君子如香草，護正氣如司命，將見異材輩出，應上所須，而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然則盍書之以示來者。淳熙四年三月望日記。嘉

慶《廬州府志》卷一七，嘉慶八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孫養晦

孫養晦，淳熙間嘗持節南方。

賀太上皇天申節表

道妙先天，參元功於太極；祥開繞電，蟠喜氣於大廷。合有衆之歡心，贊無疆之盛福。中賀。恭惟陛下躬持慈寶，默運化樞。巍乎其成，復大業於艱難之始；爲而不有，授丕圖於揖遜之間。神明默相其壽康，品彙莫名其造化。天休昭受，既開與九之齡；月吉誕彌，咸致呼三之祝。臣身縻持節，心切望雲。萬壽稱觴，莫綴班聯之近；八荒開域，願同仁壽之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

賀太上皇壽七十表

淳熙三年

皇圖授聖，綿寶曆於萬年；帝夢與齡，開壽編於七袞。侈熙朝之盛事，溢萬宇之歡聲。臣聞有永降年，自天祈命，大德必壽，從古而然。千二百歲而不衰，蓋修身之有道；百二十刻以爲度，徒增漏以爲期。於皇上聖之臨，度越前王之懿。授神器於雍熙之日，心懷脫屣之高；備至養於康強之時，年及縱心之適。非祈禱而徑躋於上壽，不導引而自籍於長生。亘古未聞，於今創見。恭惟陛下誠參化育，道妙希夷。爲天下得人，盡付謳歌之啓；與造物爲有，將猶陶鑄於堯。在天心眷顧以方隆，致睿算增崇而未已。演二首六身之數，仰符基命之辰；會三統九章之元，將衍後天之算。恩綸新至，孝治

有光。臣持節南州，馳神北闕。稱觴漢殿，身雖遠於鴈行；祝壽堯封，心敢忘於虎拜。《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趙丞相啓

誕揚明紘，寵拜元台。國用真儒，自無敵於天下；朝更幾相，今始協于衆心。巖陛尊嚴，華夷闔
懾。某官智周事變，道貫精微。硬語盤空，獨唱出萬人以上；貴名揭日，橫飛絕四海之間。感會風
雲，披陳藥石。上有恢復中原之志，公懷燮調元化之才。燭萬里之敵情，謀無不勝；參期月之國論，
治已小成。既簡在於帝心，爰進專於國柄。方將修明法度，考核人材，新兵紀於驕惰自肆之餘，鼓士
氣於委靡不振之日。國今相司馬矣，頓使氈裘之驚；吾其爲東周乎，會看版圖之復。某叨持使節，遠
企台躔。誦《說命》之三書，敢以爲致君之賀；續《車攻》之一雅，又將誦却敵之勳。《翰苑新書》續
集卷一。又見《秘笈新書》卷二，《啓雋類函》卷一五。

賀留參政啓

晉參大政，兼貳洪樞。會精神於一堂，帝嘉道合；總文武之二柄，人歎才難。綍命既新，巖瞻增

峻。某官自任以重，力行近仁。開濟經綸，主於中者素定；運量酬酢，應於外而不窮。顙印聽履之班，整暇籌邊之略。視遠民如畿甸，惟恐或傷；惜國用如家資，靡容輕費。儉朴創驚於侈俗，聲華追繼於前修。肆嘉叱馭之勳，召典本兵之柄。所挾者大，人莫窺其端倪；所守甚堅，上自知其誠確。遂登四輔，入贊萬幾。今天下之積弊相仍，由君子之任責者鮮。志在憂國，或首鼠之多違；心乎愛君，於逆鱗而乃憚。事論其是非，而先以謗議爲畏，人論其賢否，而乃拘親故之嫌。富貴在天，名節在己。律身不可以自赦，惟天有時而相遭。公今延登，衆所屬望。先聲儉簡，行將回風俗於侈靡之餘；素守沖和，必能協國論於嫌疑之際。懋建同歸之治，緝成相遜之風。使彌縫品節，無異意以相違；則廣大高明，歷萬變而無弊。即奮熙於端揆，用闡懌於羣心。伏念某苓朮舊儲，澗蕝賤跡。昔屢勤於推轂，今尚困於膠舟。側聞登庸，樂在收用。曩狗乞醢之請，猶有望於謁鄰；今司播物之權，夫何拒於躍冶。翹翹肝肺，戀戀門墻。《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

賀林僉判啓

占斗牛而辨次，最重潛藩；肅車馬以遵途，來參婉畫。敢因風而贊善，將指日以蒙成。某官學本家傳，美由世濟。翠竹碧梧之韻，流風具存；紅蓮綠水之游，清名夙著。又屈臨於督府，將借重於賓筵。懲抱櫝之欺，在其僉擬；察錄囚之過，力爲平反。行踵召音，聿脩故事。某創員已贅，贊畫不

長。技本無它，敢藩籬而自隔；事當從長，惟影響之相隨。《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又見《秘笈新書》卷一〇。

通劉司理書

試三語之掾，夙高望府之稱；調再轉之丞，姑取循陔之便。一封馳敬，千里定交。某官才刃敏明，量陂澄拓。英靈穎脫，光已射於斗牛；翰墨天成，力可排於風雨。未促席前之對，來司柱後之文。一念平反，哀矜於所喜；三章清簡，洗濯於不冤。公既多治獄之寬，天豈靳活人之報。某却於操瑟，來此對松。寒鷗鷺之盟，已大違於雅志；程鳧鷖之進，豈無賴於忠規。先此懇祈，爲之傾倒。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〇。

回贛縣張知縣書

媿二水以名城，古爲望郡；分十同而置邑，贛乃舊郊。方舊尹之及瓜，趣明公之行李。來之何暮，歡不自勝。某官寬厚而不流，靜莊而有守。平生才力，游刃而發新硎；晚歲功名，啖蔗而入佳境。尚拘新制，來字遠民。人有常言，以未脫選之爲苦；土方改秩，又嘆作邑之爲難。求辦事則傷於

民，專守法則拂於上。計無能出，或者援例而取之；下有所持，又將以罪而去矣。在今日堯舜之世，而未免此患；雖前代卓魯之出，而亦安所施。曄然通材，臨此壯縣。凡衆人之所病，皆談笑而盡得之；假期年而有爲，其召擢無可疑者。某尚縻越俎，未遂同舟。小子不知所裁，莫報長牋之施；大事則從其長，姑爲他日之圖。情有相忘，言之無恐。《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上劉司理啓

儉幕春容，喜見芙蓉之泛；郅堂奕燁，仰瞻槐棘之陰。擊水三千，奮鵬程於溟渤；去天尺五，隸仙籍於蓬萊。來司柱後之文，即促席前之對。《啓雋類函》卷一〇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鄧椿年

鄧椿年，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名世子。乾道中續成其父所著之《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古今姓氏書辨證跋

淳熙四年三月

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學，雖飲食夢寐弗置也。尤喜稱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勳業之懿，以詔子弟。故《古今姓氏書辨證》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書於宣、政之間。時諱學史，方貧賤中，無書檢閱，闕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後稍銓次增補之，蓋成書於建炎之初。是時晦迹窮山，携幼避地無虛辰，昨給禮上于法官者是也。然居懷未滿之意。其後蒙恩備數太史之屬者八年，始盡得銓曹命官脚色冊，烏府班簿，彙括次序之，稍稍備矣。紹興辛酉冬，放歸山樊，家書稍備，會韓衢州美成同寓臨川，借其家藏《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稽考參訂之。及將易簀，謂椿年曰：「《姓氏》未成全書，死不瞑目。」椿年泣，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既卒哭，奉門人吳曾狀如浮梁，乞銘于侍讀尚書程公。公見椿年慟哭，首問遺書手澤所在，椿年具以實對。公歎曰：「子能嗣先君之志，吾亡友有子，可賀，門戶其庶幾乎！」別未數月，又以書來趣曰：「子讀《禮》之暇，不宜墜先志，《姓氏》宜亟成書，遷延歲月，則編藁倒亂，難記憶矣。宜速俾老夫一觀。」椿年既得是語，乃盡哀手澤遺編斷藁，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志，訂證次序之，釐爲四十卷，即此本也。椿年孤陋寡聞，貧病不偶，幸不墜先志者，尚書公賜也。謹再拜書諸卷末，以告當代好古博雅君子焉。乾道四年三月朔，牛馬走椿年謹書。《古今姓氏書辨證》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祝尚書校點）

張少良

張少良，杭州鹽官（今浙江海寧西南）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官漢陽軍教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鹽官縣丞聽記

淳熙四年正月

廬陵歐陽公克世丞鹽官之明年，歲大稔，民輸無逋。乃勾財餘於縣，庀材募工，因故宇之敝，而葺新之。由寢至堂，貫以大屋，旁設窗檻，內自庖廩，前及門廡，增新易舊，各當其所。於是丞之居遂甲於邑寮。邑人張少良因其請而爲之記曰：官有舍居者，治之職也，人情爲己亦然。便安是適，卑庫是恥，其習於窮陋隤圯不整以苟贏其身者，非窘於財，則憚於役；非鹵莽於奉職，則忌不以利遺後人，賢與能弗爲也。然官有閒要，則役有難易。丞，邑佐也，束手令下，不得擅舉，必咨可於令。文墨奔走之吏，不足使令於它司者，往往丞始獲用。平居庭可設雀羅，一旦興役，孰與共事者？公之爲是舉也，孳孳乎其勞且難哉！舊宇改建於政和之八年，迄今五十餘載。公之前，歷政不利，七年之中，以家難若病且不祿不及終更者凡六人，其懷章而不至者又幾半，用是廢益甚。公至，則有壓焉之

虞，徙客浮屠舍，及瓜纔數月耳。工既集，終其去不一居焉。原其用心，秋毫不顧己而厯若是，非才足以副其志不能也。昔魯有叔孫子，所館必葺，去之如始，至左氏書之，君子以爲忠。公今葺而不居，幾賢如叔孫子矣，述其事以諗來者，少良所不敢辭也。公字似之，文忠公之曾孫云。時在淳熙四年正月□日。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又見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九。（祝尚書校點）

張見幾

張見幾，淳熙四年知岷宮觀事。

金釜觀記〔一〕 淳熙四年五月

謹按國朝三國國史地理志〔二〕，載嘉州洪雅縣，注：「隋縣，有金釜山。」又按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敕頒下諸道圖經，載金釜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草木叢鬱。舊經云：昔有主簿於此山煮釜修道，因號金釜，亦名主簿山。又按乾道七年十二月敕封觀妙李阿真人誥詞節文：「李阿真人者，古不死之謂也，其精爽寓世猶人焉，兩著跡典於今代〔三〕。鍊形洪雅之山，悵雲龍之飛騰，想風雨之來下。爰一道家之流，錫以真籍之稱，慰民所依，其永綏佑，可特封觀妙真人。奉敕如右〔四〕。」又據父老世所傳

曰〔五〕：保安鎮金釜山，即李阿真人鍊丹之地。見幾伏思此山古仙著異，史冊標名，事有殊常，理當表出。故茲揭示之，以告來者。淳熙四年五月日識。嘉慶《洪雅縣志》卷一九，嘉慶十八年刻本。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一，同治《嘉定府志》卷四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一〇〇。（祝尚書校點）

〔一〕題下原署：「知岷宮觀事張見幾。」

〔二〕三國：疑作「三朝」。嘉慶《四川通志》此句作「謹按地理志」。

〔三〕於：原脫，據嘉慶《四川通志》補。

〔四〕「悵雲龍」句至此，原脫，據右引補。

〔五〕世：原脫，據右引補。

鄧易從

鄧易從，據《徽宗池塘秋晚圖跋》，爲淳熙時南陽（今河南南陽）人，鄧洵武曾孫。

徽宗池塘秋晚圖跋〔二〕 淳熙四年春

徽宗皇帝御製《池塘秋晚圖》，向曾大父樞密在政府時，侍紫宸宴，酒酣樂作，上乃聲其慶會之

意，出斯圖以賜曾大父。暨大父侍郎、先君知郡傳至易從，迄今四世，百有餘年矣。拜觀寶圖，筆精墨妙，超卓今古，豈凡子所能作哉！謹當珍藏，以示子孫，垂之不朽，堅忠孝大節，仰答聖眷隆渥也。淳熙丁酉春，南陽鄧易從拜書。《石渠寶笈》卷三二。（祝尚書校點）

〔二〕此跋，徐邦達《古書畫僞訛考辨》以爲係元人據鄧杞跋僞造。鄧杞跋見明孫鳳《書畫抄》卷下，曰：「右《荷鷺驚魚圖》，徽宗皇帝御筆。向大父樞密位政府日，侍宴紫宸，酒酣樂作，上乃聲其慶會之意，發爲樂章，以賜臣下。即席親灑此圖，專以寵賜。自大父樞密暨先考侍郎傳杞三世，一百祀矣。《驚魚》運墨，渾然天成，脫去凡格。濃淡約略如生，精神溢紙，若傳丹青，曲盡其妙，得江南落墨寫生之真韻。杞謹當珍藏寶墨，堅忠孝名節，仰答聖恩待遇先世隆渥也。紹熙四年九月廿八日，南陽鄧杞拜手謹跋。」所謂「大父樞密」，指鄧洵武，然據《雙流縣志》，鄧洵武子雍，孫椿、機，而無名「杞」者。徐氏以爲「機」乃「杞」之誤。鄧易從不詳其人。今錄以備考。

吳 揔

吳揔，德順軍隴干（今甘肅靜寧）人，吳璘第四子。隆興中知洋州，通判階州。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四川茶馬。歷知鄂州、瀘州、潼川府。開禧初特授工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開禧三年，坐侄吳曦叛逆，責授楚州團練副使，於湖廣州軍從便居住。見王曦《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琬琰集刪

存》卷二），《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三六、輿服四之三二、職官七二之二九、七二之四八、七四之一四七四之二五、刑法六之四六，《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

請待罪奏 開禧三年三月

逆賊吳曦不遵臣節，上負國恩，下隳家世，臣與闔室罪當萬坐，謹同男昭等伏闕待罪。《宋會要輯

稿》刑法六之四六（第七冊第六七一六頁）。（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六三

張 杓

張杓（或作杓），字定叟，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浚次子。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差知袁州，改衢州。遷湖北提舉常平，改浙西。遷兩浙轉運判官，升副使，改知臨安府。歷知鎮江、明州，召爲戶部侍郎、吏部侍郎。光宗即位，以權刑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出知襄陽、建康、隆興府，進端明殿學士。以疾乞祠，卒。《宋史》卷三六一《張浚傳》有附傳。

乞蠲放浙西江東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奏〔二〕 淳熙十一年六月

乞將浙西、江東諸縣自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錢三萬七千二百四十餘貫、米八百三十餘石，盡行蠲放。《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

〔二〕此奏原作「張杓」。按杓紹興初爲刑部員外郎，淳熙中恐已不在位。「杓」字史籍中或誤「杓」、「杓」，今屬之於張杓。

陳湖河事宜奏

淳熙十二年十月四日

竊見本府每遇大雨，四山之間所積糞壤衝突而下，雖行措置增添海子，深闊溝渠，創置鐵窗，差委使臣等往來巡視，纔遇填積，旋即除去，躬行督促，不敢少懈，常恐或有所未至。倘更本府憚於支費，稍不任責，則數月之間，便可填塞。臣照得元祐五年守臣蘇軾申請開西湖畫一內一項，乞將西湖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尉司收管，以備逐年開葑撩錢，如敢別用，並科違制。又一項乞今後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當開湖司公事，嘗切點檢開撩，替日如有菱葑不治，即申吏部理爲遺闕。臣今欲倣此二說，先儲工力之費，將本府合得湖塘等錢六項，每年共計錢二千九百餘貫，專置赤歷，椿充挑撩湖河之用。如別將支使，並科以違制之罪。却分委本府正任通判二員，一則點檢城內外河道，一則點檢西湖〔二〕，更以巡河、巡湖爲名。城內道則委之排岸并逐地分兵官，江浦口河則委之城東巡檢、修江監閘官，西湖則委之錢塘縣尉，城西巡檢，日後差注，并乞於階銜中帶入。每歲委轉運司覈視有無湮塞，以爲殿最，從運司保明批書。責既有歸，人必盡力，工費既儲，易於辨集，誠爲無窮之利。《宋

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三一（第六冊第五九三九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

〔二〕湖：原作「河」，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乞郊禮成後嚴壇垣局鑄奏

淳熙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二〕

伏見圓壇墻垣，當郊之歲旋復營葺，熙事告成，又姑置而不問。青城熙成一殿，固所素有，門禁不肅，幾若通衢。臣以爲莫若俟今來禮成後，將郊壇城垣、熙成殿宇嚴其局鑄，非時擅啓。從本府量差使臣、軍兵巡守，守臣逐時檢察。伏乞特降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禮二之一四（第一冊第四二四頁）。

（此篇劉琳校點）

〔二〕按此奏上奏人原作「權發遣臨安府張均」。查《咸淳臨安志》卷四八，此時知臨安府爲張杓，「均」乃「杓」之誤。

乞將鎮江府下第五等人戶未納丁錢特與蠲免奏

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任日嘗具奏聞，以鎮江府秋後栽插方畢，偶白露前無雨，高田遂至旱槁。竊惟地瘠民貧，臣雖以十三年以前夏秋稅租，本府合得州用錢數盡行倚閣，而猶有丁錢一事，計口而科，各縣不等。雖每名不過數百，皆是貧民下戶，銖積寸累，方能輸納。去歲以慶典恩赦蠲放下五等戶一半之數，通不過

六千九百三十餘貫，人情便覺寬舒。況今漸次已有送納，止是旱鄉人戶委無可輸。州縣期限逼迫，未免騷擾。乞將鎮江府下第五等人戶未納丁錢特與蠲免，庶使小民得免流移。《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一七（第七冊第六二一六頁）。

諸軍承代人應改正年甲狀

淳熙十六年正月

吏部侍郎右選，昨自淳熙三年，因臣僚奏請創造考功編類使臣年甲簿籍，以革減落歲數之弊。自乾道八年諸軍冒名承代者，與退減補正官資。至淳熙七年都省批狀指揮，其年甲照應未退減改正前年甲施行。蓋承代之人，皆是以少承老，姑俾之從承代人年甲，庶年及不遠，可革磨勘蔭補之濫。至淳熙九年，本部申明畫降指揮，如無以前年甲干照之人，遇陳乞磨勘，從本軍次第結罪，主帥重加相驗年貌，保明委無隱匿不實；如已離軍，亦令本州及知通保明。臣以爲冒名之人，與之退減補正，固已爲優恩，所承代者豈無元來年甲？若不從實供報，不與施行磨勘可也。今乃因其不報，許令從權相驗保明，則是開其詐冒之路。然猶未嘗許其有干照重行相貌也。近準樞密院批下興元都統司保明到成忠郎程繪、鎮江府都統司保明到保義郎陳進，皆是承代補正，徑行貌驗年甲具申。尋行檢照簿籍，見得程繪、陳進其未改正以前年甲具有干照，即不應本軍擅行貌驗保明。今來程繪却減落一十三歲，陳進却減落一十一歲。乃知昨來申明貌驗之說，其流弊必至於此。今照得冒名承代者尚有萬五千人，若一

一於其將年及之時徑自貌驗減落歲年，以爲磨勘奏請之地，其僥幸冒濫何有窮極！乞應諸軍冒名承代人，并照應未遞減改正以前年甲，從淳熙七年批狀指揮，其淳熙九年申明貌驗指揮更不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四〇（第三冊第二六二〇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

臨安府賑給尚欠三萬貫奏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在城九廂，城南、城北兩廂，共抄割到二十六萬八千餘口，及養濟兩院并逐處病坊，雖在耆界，亦宜賑給，計用二十三萬貫文。除已降數外，尚欠三萬貫，乞行湊數給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九（第七冊第六二九八頁）。

乞應添差官員勿并令赴吏部照闕差注奏〔三〕

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切見小使臣添差之闕，州郡皆有定員，總爲闕四千八百七十有九。今赴部注授者纔千餘人，尚左等處可以類推矣。若添差之人止令照闕注授，則於州郡未爲甚害；今乃有特添差之說，投牒朝廷，徑指闕次，初非定員，亦無替官，惟擇近地州郡源源而來〔三〕。至於本府，尤所爭趨。欲乞應添差官員，亦無并令赴吏部照闕差注〔三〕。《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四四（第三冊第二五七九頁）。

〔一〕此奏原題「權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張杓」。按《咸淳臨安志》卷四八，淳熙十六年張杓知臨安府，則「杓」乃「杓」之訛。

〔二〕擇：原作「擇」，據文意改。

〔三〕無：似當作「勿」或「毋」；闕：原作「關」，據上文文例改。

襄陽缺米事奏

紹熙三年十一月三日

本府係居極邊，殊無儲蓄。入秋江漲，居民陸種盡被水傷。本府逐歲所仰，皆自江陵、荊門、復州等處般販前來。遂至在市無米，今常出糶已盡〔一〕，深慮邊民乏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九三

（第七冊第六三〇〇頁）。

〔一〕此上二句文意不屬，疑互倒。

書淳熙十二年二月獄空獎諭後

臣淳熙十一年五月，被命守臨安。既奉職，廩廩懼不勝任。越九月，獄空。按已事當聞，上下其狀，錫璽書寵嘉之。臣竊自揣，不足以辱大訓。聞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古者天子之都，治有所本如此，而後世但欲委成於下，其道舛矣。是以漢之諸臣治京兆著者，大抵非法罰不理。獨文帝世內史無能人，而史氏推本刑措，乃在帝以德化民之後。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維見可睹已。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哀矜庶獄，期於無刑，盛德孚洽，效自近著，以理揆事，具有源委。而上辭其美，下居其成，臣心慙焉。昔范百祿守開封，嘗謂其屬曰：「以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力耶？」可謂知本之言矣，臣尚安所云。然匿指臣則有罪，敢不刻之樂石，以詔無窮。臣謹昧死書於下方。《咸淳臨安志》卷四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

王獻之帖跋

此帖視余所見諸本爲勝，惜其所傳止此，不及見全帖也。丙文居廬陽，在五溪窮絕處，而家蓄先賢書帖，往往有中州士夫所無者，其好尚文雅，蓋不在黔中秦子明下。世豈無山谷，安知不遇賞音？紹熙壬子重陽日，廣漢張杓書於襄陽郡齋。《寶晉齋法帖》卷六，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又見《叢帖目》卷二。

祭呂東萊文

淳熙九年四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日，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杓，敬致祭于物故參議大著直閣呂公之靈。嗚呼！天於斯文，忍殛喪之。胡爲哲人，相繼而萎？聖門郭郭，百雉猶庫。又弱一箇，其將寢隳。公與先兄，同志不移。哭寢之慟，匪曰其私。書來唁我，墨淡字欹。序文銘幽，欲寫深悲。宿草未改，公已致斯。嗚呼！位不稱德，澤不及時。立言不朽，俟後世知。富貴無稱，負愧不貲。死而不亡，公奚已而。杓以使事，阻哭總帷。漬絮致奠，濡淚書詞。魂兮不昧，歆此一卮。尚饗！《東萊集》附錄卷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為祝尚書校點）

釋道濟

道濟（一一三七——一二〇九），字湖隱，號方圓叟，俗姓李，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幼生宦室，年十八依杭州靈隱寺佛海禪師出家。爲人放蕩不拘，破褌袒裪，飲酒食肉，浮沉市井，人稱濟顛。以是爲靈隱所逐，入杭州南屏山淨慈寺爲書記。浪遊數十年，足迹幾半天下。嘉定二年卒，年七十三（一云年六十，又云紹興十八年生）。後世稱爲濟公活佛。有文十餘篇傳世，後人編次爲《濟祖師文集》。見釋居

澗《北磧集》所載《湖隱方圓叟舍利銘》，《補續高僧傳》卷一九，《敕建淨慈寺志》卷一〇。

致少林長老書

伏以焚修度日，終是凡情；開創補天，方稱聖手。雖世事有成必毀，但天道無往不還。痛淨慈不幸，淨掃三千；悲德輝長辭，忽空四大。遂致菩提樹下，法象侵凋；般若聲中，宗風冷落。僧歸月冷，往往來來，如驚栖之鳥；人出山空，零零落落，如吹斷之雲。鼓聲已失，何以增我佛之輝？衣食漸難，大要出如來之醜。欲再成莊嚴勝地，須仰仗本色高人。恭唯少林大和尚，行高六祖，德庇十方，施佛教之鈴鎚，展僧人之鼻孔。是以不辭千里，通其大衆之誠；敬致一函，求作禪林之主。若蒙允諾，瓦礫吐金碧之輝；倘發慈悲，荆棘現叢林之色。大小皆面皮，休負諸山之望；近遠悉舟車，休辭一水之勞。慧日峰前，識破嶮崖之句；南屏山畔，願金靈隱之光。佇望現身，無勞牽鼻。《濟祖師文集》，道藏精華錄本。

寄少林和尚

愚徒道濟稽首焚香致書於少林大和尚法坐下：竊以水流雲散，容易別離；路遠途遙，急難會面。

嗟世事之無常，痛人生之莫定。然大地尚全，寸心不隔。目今桂子香濃，黃花色勝，城中車馬平安，湖上風光無恙。我師忙裏擔當，閑中消受，無量無邊，常清常淨。拜致殷勤，伏惟保重。濟不慧，鑽開地孔，推倒鐵門，針尖眼裏走得來，芥菜子中尋條路去。幸我師慈悲，不嗔不怪，煩老天寬大，容通容逃。故折了錫杖，不怕上高平低；被却草鞋，管甚拖泥帶水。光着頭，風不吹，雨不灑，何須竹笠？赤着體，寒不犯，暑不侵，要甚衣包？不募化，爲無飢渴；懶莊嚴，因乏皮毛。萬重尋聲救苦，當行則行；一時懶動雀勦，要往即往。塞旁明，久非左道；由正路，已到西天。一脚踢倒朱山，全無挂礙；雙手劈開金鎖，殊覺逍遙。便寄月一之書，少達再生之好。雖成新夢，猶是救人。長嘯三聲，萬山黃葉落；回頭一望，千派碧泉流。尚有欲言，不能違反。乞傳與南北兩山，常叫花紅柳綠；爲我報東西諸寺，急須鼓打鐘敲。情長難盡，枯短不宜。《濟祖師文集》。又見《敕建淨慈寺志》卷一九。

供狀

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幼生宦室，長入空門，宿慧神通三昧，今修語具辨才，理參無上，妙用不窮。雲居羅漢，惟有點頭；秦州石佛，自難誇口。賣響卜，也吃得飯；打口鼓，儘覓得錢。倔强寒過德州人，蹺蹺壓倒天下漢。尼姑寺裏講禪機，人俱笑我顛倒；娼妓家中說因果，我却自認風狂。唱小詞，聲聲般若；飲美酒，碗碗曹溪。坐不過，禪牀上醉翻觔斗；戒難持，鉢盂內供養屠兒。袈裟

當於蘆婦，盡知好酒顛僧；禪杖打倒龐婆，共道風流和尚。醉昏昏，偏有清頭；忙碌碌，的無拘束。欲加其罪，和尚易欺；但不犯法，宣威難逞。請看佛面，稍動慈悲；拏出人心，從寬發落。今蒙取供，所供是實。《濟祖師文集》。

影壁自讚

面黃如蠟，骨瘦如柴。這般模樣，只好投齋。也有些兒差異，說禪不用安排。《敕建淨慈寺志》卷一九，武林掌故叢編本。

神子讚

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劃出這般模樣。兩隻帚眉，但能掃愁；一張大口，只貪吃酒。不怕冷，常作赤脚；未曾老，漸漸白頭。有色無心，有染無著。睡眠不管江海波，渾身檻褸害風魔。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有一日，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琢磨。《濟祖師文集》。又見《敕建淨慈寺志》卷一九。

總織下火

這妖魔，本是微物，只窩在石巖泥穴。時當夜靜更深，叫徹清風明月。聒得天涯游子傷心，叫得寡婦房中淚血。沒來由只顧催人織，空費盡自家閒氣力。既非是爭田奪地，又何苦盡心抵敵？一見面怒尾張牙，再鬪時揚鬚鼓翼。贏者搵翅高鳴，輸者走之不及。得利則寶鈔盈千，賞功只水飯幾粒。縱有金玉刁籠，都是世情寶色。倏忽天降嚴霜，任你彥章也熬不得。伏此名烈火，及早認出本來面目。

《濟祖師文集》。

雨傘

一竿翠竹，獨力支撐；幾幅油皮，四圍遮蓋。摩破時條條有眼，聯絡處節節皆呈。雖曰假合，不異生成。漫道打開，有時放下。擔當雲雨，饒他甕瀉盆傾下；別造晴乾，借此權爲不漏天。《濟祖師文集》。

餛 飩

外象能包，中存善受。捍出頑皮，捏成妙手。我爲生財，他貪適口。砧几上難免碎身，湯鑊中曾翻觔斗。舍身止可救飢，沒骨不堪下酒。把得定橫吞豎吞，把不定東走西走。記得山僧嚼破時，混牛滿地〔二〕。《濟祖師文集》。

〔二〕「滿地」下疑脫一「走」字。

酒 懷

朝也吃，暮也吃，吃得喉嚨滑似漆，吃得肚皮壁立直，吃得眼睛瞪做白，吃得鼻頭糟成赤。有時汝陽三斗，有時淳于一石；有時鯨吞，有時龍吸；有時效籬下之陶，有時學甕傍之畢。吃得快，有如月趕流星；吃得久，有如川流不息；吃得乾，有如東海飛呈〔二〕；吃得滿，有如黃河水溢。其色美，珍珠琥珀；其味醇，瓊漿玉液。問相知，麴蘖最親；論朋友，糟丘莫逆。一上唇，五臟欣隨；未到口，涎流三尺。只思量他人請，解我之饒；並未曾我做主，還人之席。倒於街，卧於巷，似失僧規；

醉了醒，醒了醉，全虧佛力。貴王侯要我超度生靈，莫不篩出來，任我口腹貪饕；大和尚要我開題緣簿，莫不沾將來，任我杯盤狼藉。醺醺然，酣酣然，果然醉了一生；昏昏然，沉沉然，何嘗醒了半日！借此通笑罵之禪，賴斯混風顛之跡。想一想，菩提心總是徒勞；算一算，觀音力於人何益？任世間只管胡纏，到不如早須圓寂。雖說是死不如生，到底是動虛靜實。收拾起油嘴一張，放下了空拳兩隻。花落鳥啼，若不自知機；酒闌客散，必遭人面叱。漫說射洪春色，莫論其微；蘭陵清醞，休誇無匹。縱美於打辣酥，即甜如波羅密。再若嚐時，何異於曹溪一滴！《濟祖師文集》。

〔二〕呈：疑當作「塵」。

湖山有感

山如骨，水如眼，日逞美人顏色；花如笑，鳥如歌，時展才子風流。雖有情牽絆人，而水綠山青，依然自在；即無意斷送我，如鳥啼花落，去也難留。閱歷過許多香車寶馬，消磨了無數公子王孫。畫舫笙歌，何異浮雲過眼；紅樓舞袖，無非水上浮鷗。他人久住，得趣已多；老僧暫來，興復不淺。你既丟開，我又何須。立在此，只道身閒；看將去，早已眼倦。咦！非老僧愛山水，竟忘山水，蓋爲看於見不如看於不見。《濟祖師文集》。

西歸口頌

健健健，何足羨，止不過要在人前扣門面。吾聞水要流乾，土要崩陷，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變？稜稜的瘦骨幾根，鱉鱉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祿，使他安閑；何苦忍飢寒，奔道路，將他作賤？見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難看；且酸的酸，鹹的鹹，人情已厭。夢醒了，雖一刻也難「二」；看破了，縱百年亦有限。到不如瞞着人，悄悄去靜裏自尋歡，索強似活現世，烘烘的動中討埋怨。急思歸去，非大限之相催；欲返本來，實自家之情願。咦！大雪來，烈日去，冷與暖，弟子已知；瓶乾矣，甕竭矣，醉與醒，請老師勿勸。《濟祖師文集》。

「二」「難」下當脫一字。

化鹽菜蔬

伏以世人所急，最是飢寒，性命所關，無非衣食。有一絲掛體，尚可經年；無數粒充腸，難挨半日。若無施主慈悲，五臟廟便東坍西倒；倘乏檀那慷慨，方寸地必忍餓吞飢，持齋淡薄，但求些鹹味。

嚐嚐；念佛飢腸，只望些酸韭搭搭。欲休難忍，要買無錢。用是敬持短疏，遍叩高門，不求施舍衣糧，但只化些鹽菜。若肯隨緣，雖黃奭亦是菩提；倘能喜舍，縱苦水莫非甘露。莫道有限籬蔬，不成善果；要知無邊海水，盡是福田。若念和尚苦惱子，早發宰官歡喜心。總算來，一日三十貫財，供入常住；遠看去，終須有無量福，遍滿十方。非是妄言，須當着力。謹疏。《濟祖師文集》。

淨慈寺募疏

伏以佛日永輝，法輪常轉。唯永輝雖中天者，有時而暫轉；故比地者，無舊不重新。竊見南屏山淨慈寺，承東土之禪宗，稟西湖之靈秀。從來殿閣軒昂，增巍峨氣象；況是門牆高敞，見輪奐風光。近因藏殿傾頽，無處存壽山福海；是以空門寥落，全不見財主貴人。因思法輪不轉，食輪怎得流通？倘能佛日生輝，僧日自然好度。弘慈願力，仰仗慈悲。施恩須是大聖人，計工必得三千貫。舍得喜歡，人天踴躍，成之容易，今古仰瞻。有靈在上，感必能通；無漏隨身，施還自受。莫道非誠，此心可信；休言是誑，我佛證盟。募緣化主書記僧道濟謹疏。《濟祖師文集》。

募緣榜文

伏以大千世界，不聞盡變於滄桑；無量佛田，到底尚存於天地。雖祝融不道，肆一時之惡；風伯無知，助三昧之威。掃法相，還太虛，燬金碧，成焦土。遂令東土凡愚，不知西來微妙。斷絕皈依路，豈獨減湖上之十方？不開方便門，實已缺域中之一教。即人心有佛，不礙真修；而俗眼無珠，必須見象。是以重思積累，造寶塔於九層；再想修爲，塑金身於丈六。況遺基尚在，非比開創之難；大衆猶存，不費招尋之力。倘邀天之幸，自不日而成。然工興土木，非布施金錢不可；力在布施，必如大檀越方成。故今下求衆姓，蓋思感動人心；上叩九閭，直欲叫通天耳。希一人發心，冀萬民效力。財聚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輪之轉。則鐘磬復震於虛空，香火重光於先帝。自此億萬千年，莊嚴不朽，如金剛天人，神鬼功德，記於鐵塔。謹榜。《濟祖師文集》。

重建淨慈寺疏

伏以祝融作孽，照一萬頃之平湖；風伯助威，捲五百間之大廈。烈焰星飛於遠漢，囂塵霧鎖於層巒。各携雲錫以隨身，共駕牛車而出宅。向來金碧，併作烟煤。過門孰不驚心，閉眼猶疑是夢。切念

阿羅失却金花座，雖起白毫光，可憐調銜師也。被熟熬漢，不能冷坐，放經數世，未厭人情〔二〕。鐘鼓重警，發於虛空；香火復追，崇於先帝。毘耶城裏，從來有大檀那；給孤園中，指日成阿蘭若。金剛不壞，鐵塔證明。《敕建淨慈寺志》卷一九。

〔二〕「切念」以下數句疑有脫誤。

化砌靈竺大路疏

一條滑路，堂堂直透長安；九里松關，蕩蕩平趨佛國。脚跟有礙，未免遲疑；眼底無私，方爲平穩。斷羊腸曲折之崖，履龜背坦夷之路。江山聚勝，人行翡翠途中；車馬交馳，身在畫圖影裏。請題椽筆，爲註芳銜。《武林靈隱寺志》卷六下，武林掌故叢編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章汝楫

章汝楫，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隆興初爲左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淳熙三年至五年以承議郎充建康府學教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二八，《景定建康志》卷二八《東西廳總題名記》、《修學記》，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〇。

東西廳總題名記

淳熙四年二月

學以明倫而建，官以傳道而設，厥任豈輕也哉！建業巨麗視上都，多秀民，異時冠倫魁、秉鈞樞者皆由是乎出。分教于茲，亦一時選。舊止獨員，至紹興初石林葉公居守，纔建議增置，列廨於學之東西。其西惟舊，莫詳所始，其東則自葉創，而以盛光祖始焉。廳故無記，前政沈元肖與同僚孫才翁實講求之，得三十有二人，未暇刻而沈代。汝楫乃後之，與才翁一見而契，喜二廳可跬步，日相從不虛，有講習樂，不知官之冷也，於是欲刻之石。才翁老於文學，宜記，乃以屬汝楫，辭不可，遂書，庶繼今相與盡心於斯道，俾學者有所興起，以追美於前聞人。他日明秀雋偉，出而爲名公卿，則將推其教之所自，顧豈不預有榮耀，是記豈特列名氏而已哉！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城章汝楫記，晉陵孫鼎書，開封趙善珏題。《景定建康志》卷二八。（黃錦君校點）

謝 澄

謝澄，淳熙中幹辦皇城司。見《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三三及道釋二之五。

乞皇后所蓋僧庵二所以顯親勝果寺爲額奏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該遇皇后受冊，許賜功德院，乞將鎮江府丹徒惠王墳所皇后閣自行修蓋到僧庵二所，乞以顯親勝果寺爲額。《宋會要輯稿》道釋二之五（第八冊第七八九一頁）。（黃錦君校點）

樓斗南

樓斗南，淳熙四年爲迪功郎、淳安縣尉。見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三。

尉廳題名記

淳熙四年

淳安望邑，以山水著名，沈隱侯、李謫仙輩嘗形之篇詠。宣和初，妖狐作於縣西近徽之境，遂指爲巢穴，尉此者莫不憚。斗南至，無他長，一以安靜，逮今三載，鞭笞亦若無所用。抑痛思定時邪，抑上之教化久，士風盛而自變邪，何所見與聞異？人心自有忠厚，當其急之，則固拂之，至其緩之，則自隨之，亦理也。予哀其一噎得罪，而廳壁記前後不立，莫知其更幾政，父老相與講求，闕然不

續。今定從縣題名月日所始，得錢唐江君而下十有八人，因叙其俗之所以然。淳熙丁酉，迪功郎縣尉樓斗南記。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三，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尹波校點）

傅 鈞

傅鈞，淳熙中歷知鳳州、洋州、金州。十一年，以守邊累年，升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九，《宋史全文》卷二六上、二七上。

興州軍事奏

淳熙十一年三月

三月十四日未時收三月三日金字牌：「三路之兵，敵常以興州爲重。若伺其兵糧未集，先出大散關，奪彼之氣，必須駭懼。」臣謂興州兵可于鳳州先出，據和尚原，取寶雞，下瞰鳳翔，彼必以重兵與興州兵相綴。然後以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合勢，伺隙長安。中原必有豪傑爲應，當以重賞高爵悅其心，分彼之勢。間遣奇兵據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絕東西往來之路。然三路亦須首尾相援。《周文忠公集》卷一四七。

言隴蜀部隊裝備奏

淳熙十一年九月

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戈戟，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刁忠民校點）

李景亨

李景亨，淳熙間人。

龍隱洞題名

淳熙四年七月

淳熙丁酉中元日，李景亨、徐體仁、劉景仁來游龍隱巖。樂水石之勝，徜徉久之。《金石續編》卷一七。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九，《桂林石刻》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六四

方 杙

方杙，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徙居長洲，淳熙間在世。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淳熙四年三月

國家建官倣唐舊制，自九寺三監萬家之邑率置丞員，所以重其任、貳其長也。邑于民爲最近，丞于邑無所不當理。漢後元之詔曰：「縣丞，長吏也。」長洲爲縣創于唐天后朝，乾元中置爲長洲軍，至大曆五年而復舊。國朝中興，吳居三輔，長洲土廣民衆，素號難治，爲丞者非材術兼茂，有理人之績，莫得而著稱焉。浚儀趙君，帝室之胄，沈酣經學，挾其所有取甲科，佐江陰幕。淳熙改元轉而承茲邑，視民如愛子，馭吏如束溼，興利除害，邑人宜之。君蒞民葉再黃矣，政成而民有餘力，年豐而物不疵癘。視事之所，棟宇欹撓，椳桷朽蠹，上漏下溼，殆弗可居。于是發私財以佐其用，度故地以全其基，役以廩至，工以巧獻，無損于公，無憂于民，廳事廊廡，輪奐一新。爲三十餘間，墜塗整

密，瓴甓淨滑，高其閤閤，固其垣墉，使後之居者得以賴其利焉。工既告成，邑士願紀其歲月以傳示將來。杙居是邦，見聞君之政稔矣。今之人視官舍猶逆旅，顧弗毀而加葺已無幾。積在官餘祿爲居閑之助，亦理然也。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比，貪者聞風，庶亦知勸。噫，昔之建一堂創一亭猶侈其事以詒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觀君此舉，匪爲遊玩之所，加于人數等，其可無書乎？君所以設施于一邑特其小小者爾，推而上之，庸可既哉！姑書以爲記云。淳熙四年三月朔，莆陽方杙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九。又見《姑蘇志》卷二三，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黃錦君校點）

葉元凱

葉元凱，淳熙初知常州晉陵縣。

乞立條禁止州縣形勢官戶違法事狀

淳熙四年四月

州縣形勢官戶及豪右之家多蓄停罷公吏，以爲幹人，恃其姦惡，持吏短長，官物抵頑不輸，詞訟則變白爲黑，小民被害，乞立條行下禁止。《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一九（第七冊第六五五頁）。（楊世文

校點）

韓 醇

韓醇，字仲韶，孝宗時臨邛（今四川邛崃）人。著有《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訓詁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今存。見《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河東先生集記後

淳熙四年八月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瀚，臨邛韓醇記。《柳宗元集》附錄，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楊世文校點）

田 渭

田渭，字伯清，處州縉雲（今浙江縉雲）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爲辰州教授，淳熙四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遷司封郎。十四年爲浙東提舉。十五年除直秘閣，十六年除考功郎官。著有《辰州風土記》六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一二、瑞異二之二六、食貨六八之八六，《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寶慶會稽續志》卷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四、一二五、一七〇。

乞賑濟浙東奏

淳熙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紹興、婺、台、處四州，爲旱特甚，明、衢旱損抑又次焉。訴旱之人千百爲群，常平義倉所存無幾。儻不爲備，則來年春夏必有流離乞丐、棄死溝壑之患。乞檢會近年浙東常平提舉官朱熹所乞賑濟錢米數目，斟酌給賜。《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六（第七冊第六二九六頁）。

乞住催夏稅奏

淳熙十四年七月

欲將台、處州、紹興府第五等今年未納身丁稅，及婺州舊無丁稅，將第五等戶今年夏稅絹不及丈、錢不滿貫者，并行住催，□見恤災。《宋會要輯稿》瑞異二之二六（第三冊第二〇九四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曹 耜

曹耜（一一三七——一一九七），字仲本，世爲開封人，以父曹勛葬天台（今浙江天台），遂爲天台人。紹興十九年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乾道五年爲明州通判，八年爲臨安府推官。後出知嚴州、徽州、衢州，入爲司封郎官，改工部郎中。紹熙元年差知常州，以論罷。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一。見樓鑰《攻媿集》卷一〇三《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松隱集後序

耜家世業儒，伯大父居上庠，與瞿執柔、高天錫、劉無言、許少尹輩號爲八俊。元符三年登進士

第，崇寧初辟廡告成，奏頌一篇，上嘉覽焉，付都堂，除辟廡博士。大父登宣和三年第，後遇徽宗郊禋，禮成迴鑾，隨輅燁燁有光。進《祥光賦》，命試中書，換右階，兼閣職，特賜宸翰「曹元寵文章之士也」八字之褒，過於華袞。有《箕穎集》行於世。先君蚤游成均，有聲儕輩間。宣和六年沈晦榜登第，繼有旨易右列，意欲密邇天光，眷渥有加。兩世雖更武弁，要其自奮文墨，不可誣也。靖康之難，隨徽皇北狩，被密旨遣還，其詳見高宗所賜奎畫中。遭權臣斥逐，坎壈欹嶇，垂二十年。守官溫陵，奉大母丘夫人甘旨。艱窘中作《荔子》、《綦局傳》及古樂府等文，受知郡帥謝大參任伯，禮遇優厚。晚際高宗壽皇眷寵，嘗懷止足，未及年而休致。雅愛天台山水神秀，因卜居焉。作山居詩幾二百篇，吟詠情性，陶寫風景，深得晉靖節旨趣。乾道五年，被兩宮墨敕到行都，未幾力求還天台。上閱其請，落致仕、提舉皇城司。雖感恩遇之厚，非本志也。自少而壯，壯而老，處貧賤患難富貴，未嘗一日不留神筆硯間。易簣之際，獨以是爲囑。耜不肖，不能躡取科級，繼先人門戶，俛首延賞，顏之厚矣。今濱于老，不復他念，惟是先君遺藁，罔敢失墜，會萃十餘年，釐成四十卷。藁帙雖多，不敢漏言溫室中事。惟應制詩詞，敢編出一二，且欲概見禁籞中興氣象云。紹熙元年四月中瀚日，男朝議大夫、尚書工部郎中耜泣血謹題。《松隱集》附錄，嘉業堂叢書本（曾棗莊校點）

秦 塤

秦塤（一一三七——？），字伯和，檜孫、熺子，建康（今江蘇南京）人。紹興十五年九歲除直秘閣，升直敷文閣，二十年直顯謨閣，二十一年升秘閣修撰，二十二年爲右文殿修撰，二十三年升敷文閣待制。二十四年試進士第一，士論不平，降爲第三。遷左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試尚書工部侍郎。二十五年試尚書禮部侍郎。檜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檜死放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一五五、一六一、一六二、一六三、一六四、一六六、一六九、一七四，《南宋館閣錄》卷八。

對 策

紹興二十四年二月

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爲勝天理，而專門爲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天下而於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鈍亡節，實繁有徒，措心積慮，莫不懷諛而嗜利自營者。此而不黜，顧欲士行之無僞，譬猶立曲木而求直影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

乞給假焚黃奏

紹興二十五年二月

父往建康焚黃，理合隨侍，望給假前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八。（以上曾棗莊校點）

泰州野人

泰州野人，姓名事迹不詳，當是高宗、孝宗間人。

跋陳少陽奏議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嘆。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弘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未常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弘之居相位，內深忌，雖同時賢者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弘右，而數誅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爲害能之

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弘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達於上，而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陳修撰文集》卷一〇。又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曾棗莊校點）

曾 機

曾機（一一三七——一二〇〇），字伯虞，號靜庵，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謝諤高弟，諤稱其「靜敏寡言，不事表襮。」累試不第。慶元六年卒，年六十四。著有《靜庵集》十卷。見楊萬里《響庵居士曾君墓銘》（《誠齋集》卷一三二），《宋元學案》卷二八。

嘯堂集古錄跋

武王戒、書、鑑、矛等銘，凡十有四，規警備至，成書具在。廼知古人一械一物，必有款識，非特文字刻畫之爲諒也。呂、劉相嬗，日趨便簡，器用淪圯，更千百載。如嶧山火泐，石鼓泥蟠，何可勝紀！先正歐陽文忠先生始集名碑遺篆而錄之，蓋精力斯盡，而所著無幾。元祐以後，地不愛寶，頽

堤廢墓，堙鼎臧敦，所觸呈露，由是考古博古之書生焉。蓋盈編鱗秩，而包羅莫究。王君子侂《嘯堂集古》最爲後出，然而奇文名蹟，自商迄秦，綦綦凡數百章，尤爲精夥。初不曉其前晦而今見，意者天地之氣運，必有與立於此，否則中原故物，將有不得揖讓其閒之歎者，此尤君子之所深感也。余因得其鋟板，試摘所藏邵康節秦權篆銘校之，豪髮不舛，益信子侂哀類之不妄。敬書于後，且掇古人所爲觸物存戒之意以拜之，庶幾不徒字畫之泥，而古意之未亡也。淳熙丙申六月既望，廬陵曾機伯虞謹跋。《嘯堂集古錄》卷末，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五三。（王曉波校點）

錢 盈

錢盈，懷安軍金堂（今四川金堂西）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淳熙四年知梁山軍。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二四，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

乞以茶鹽有餘補虧奏

淳熙四年九月

四川比較茶鹽增虧，乞將有餘以補虧數，不可以立爲增額。《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二四（第六冊第

李思齊

李思齊，淳熙二年爲荆南將軍統制、權知均州。四年爲金州都統，六年爲鎮江府駐劄。見《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兵一四之四八、食貨五〇之二八。

乞移房州竹山縣軍馬洋州屯駐奏

淳熙四年七月

房州竹山縣見屯軍馬，緣水土重惡，多成癯疾，暗消軍額，乞移洋州屯駐。其合用錢糧，令兩浙應副。《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第七冊第六八五五頁）（向以鮮校點）

王 亢

王亢，字子蒼，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西北）人。淳熙中知嘉州，嘗爲四川類試考試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二一、選舉二一之一，《吳船錄》卷上，《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賀劉都運啓

伏審入覲天光，親敷使指，荐敷寵數，益正漕權。成命流聞，輿情慰悅。恭惟某官才周事會，識在幾先。自任以當世之功名，獨高乎古人之氣節。是以忘者雖衆而效愈白，毀之不沮而志益剛。名既簡於上心，言盡當於帝意。稽於衆論，宜光贊於本朝；眷此一方，俾緒成於前績。少留歲月，還侍冕旒。某猥以庸虛〔一〕，蚤塵知獎。身居部屬，已厚辱於庇庥；職在學宮，仍親承於規畫。豈有藿蠋之能化，自知商詎之弗勝。終恃吹噓，庶收尺寸。光華在望，瞻頌彌深。傳增湘校補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

〔一〕某：原作「其」，據文意改。

賀沈提刑啓

伏審顯膺宸煥，就易使名。四牡載馳，雖鬱公歸之望；三章所寄，益知帝簡之隆。凡與庇休，舉增欣抃。恭惟某官淵冲內蘊，峻宇外孚。貫道以文，妙寫先傳之學；得時則駕，適當獨斷之辰。贊國

是以一言，張臺綱于衆正。李勉論事，固增重于朝廷；汲黯直躬，終少違于禁闥。埋輪望著，攬轡風行。逮此期年之成，聿爲諸道之法，乃遷瑞節，留惠遠人。如國多祥，景星仍出其分；若歲上熟，嘉雨自爲之霖。事由心一以素明，政以令三而必信。坐格平反之效，佇還清切之途。某夙奉教條，首聞休命。借鄰人之燭，久已被于餘光；有刺史之天，忽遂蒙于私覆。其爲踴躍，實倍等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赴任上太守啓

望台躔於霄漢，祇切依歸；執吏役於塵埃，采深悚慄。寧追瀆尊之譴，敢忘脩贄之恭！敬布尺書，仰通丈席。恭惟某官諧參玄妙，名冠倫魁。叔玠謙冲於一日之長，子陽高抗於萬世之策。靈懷子微，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勁氣橫流，沛然江河莫之能禦。值千載君臣之會，見二難兄弟之間。玉燭揚明，賴居中之燮理；金城設險，倚重外以蕃宣。爰分割竹之符，姑燕凝香之寢，尚冀京師之蒙福，宜專方面以分封。肅導引之雙旌，興歌謠之五袴，暫紆丈二之組而臨名郡，即被尺一之詔而還近班。擢南國之龔黃，爲西清之頗牧。丹墀青瑣，騰馳萼集之文章；紫誥白麻，旋備荷囊之顧問。某質顓性室，才散慮疏，分隨太史牛馬走之塵，濫登正元龍虎榜之列。叨塵仕版，初試尉曹。敬仰鈞衡，未足備兒童識君實之數；恭承教條，適快睹朝廷用弱翁之時。喜觀大丞相之家，復見賢刺史之職，願託帡

幪於廣廈，妄希甄冶於洪鈞。安知今日之趨承，不爲異時之際遇。望潭潭之府，行遂埽門；瞻兩兩之階，益勤引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起居蘇守啓

夙擁旄麾，異最已騰于蜀右；載膺綸綍，餘波將注于湖西。凡屬庇庥，舉增歡抃。恭惟某官凝姿開爽，種學淵深。文章克家，挺挺有祖風烈；行義厚俗，顯顯爲世聞人。妙簡宸衷，亟躋禁從。翱翔瑣闥，居多獻替之謀；出納文昌，薦被直清之命。未調鼎鼐，聊寄藩垣。宣化承流，諒益寬于幽滯；處中當軸，行即聽于登庸。某切伏聲猷，喜親教約。尚遙趨謁，欲進拜而未前；景仰光塵，顧飛緘之敢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珍

王珍，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孝宗、光宗時在世。

宋故化州推官王公墓碣〔二〕 淳熙四年

王氏世爲豫章分寧人。先君諱蔚宗，字子文。曾祖顯，隱德不仕。祖佺，朝請郎。父彥昇，忠訓郎、閣門祇候。先君生富貴中，折節下士，不以驕人。刻苦問學，馳聲流輩間。求試有司，一不售，去從權貴游。以大寧郡王吳公益甥任登仕郎，試銓曹入等，補迪功郎，調宜州司理。秩滿，當路交薦，調化州推官。先君平時自負甚大，既再仕嶺海，常鬱鬱不樂。未幾，寢疾不起。將革，召珍等立前曰：「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別。數已至此，夫復何言。」精神不亂，如平常時，言訖而終。享年三十九，實淳熙三年十月庚寅也。娶楊氏，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謚恭勇惟忠之孫；中大夫、直敷文閣諱持之女。母韋氏，平樂郡王諱淵之女，顯仁皇后之姪，封會稽郡夫人。先君男三人：長即珍，二夭。女二人：師保、師壽，尚幼。先君歿後一年，始克以喪旋豫章。明年十一月壬申，遂葬于南昌縣灌城鄉陳橋山之原，從吉兆也。先君之歿也，珍扶護北歸，迄于營奉，母氏之力，俱未克報，痛思罪逆深重，百身莫贖。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既狀行事，求誌名公，以賁墓隧。謹刻大概，納之壙中。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二〕文末原署：「孤子珍泣血謹書。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鮑信叔填諱。」

王 咨

王咨，字夢得，號雪齋，永康軍導江（今四川都江堰市東南）人。紹興六年自右朝奉郎、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又嘗知劍州。著有《雪齋文集》四十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九，《郡齋讀書志·附志》，《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上汪制置書

某聞之，佚勝勞，治勝亂，佚與治在我，勞與亂在人，此非兵說也。用國說也。勢相衡，事相權，能得其機而執之，則先者勝。夫惟在我者無宿憂則其力全，力全則有成謀。處我於佚與治，乘彼之勞且亂，有所不動，動必有濟。譬如人之身將與人鬪，當無事時必思休息屈伸，使筋骸之會無不舉之處，夫是以能待敵於卒然而無後憂。如無故而先自勞其身，以犯風雨暑寒之變，則病將起於腹心而中先潰，自謀且不給，何有於制人？以六國而敵一秦，六國之力全，秦雖強，無奈其爲從也。而六國者汲汲然不能以一日，此其勢不歸秦而何歸？天下皆曰，晉之東不能濟一甲於長江之北，履神州之故封。自今觀之，有不足怪，何者？上流之勢皆移於人，一變僅止，一變隨起，所因且藉者皆內自戕

伐之。自古圖回中原必兼用蜀，而我初不能得，既復不能有，一失於李雄，再失於苻堅，三失於譙縱，猶初無蜀也。我既亂且勞，幸彼之亦然，故能支四大變于搶攘之餘，此天也。凡用國必有根本之地，培植擁護，當使其不搖，取之常不盡其財，而用之常不盡其力，是故愛根本如愛吾命，而後可國也。今天下根本在蜀，蜀根本在兵與民，憂在民則不恤兵，憂在兵則不恤民，通而一之，以故吾國實有統府在。及今無戰時，當使優游而不勞，靜治而不亂。二者朝廷已寄之重臣，開府而來，一切鎮以清靜，凡所施設皆爲國家惜大體而壅培其根蒂。環數千里之地，夜郎、牂牁之境，前此時斬艾草木以邇吾封，乃今帖帖不敢少肆，蓋西南一面可賴矣。天子注想名德，攷朝家登庸龍首故事，在公已晚，顧宣威虛府，未有以畀蜀事者。雖然，上豈以一方易天下大計哉！其自此歸矣。而某預爲蜀憂，何者？時方用兵，符檄星流，急科嚴征，民曰不得已，不敢怨。今號爲無戰，而所在嗷嗷，不異鄉時，不知有急復何以加之？諸葛孔明用蜀賦養蜀兵，閉關息民十五年而後出之，師行不能越五丈原，國已坐困，蜀之力易屈也。今宿師十萬，幾三十年，盡西南之力以給，而內郡至無備。汶山以西，邛笮以南，牂牁、犍爲之壤，皆控帶外夷，綿亘交趾，而髻髻氍毹與我互市。雖扼形勢之地，無宿儲而有冗兵，大抵爪牙脫落，無全力矣。盜之於人也，必其垣墻之不支，雞犬之不聞，而後得其隙焉。今秦川三邑號蜀門戶而無急憂，豈不足憂哉？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綿數百里，梯空棧高，入不可出，非騎兵衝突之地，敵之長技至此無所施，此堅守之國也。所可深慮者，吾之境中枵然而虛。問其武備，有役之兵，有戰之兵；問其財賦，廩無見糧，帑無藏錫，郡縣皇皇，日不暇給，而民之爲生至不

足賴。非大臣見眇綿之幾，誰當憂之？往年閣下條邊事三：曰舉守臣，曰訓土丁，曰督軍儲。而近者不許縣邑括隱戶之賦，此皆深思長慮，爲保護根本之計，所以惠蜀甚厚，將次第爲上盡言之，某尚何所伸其喙？雖然，嘗試妄論今之急政五：一曰嚴戢貪吏之侵漁，以杜邊釁。二曰大考守兵之赤籍，以責實用。三曰明絕郡縣之誅求，以開民生。四曰痛省官吏之冗員，以去浮食。五曰盡蠲積年之虛額，以寬期會。蓋邊本無事而貪吏生之，軍本有籍而姦濫冒之。調度既不得已，而言利之人欲根株盡之，經費至不能給，而無益之員又蠶食之。至若歲入之虛籍，終不天降地出，徒使其急征他取以赴期會，如割股啖口，竟亦何益？誠莫若爲之一洗，使民輸以時，穫而粟，織而帛，不至稱貸以重其困。與夫上之四者皆以次舉行，當此少休，庶其佚而不勞，治而不亂，以備不戒。此在執事一露章，且鄉者兵民之權分，故有所扞格而不得行。今蜀中外之事盡制於統府，此非可爲之時乎？願深念之。某西山之鄙人，往年不度其賤，數袖書請見，而下執事降色詞接之。調一官，躬耕待次，日既一年，從父老游，而目世之病。因六纛之東，故敢妄有獻焉。去作巖邑，甚懦不武，預以不治爲兢兢然。有盟不寒，決不至爲蠶尾，以負所學。風雨不時，知有庇身所也，幸甚幸甚！

《成都文類》卷二一。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二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韓淳詰訓唐柳先生文集序

本朝古文始自河南穆修伯長，實宗韓、柳。韓之文定於諸鉅公之手，而柳集亦經伯長是正。胥山沈晦復相讎正，比伯長加詳，然其機杼原委要未呈露。仲韶先注釋韓集，學者爭傳其書，而斯文加密。非仲韶發之，孰窺其秘？《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練光亭留題

汶江自徼外東繞汶山郡西北出，極目可百里許。每朝陽舒彩，夜月流天之際，一望水光，若萬丈長虹，夭矯其上而吐吞之也。舊有亭曰觀瀾，據城之隅，不與景會。因取少陵賦岷山沱江圖「川蜺飲練光」之句，因以「練光」題其額。《方輿勝覽》卷五五。又見《輿地紀勝》卷一四九。（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六五

王 信

王信（一一三七——一一九四），字誠之，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授建康府學教授。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特循兩資，爲太學博士。權考功郎官，指擿吏人姦欺，不避權要。升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轉給事中。假禮部尚書使金，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備禦之策有二。求奉祠，提舉崇福宮。起知信州，擢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徙鄂、池州。紹熙五年以疾卒，年五十八。著有《是齋集》行于世。見《王給事墓誌銘》（載《括蒼金石志》卷六），《宋史》卷四〇〇有傳。

崔敦詩贈中大夫制

淳熙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蔚，未老歸休，駭予聞聽，將終占奏，嗟爾淪亡。眷□□□邇聯，頒愍章之殊渥。具官崔敦詩文詞藻問學□澄。蚤陪英雋之游，徧歷清華之選。代言西掖，簡自朕知，攝直北門，創田卿始。方快雲

霄之直上，忽驚蒲柳之易衰。緬懷朝夕論思之誠，深悼春秋奄奄之事。用稽令典，峻陟文階。豈惟榮及於爾終，抑亦賞延于厥後。尚其英爽，服此寵光。可。《玉堂類藁》附錄。

楊萬里可吏部員外郎制

勅朝奉郎、直秘閣、賜緋魚袋楊萬里：朕虛郎選，以待監司、郡守之高第者，又擇儒學之士爲之望。爾刻意耆古，外和內剛，發爲慈祥，動見稱述。三易麾節，民甚安之。擢冠星曹，以贊而長。往其謹法守，肅吏姦，用無愧清通之譽。可特授尚書吏部員外郎。《誠齋集》卷一三三。

楊萬里授吏部郎中制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勅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楊萬里：選部郎自魏晉妙于時選，以諸曹功高者爲之。歷代因革不同，班品皆崇于他部。本朝之制，正郎之序益高。爾明經達學，論議持正，踐揚滋久，譽日轉聞。擢冠星曹，精力于職，功論稽狀，積閱當選。爰率彝章，用晉厥次，往祇茂渥，益勉爾庸。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誠齋集》卷一三三。

尤袤等分授郎中制

勅中奉大夫、尚書右司郎中尤袤等：中臺之屬，隋唐有左右司郎官，後因之。右府置檢詳，自本朝熙寧始，彌綸省闥〔一〕，舉正稽違，蓋其職也。事劇地要，選用不輕。爾袤問學該洽，輔之以敏。爾萬里操履純茂，濟之以和。爾密一才術通練，持之以靜。茲予分命汝等，往贊吾二三大臣之政。天下之事得習熟於聞見，議論其可否，推而行之，何有不可哉！往懋遠業，以俟超擢，可依前件。《誠

齋集》卷一三三。

〔一〕「省」下原衍一「省」字，據文意刪。

謝宮祠表 一

杜門省咎，分安田里之居；出綍疏恩，叨賦祠庭之廩。眷由宸念，感極愚衷。臣中謝。伏念臣奮自諸生，幸逢昭代。粵從乾道、淳熙之際，誤蒙壽皇聖帝之知。擢實周行，屢更歲琯。郎曹宰掾，戎監銀臺，洊陪峻域之游，旋冒禁塗之選。惟知職守，敢爲身謀；曲荷保全，第從免去。不謂英主飛龍

之始，乃記微臣如蟻之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職自天，聰明協帝，方紹休于帝統，首垂意于人材。竊觀播告之新，每及論思之舊。初覃霈渥，拔拭之澤優；嗣拜詔音，諮詢之旨切。顧如庸瑣，弗忍棄捐，獨于浹旬之間，被此寵光之厚。臣敢不益堅素履，仰答鴻私！小器易盈，姑竊斗升之活；大恩難報，敢忘畎畝之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宮祠表 二

奉香火之緣，雖愚臣之舊物；拜絲綸之寵，實聖主之新恩。載省妄庸，倍增荷懼。臣中謝。伏念臣稟資疏拙，際運休明，比叨兩省之聯，寢歷五年之久。知竭忠而報上，敢避怨以謀身！退道譴訶，分甘閑散。不謂荷蒙睿眷，省記孤蹤，方竊祿于祠庭，旋叨榮于邊閫。正虞弗稱，乃得斯行，茲再被于俞音，俾復霑于渥惠。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深愧罔功；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若爲報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雍熙萬化，愛惜羣材。苟非甚無用之人，常軫不忍棄之念。謂臣駑鈍，亦世涓塵，收其尺寸之長，活以斗升之養。臣敢不勉安厥守，思答所蒙！第慮微軀，未免月費歲糜之誚；尚堅晚節，以酌天施地生之恩。臣無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乞置大小使臣年甲簿奏

淳熙二年十二月

舊大小使臣磨勘付身，不曾填寫年甲，續因隆興二年二月指揮，方於告內書寫。及乾道八年指揮，又將出身以來文字批上紙背。然而減落歲數之弊，終不可革。乞下吏部架閣庫，將大小使臣昨來覃恩公案，并以前磨勘奏鈔應干文字可照年甲者，以姓類聚三代、鄉貫、年甲置簿，委郎官點對印押，庶幾日後有所稽考。《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二（第三冊第二六一六頁）。

乞每季差本所官一員赴玉牒殿點檢官物奏

淳熙十二年四月

玉牒殿昨承乾道八年六月內聖旨指揮，專差內侍二員、武臣一員、專副二人專一掌管，本所更不干預。今來本殿去失官物，若不措置差官逐時點檢，竊恐仍前循習，弛慢不便。竊見太廟奉安所所管殿室法物等，係太常寺每季輪差寺官點檢，具有無損失申朝廷。本所欲依太常寺體例，每季差本所官一員赴殿，同幹辦官點檢。《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四三（第三冊第二八四二頁）。

乞許玉牒所與國史院同日進呈玉牒奏

淳熙十三年十月九日

本所恭修仁宗皇帝玉牒，自皇祐四年至嘉祐八年已成一朝，并英宗皇帝一朝玉牒，及三祖下第六世宗藩慶系錄已成書，未經進呈。伏睹國史院已承指揮，今冬投進四朝國史列傳。乞許令本所與國史院一就同日進呈。《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四三（第三冊第二八四二頁）。

看詳免征諸路興販米斛事件奏

淳熙十四年

乞行下諸路守臣，遇客人興販米斛，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自有見行條法，乞行下逐路監司，約束所在場務遵守。如有違戾，及喝花稅爲名故作留滯者，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其所陳池州至建康一帶稅場，自有淳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後累降指揮。乞下戶部契勘，如係增置不合存留去處，即令日下罷去。其戶部所給歷頭，今據戶部供稱，係承特旨方與出給，仍於公據開具所買名件，段段照驗通放，候足日繳部毀抹，不應存留，重疊使用。今來所陳謂多憑藉私販，每得一歷卽爲數歲循環之用。上件情弊，乞下戶部措置關防。《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一六（第六冊第五一一五頁）。

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及恤民之政奏

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預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目前苟且之徇。

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願明與減放。《宋史》卷四〇〇《王信傳》。

乞救治政事之不當者奏

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于一。鎖闥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權酷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閣門多溢額祇候。妃嬪進封而冒指

它姓爲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宋史》卷四〇〇《王信傳》。

太常中興禮書序

漢家禮樂盛于世宗，而唐史無取焉，獨以經邦大典爲備于建武之際，抑豈無所見耶？大抵綿蕝之儀，定于草創，承平之制，泥于因循。草創則多疏，因循則憚改。中興凡事承敝通變，議論可否，無所牽制，嚮之安于視陋而未愜于人心者，皆可以蒐講，是正而一新之，其備固宜。國家稽古憲章，規摹洪遠，自《開寶通禮》迄于《政和新儀》，因革時有不同。太上皇帝綱紀大基，修舊起廢，爰命諸儒參酌裁定，條貫表裏，爛然可睹。主上紹休聖緒，遵制揚功，金聲玉振，戴翼斯文，爲萬世則，固已非漢家制度所可倫擬。至于堯父舜子，授受一道，玉卮爲壽何千萬年，開闢以來實所創見。書之于冊，雖古帝王登閎寥廓，無以侈茲，下此安足以與扶轂驟乘之列？議臣有請，類爲成書凡三百卷，以詔無窮。於戲盛哉！茲事體大，若夫恢復神京，混一區宇，萬夷懾伏，抗手稱臣，日月可冀。于斯時也，勒崇垂鴻，端有俟于耆碩之筆。《中興禮書》卷首。

丹陽集跋

淳熙十三年七月

葛文康公以文章名世，世之名能文者舉推尊之。信簞乏綸闡，與公之孫給事邨游，從容論議，得公平生爲多。公妙齡擢上第，以三經試學官，應博學宏詞科，俱第一。徽宗幸太學，時以賦頌奏御者千餘篇，詔近臣第之，以公爲首，於是譽益重。雖然，茲公餘事爾。公爲大司成，數言時政得失，忤貴要意，褫職奉祠，處之晏如也。起知湖州，過京師，以書詆當路，勸毋北舉，其言有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以今觀之，識見過人遠甚，豈特古所謂綴文之士哉？有《丹陽集》傳於世，儀真舊嘗鋟板，經兵火不全。姚君恪爲守，復刊之，屬余識歲月。因筆一二以發幽光之緒餘，使後進得以窺前輩之學。姚君本書生，累與賓薦，雖登武爵，凡事能潤飾類此。淳熙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王信跋。《丹陽集》卷二三。

中書門下後省題跋

淳熙十四年

省中舊有露籬，近撤之，頗快人意。因爲小詩，有「種竹偶然成故事，隔窗時可賦新詩」之句，蓋用東坡《仇池筆錄》所載元祐事也。適陳諫議賈過訪，舉似之，乃云：「昨日方得此帖，事之相符

如此。」同舍請鑱諸石，爲他日佳話。時中書舍人陳居仁、李巖、起居舍人胡晉臣。淳熙丁未秋季。《咸淳臨安志》卷四。

題游少逵所藏蘭亭帖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稿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爲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間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刊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榻賜侍臣本，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質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既不去手，因併書之。王信誠之。《蘭亭考》卷六。

刊蘭亭帖題跋

紹熙二年九月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榻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過余，

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却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爲二。今茲復會，其適然邪？其默有數邪？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爲此邦佳話云。《蘭亭考》卷七。又見同書卷五。

玉牒所宗正寺續記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

玉牒所、宗正寺同一官府，凡纂修之事，寺官與焉，宰輔提舉，其體視它局尤重。舊有題名，建官之旨首末備載。其凡則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歷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序同姓之親而第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男若女者，爲類譜；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修玉牒及檢討官不常除，惟少卿丞簿有定員，故所書名氏前後多寡不齊。今別鑱諸石以續之，敢述大略，補前記所未及者，以識歲月。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咸淳臨安志》卷六。

華嚴閣記

錢塘南北山爲浮屠氏居者大小幾四百所，而授禪家學者三：靈隱、淨慈，地雄勢重，易起人鄉慕

心，故凡事隨欲輒辦。惟中天竺蕭然孤立乎上下二大剎之間，雖在昔爲名山，而前後因陋就簡，往往不克自振。粵僧法華來主丈席，奮然提空拳於人所不敢爲之中，而自謂能昌宗風於幾墜之地。聞者笑之，余亦訝其不量力也。淳熙十四年，被旨禱雨大士，道過其門，則傑閣巋然，羣日驚異。僧帥其徒要於路請觀之，攝衣同登，金碧璀璨，中設千葉盧舍那像，立文殊、普賢二菩薩於其旁，五十三善知識布列左右，而翼以鐘、經二臺。四山環焉，如拱如衛，高欲躡雲，俯疑臨淵，石梁橫陳，清流激湍，氣象瓌富，非曩所見。余問之曰：「帥何力辦此，誠不易。」法華曰：「未也。吾將與佛殿，而東之方丈法堂廊廡，皆撤其故，度材計工，不辦不已。」言若大而夸，而已事明驗，人所樂施，余不敢以爲誕。法華請記歲月日，經始於癸卯之夏，而落成於丙午之秋，深辭之不可。世言釋氏子能鑿空建事，而竟於成，歸於其立志果，用力專，然亦憑佛願力，乃克有濟。法華身若不勝衣，言語無緣飾，而短小精悍，膽大如斗，能動人如此，豈非其一念所起，勇猛精進，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不然，人以爲難，何爲之遽而成之易也？法華起而言曰：「寺闔荒於千歲，寶掌禪師生於周威烈王之十二年，至唐顯慶二年而化，蓋住世千七十有二年，維記可考也。法華灑埽於茲，歲在己亥冬十一月望之夕，夢一僧來桂子堂，額聳貌古，金環貫耳，自言爲千歲和尚，昔嘗居此。今汝能建立，吾道興矣。言訖不見。晨興，集大眾焚香作禮像前，而致禱焉，此其願力也。法華何能爲？」余雖未敢遽信其說，然觀千歲歸寂之偈，嘗有「他生復來」之語，法華之夢不爲無據。譬如爲山，進以一簣，虧以一簣。法華其勉之。《咸淳臨安志》卷八〇。又見《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二，《西湖志》卷一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蔣楠

蔣楠，曾任永福縣尉。淳熙間在世。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一。

勅書樓記

淳熙四年

唐永泰二年迄今三百五十二年，勅書有樓，失其歲月。皇宋慶曆五年，縣令鄭公重建，春秋百三十二年矣。淳熙丁酉，陳侯大年新之，敬取前後詔勅，與同僚再拜稽首，襲而藏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尹波校點）

彭嵩年

彭嵩年，林光朝門人，淳熙前後在世。

祭艾軒先生文

五年夏五月甲午朔十月癸卯，門人彭嵩年等聚酒爲酌，致告於工部侍郎艾軒先生之靈。嗚呼！我輩不天，斯文墜地，其將何辭，以侑斯觴？尚饗！《艾軒集》卷一〇。（王曉波校點）

應椿年

應椿年，淳熙中爲台州州學教授。

台州增學田記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命來守，視事纔三日，謁於我先聖祠下。禮畢，陞堂延見諸生，顧瞻兩序，冠帶聯屬，謂椿年曰：「是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名士代不乏人，學校彬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及經費。椿年於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者未嘗滿百，一歲之入不足以充費。典教者以數學之餘，錙銖計之，少不經意，則用之闕也滋甚，故有願處學而不得

者。公聞之矍然，曰：「是豈養育成就之道哉，當思有以附益之。」他日又語椿年曰：「學用之不足，未有以爲計，近謂諸好義者，得黃岳黃氏田五十畝，寧海士人陳公輔田二十畝，臨海將仕郎朱鳳田十五畝，爲穀二百石有奇，縣覈其實而歸之學。吾方以義勸人，其知慕名教而來從者殆未已也，子其謂何？」退語諸生，雜然相賀，遂請記之。椿年愚不肖，尸教事，愧不能作爲文詞侈公之賜。竊惟今海內郡縣莫不有學，其間或患不足者，特上之人無術以濟之耳。昔唐劉賓客刺夔州，嘗有言曰：「今之膠庠不聞絃歌，而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其說固當矣，然其議謂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乃計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舉天下郡縣歲凡費四千萬，請罷牲牢衣幣，籍其資半歸國庠，爲築室器用簞食之需，留其半益州家學校之用，計則未爲得也。今我公明號令，一政教，糾察奸欺，督勵風俗，曾未期年，上下懽服，故能以義感民而民以義從，不勞指麾，千里之內，士皆受賜，較其成效，異乎損上下之儀以爲食者矣。異日此邦之士樂就菁莪之育而多爲聞人，實基於此。公名質，字文叔，昭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如此，源流蓋有自來矣。是用特書以詔於後，嗣有附益，尚當屢書之云。《赤城集》卷六。（黃錦君校點）

游仲鴻

游仲鴻（一一三八——一二一五），字子正，號果齋，又號鑑虛，果州南充（今四川南充）人。淳熙二

年進士，調犍爲簿，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知中江縣。紹熙四年，幹辦諸司糧料院。復監登聞鼓院。慶元元年，遷軍器監主簿，知洋州，次年罷。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利路提點刑獄，予祠。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謚忠。著有《鑑虛集》。見《宋史》卷四〇〇本傳，《鶴山大全集》卷五六《游忠公鑑虛集序》。

請亟還朱熹疏

一 紹熙五年十月

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宋史》卷四〇〇《游仲鴻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二。

請亟還朱熹疏 二〔一〕

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

志，養成亂階。《慶元黨禁》，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以上尹波校點）

〔二〕此疏與前篇當是同一疏，然文字迥異，今別作一篇。

馮和叔

馮和叔，字季成，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紹興二十年除上元縣令，淳熙中知涪州。見本人所題《涪州觀石魚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涪州觀石魚記

淳熙五年

淳熙戊戌人日，郡守劍浦馮和叔季成、郡丞開封季□德輔率前忠守河內向士价邦輔、涪陵令武信胥挺紹祖、郡幕東平劉甲師文來觀石魚，以誌有年之兆。《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下。（尹波校點）

馮運之

馮運之，遂寧府（治今四川遂寧）人。淳熙間曾官嘉州。

北巖題名記

淳熙五年

淳熙戊戌立秋後四日，武信馮運之、普慈趙文炳、郡人何全叔、趙衡父來飲北巖之清音。是日暴雨初霽，飛泉雹落，羽觴滿引，人境俱清。臨歸書壁，尚後會之可再。《金石苑》。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六〇，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

中江流杯暢飲石題名

淳熙十六年

家弟丙之尉銅山，余罷官凌雲，道過歸武□□飲玉江〔二〕。主人袁國老□長。鄉人王用叔在坐。是日風日晴美，步訪谿側大石，俯視清流下激，乃命石後泛杯，探籌叙飲，數多者輒一笑醕□□間兒童環視，以爲□□。男璿侍筆墨。淳熙己酉冬望前二日〔二〕，馮運之題。《金石苑》。又見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民國《中江縣志》卷一六。（尹波校點）

〔二〕武：原闕，據《資州直隸州志》、《中江縣志》補。

〔二〕己酉：《中江縣志》作「己亥」。